淑世談藪序

淑身易淑世難未有懷淑身之心而忘淑世之念者也未有忘淑世之念而謂之淑身者也新安劉景澤氏敦行古道翹楚斯世中有中行獨復之力點檢此身念念求淑

國家圖書館藏

登記號 010164
類號
類別 子部雜家類
全書 函 一〇 册

84>6414 v.1

初令富平身先德教淑士淑民士民罔不象令指以自淑大司寇立亭孫公重許可訣及景澤則不啻許可矣萬曆戊寅余為司勲郎故事孤卿兼冢宰及冢宰少宰俸金司勲主數慮僉於數也然來自太倉者數每浮丙戌余再司勲數愈益浮甚者倍之蓋金部郎陰厚云是歲冬景澤司金太倉提一衡以出納天下無所低昂其分俸也自三公以下視數不敢僉亦不敢浮余乃大服景澤以為士大夫以富

貴愛此身至甘心不淑而不顧乃如之人真翱於千仞者壬辰歲余視師三關而景澤主餉寍武益相慕念者六年始相識景澤款余於敳廉齋出平生所述嘉言善行若干卷名曰淑世談藪以眎余始人

品終了生死爲目六十有二余歸而讀之無一語不關身世乃益大服景澤之憂世遠而愛人深也自禮教衰習染重迷於勢利之途者語及道義則半若嚼蠟何淑之能爲惟仁者不敢棄身必歸於淑亦

惟仁者不忍忌世同歸於淑天生君子不為其身必舉一世而淑之而後淑身之分量始充吾乃知景澤之淑世乃所為自淑也已景澤云吾之為此書也廣蒐而未擇恐詭於道余曰不然垂世教者如捧盈偏則溢故持之惟恐不平挽頹風者如救火撟則燃故撲之惟恐不盡編云淑世實救世耳錄賢智所激昂觀者尚未必憬然悟也乃中庸家言詎能入哉讀是書也不能所以自淑世無復更有淑世之

術亦無復更有淑身之望矣悲夫

萬曆壬辰季夏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寧陵呂坤書

刻淑世談藪序

余與劉景澤處蓋十餘秊所矣往余恆識關中而景澤適爲富平令余從稠人中望見景澤蓋非世俗吏云已而叩景澤私心愈益嚮往無何景澤擢入計部而余亦奔走

趙譽齊魯間龍門與景澤漌一再晤晤則握手脈脈稱獨契己而景澤司太倉出納太倉諸弊竇心心知之而心心不敢問景澤奮然欲洗濯之遂羅搆令置對然直轂夫緣是大起而海內無不知有景澤

者矣辛卯景澤出司三關出納而余由督漕移雁門監兵與景澤同駐代城稱奇遘焉然每聚談非身心則竝務切劘熏陶互相師友景澤為余言年來讀書功課蓋積已成十帙余索觀而景澤㠯未經詮

類辭無何余銜哀南奔景澤送余河梁涕下不止途路中余與景澤交誼尤稱奇邁云踰年憂景澤使使來則向所云十帙者已付剞劂氏題曰淑世談藪曰為我序余哀毀中即書不能讀而何能序竊有感于景澤之所以讀書乃景澤之所以自成者也試披談藪而觀凡身心世務靡不縷析條分而景澤之所以持心立身涉世應物者靡不由繩趨而遵矩蔑於得失利害視若浮雲則景澤之所以為景澤

者爲胥本矣竝人讀書祇玩其學而景澤猥啖其實即推以淑世奚不可者而景澤多諉自見亦能讀祖父耆祖父積書萬卷而竟僅能涉其年輩㠯百淑而見者目爲淑竝云耳夫余向交景澤而未窺其本乃今知景澤之所以爲景澤矣雖謂日與景澤處可也業所稱講亏景澤亦焉足奇耶景澤高大父刑部公曾大父宗伯公伯大父大理公也進士肯所謂積書萬卷者也是景澤本之所㠯本者也

萬曆壬辰歲五月既望汝南殳人

吳同睿書

淑世談藪目錄

卷之一

人品 爲學 立志 正心 修身

卷之二

養氣質 慎言語 親師 取友 經史
文章

卷之三

甘澹泊 寡嗜慾 反己 積善 安分

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藏

齊家　孝親　敬兄友弟　教子弟　締婚姻
睦宗族　慎喪祭　御奴僕
卷之五
處鄉黨　重農桑　勤儉　尚義　報施
誠實
卷之六
處事　待人　謙虛　容忍　謹微
毀譽
卷之七

居官　行政　德教　仁民愛物　刑賞
法令　規諫
卷之八
任用　薦舉　忠義　清廉　方正
持重
卷之九
興利除害　理財　救荒　籌邊　選練
戰守　建功立業
卷之十

退隱　義命　節操　樂志　葆養
了生死

淑世談藪目錄終

淑世談藪卷之一

新安劉允景澤甫輯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人品章第一

吳履齋云君子如青天白日小人如陰霾晦霧君子如祥麟瑞鳳小人如乳虎蝮虵君子如古栢喬松小人如叢棘蔓刺君子如圭璧小人如碔砆此君子小人之氣類窮天地古今而異趨者也君子以義合小人以利合君子得君則務正救小人得君則務詭隨君子出處狥道小人向背狥利君子明

退隱 義命 節操 樂志 葆養
了生死

淑世談藪目録終

淑世談藪卷之一

新安劉允景澤甫輯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人品章第一

吳履齋云君子如青天白日小人如陰霾晦霧君子如祥麟瑞鳳小人如乳虎蝮虵君子如古栢喬松小人如叢棘蔓刺君子如圭璧小人如碔砆此君子小人之氣類窮天地古今而異趨者也君子以義合小人以利合君子得君則務正救小人得君則務詭隨君子出處徇道小人向背徇利君子明

白正大則其勢易親君子無利口言或不達其心小人有佞舌心實不副其言君子既退則身安山林雖使之終老無所憾也小人既退則眼穿市朝凡可以自售無不爲也此君子小人之心術必審觀詳察而後見者也

抱朴子云擬玄黃之覆載揚明竝以表微文處禺而備體澄獨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爲蹈修真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覘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而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精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乘而不渝

者信人也摛鋭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平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靖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鋭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已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畏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於判滯者辨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惇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揆朱紫於中搆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王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亡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剏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嶮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謫譴而晏如不惶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勞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

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於戰競及親踈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能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

薛文清云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阿者必小人傲則仰慚則俯邪則欹正則平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

省心銓要云小人詐而巧故人悅之者衆君子誠而拙故人知之者寡

劉孝標曰夫靡顏膩理哆嗎顣頞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辯也

蘇東坡云君子如嘉禾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去而治者也

素書云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才足以鑑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爲表儀

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英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利而不苟得臨難而不苟免此人傑也

范純仁云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劉忠肅公摯論人才曰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薛文清公曰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

王維楨云騏驥不與罷驢同足而別之則其材見矣芎藭不與蕭艾同嗅而別之則其芳遠矣

說林云方小人之求進也竊廉潔之行襲忠信之名匿情市譽以幸其一售及其蒙寵倖而據要津也則志意遂移而故態盡見寧復有前日之修飾哉是故鳩傳隼翼其類則似也而其質則非也羔披豹皮其表則似也而其裏則非也稗之生於麥田

也猶然麥矣穗之見也而後知其非麥茇而去之不亦晚乎

楮記室云李白謁宰府封一板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釣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鉤又問曰以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丞相悚然

杜默詩云仁義途中馳騁詩書府裏從容頭角驚殺蝦蟹學海波中老龍爪距逐出狡兔聖人門前大

蟲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

贅隅子云或問孔子何其隱約也曰奚其言哉若我夫子者宅天下而不足言廣居一室而自以爲綽壽萬歲而人不以爲夭去千古而身亦如在奚其隱約哉

玉華子曰世俗多以剛猛敢爲謂之才以陰險探索謂之智此正乃才智之反謂之才者以其有所施爲也謂之智者以其能別是非也剛勇之人豈有施爲苛察之人安問是非害天下事者必斯人也

揚子曰君子忠人况己乎小人欺己况人乎

揚子曰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

讕言云古今天下有君子中之小人有小人中之君子人有平日高談闊步自以爲明智不知能識破此樣人否

新序云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

松窻寤語云君子不幸而知於小人宜早决斷焉小人豈誠於好德者乎姑藉以厭群論矜己黨焉耳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包者外相容也然內實異也故否君子小人非可共事故薰蕕不同器比其睽而去之己汚身矣荀爽之於董卓楊時之於蔡京是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夫子贊曰萬夫之望

鶴林玉露云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

大書一詩於壁間者其辭曰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修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雪亭雜言云張東海過蘊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閑行此地遂留蘊步名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按東坡投荒嶺海章惇實爲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孰謂人心無春秋哉

讀書錄云人當大着眼目則不爲小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俗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多矣吾聞其人亦衆矣是又足動吾念邪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爲之執鞭可也

極壯錄云衛青爲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名之所稱豈在富貴李將軍廣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亦奚必文章藻飾爲哉

蔡虛齋云韓魏公稱司馬温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

横絶古今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願嗚呼夫夫豈不在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温公又爲前輩也而推重温公如此温公所立何如哉

楊誠齋云遠而望之儼乎如王公大人弁冕端委秉圭佩玉坐於廟堂之上使人一見而敬心生焉近而視之澹乎若岩壑幽人被薜荔帶女蘿餐菊爲糧紉蘭爲佩呼吸日月摩挲雲煙使人一見而塵心息焉

徐幹中論云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故君子自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自安其所輕以取禍

戰國策云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配

楮記室云宋嘉祐中富弼真宰相歐陽修真學士包拯真中丞胡翼之真先生

說林云楚州犁伯善相人國人尊之襄王召而問之曰子之相以何術而神州犁伯曰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也其人敦龐質厚者富其人弘毅疏

通者貴其人豈弟寬舒者壽其人靜嘿温良者安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其人譎詭佻健者貧其人曲鄙黠濫者賤其人蕩散弦暴者夭其人險側刺銳者危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故臣之相人也望其顏色聽其論詞察其履行審其交游觀其父子兄弟則美惡之情判矣是故吉凶修短可得而定矣如以形而已矣則堯長舜短禹跳湯褊皐陶色如削瓜伊尹面無須麋傳說身如植鰭周公體如斷菑將以何相斷之乎故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者也

古今名喻云度量如海涵春育應接如行雲流水操存如青天白日威儀如鳳文麟趾言論如敲金戛石持身如氷清玉潔襟抱如光風霽月節槩如泰山喬嶽

雪亭雜言曰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温公無一事不可以告人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欺心崔駰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失言謝疊山曰窮

而明道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達而行道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負所學此陳兩峯公所書諸賢格言也予嘗劉錄之以自警而願學焉

蔡虛齋云以篤實信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嗚呼豈不真烈烈然世之大丈夫哉

林行己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

慎言云有一毫躭靜厭繁之心卽是禪有一毫好大喜功之心卽是霸有一毫趨避要人稱羨之意卽是鄉願

山堂瑣語云反躬省己卽此是天德地步公心直道卽此是王道規模攺過遷善卽此是聖賢氣象

中洲野錄程養全爲元進士官鉛山判以文章名元

季兵亂死國事其臨危自爲祭文曰幼學壯行剛直自任非腐儒也出身科第官至七品非賤夫也寧國龍游粗著廉介非汚吏也年逾五十爲國而死非正命猶正命也遺筆有曰脚踏實地心契蒼穹親擢科第顯立軍功爲國宣力受屈而終死而有知當廟食乎汭川之東

周益公日記云楊存中人號爲髯閹以其多髯而好逢迎也王梅溪集載劉共甫云范伯達嘗目存中爲髯閹謂其形則髯其所爲則閹矣

東谷贅言云或問姦人與小人何以異予曰敢於爲惡而無忌憚者小人也有爲善之名終無爲善之實有爲惡之心初無爲惡之跡者姦人也斯人也從君子則君子愛之從小人則小人愛之彼奴顏婢膝昏夜乞哀姦之柔者也口蜜腹劍深情厚貌姦之戾者也姦之柔者志在於希寵姦之戾者志在於毒人

爲學章第二

文子問道老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

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

荀子曰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荀子曰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

淮南子曰聖人不重尺之璧而重寸之陰蓋時難得而易失

揚子曰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滂沱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

揚子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揚子曰君子強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

龍門子云蒙鳩棲於葦苕之巔澗毛生於絶壑之下非其高下固爾殊也其自取之也君子於其所學可不慎哉

徐幹中論云聽黃鍾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

徐幹中論云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性情合人而德音相繼也

徐幹中論云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

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群道也群道統乎已心群言一乎已口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

呂氏春秋云天之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

劉子新語云吳餘質勁非筈羽而不疾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人性儇惠非積學而不成

說林云善學者以一日兼十日以一年兼十年以一人兼十人不善學者反是故騏驥天下之疾走也一日而千里若伏櫪而不馳則遊蟻過之矣鵾鵬天下之捷飛也瞬息而千里若戢翼而不奮則鷦鷯過之矣士之學何以異於是昔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

肄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夫矢之速也而不過二百步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今人之爲學也人未休而先休未卧而先卧恃美質而耽晏安此猶迅矢之止於百步者也欲免終身之勞得乎

雜紀云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連茫茫振屧而升蒼蒼愈高鼓棹而往茫茫愈遠然後知向之所覩未盡也

顔之推曰多見士大夫子弟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苦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薛文清曰爲學第一工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實踐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

陶侃云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薛文清曰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亂動心下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雜紀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

何坦曰學以養心亦以養身蓋邪念不萌則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之攖善端油然而生是內外交養也記曰心廣體胖此之謂也

張横渠云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顏之推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莫如讀書世人不問賢愚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煖而惰裁衣也

晉景帝云荊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

邵康信贈李立卿言曰風之厚也而後可以負大翼水之厚也而後可以負大舟學之全也而後可以勝大任

李延平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

黃山谷曰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欲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迄無成功

近思錄云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近思錄云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楊時語仲素云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若此

山堂瑣語云少而學也猶日計在寅生事無墮壯而學也猶日中向市得貨必多老而學也猶秉燭夜

行末路不錯

學林槼範云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語孟中便思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黄太史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胷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

薛文清公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削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

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胡敬齋云學者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玄寬不至慢緊不至迫怒不至暴愛不至溺

胡敬齋云立得志定操得心定不至移易則學自進

胡敬齋云才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薛文清公曰世有聞入論道學不非笑之以爲狂則憎惡之以爲矯噫使學不學道則所學者果何事耶

陳白沙與董子仁云凡百且置之勿論只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

蔡虛齋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則當事臨疑耳目無所歸手足無所措

呂涇野先生遊雲槐謂高璽曰學者有三多有四寡璽曰何謂也曰寡言則行力寡動則靜深寡交則業專寡欲則理明是謂四寡多學則德積多思則幾研多就吉人則爲之也易是謂三多

王浚川云善人雖資性美好若不循守聖人已行之跡亦不能入聖人之室言人當貴學也

尤西川曰有用者知分之難盡不起驕矜没用者樂事之有成不生嫉妬便是各人性分中學問

尤西川曰古人讀書主於培植此心灌漑真機故一番看一番新若只解說文義一過成故紙矣

徐存齋階曰學以明道非干祿也使學者於五經四書果能得其義道則明矣措之於詞是爲說理之文彼進取奚足云

陳白沙復趙提學云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輙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

韓文云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汙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爲

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犂鉏不見三公後寒饑出無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聽雨紀談載蘇文忠作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言其少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諸子百家轉相摹刻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其文辭學術當倍蓰昔人而後學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蓋蘇公此言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蓋古人書籍既少凡有藏者率皆手錄蓋其以得之之難故其讀亦不苟自唐世始有板刻至宋而益盛雖曰便於學者然以其得之之易遂有蓄之而不讀或讀之而滅裂則以有板刻

之故無怪乎今之不如古也古語曰讀書不如寫書信哉

邵康節雍字堯夫衛州人家世貧賤雍刻厲爲學夜不就席者數年雍嘗適吳楚過齊魯客梁晉而歸徙居於洛蓬蓽環堵躬爨以養父母講學於家不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雍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爲人坦夷無表暴防畛不爲絕俗之行

胡安定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卽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呂希哲退居宿州真楊間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其家事一切不問古人用心如此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泊北歸窓下石上雙趺

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唐語林曰蘇頲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患無燈燭嘗於馬廐竈中火照書誦焉其苦學如此

鶴林玉露云高適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爲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浄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司馬温公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瀟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淡然無慾常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李永和杜門却掃絶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嘆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皇甫謐躭翫典墳忘寢與食時人謂爲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有修短分定懸天乎

陳白沙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薛文清擢監察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卽起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

陳白沙與賀克恭云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胡敬齋云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最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王文成公守仁自少負奇氣不欲爲俗學所困乃遍求百家三氏有所得輙察其弊輙逃之他求如是者數過乃獨得不傳之緒輙喟然嘆曰致良知平生三字符不可易也於是風動海內英才就學者輕千里而至

白沙先生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主其語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語保庵曰此學乾

乾無一息間斷章楓山謂當時人物以陳白沙爲天下第一流

張宏山曰學問不在講說只在實踐實踐得則講說亦是真功實踐不得縱所言悉當空談而已孔子云恥躬之不逮正是吾黨藥石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棋廢日至通夜不止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毋來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碁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乎琛悵然慙感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省約三書云可止可足者求利之心不可止不可足者進學之心求利之心不止不足者衆人也進學之心不止不足者君子也

陳白沙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小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遂築一臺曰春陽靜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

新知錄云學者讀書貴於能用若讀書而不能用則

雖博如書肆辯若懸河猶爲無益孔子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者也故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彼蓋一無所得所謂能讀而不能用者也與未嘗讀書者何以異哉郭登咏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今之學者其殆蠹魚之類乎可慨已

吾學編云宋文憲公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户纂述人不見其面一黍上能作十餘字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詞複說道之弊也

省約三書云今人姑息自恕不思進學乃謂過今日尚有明日殊不知過一日無一日也可不懼哉

太史雜志云司馬温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常布嘗爲某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從來案上惟

止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陳白沙荅張東白云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

虞世南少時學書不悟筆法每夜卧於被中以手畫之日久而被皆穿遂以字名於世

呂涇野曰秀才學術所係不淺善則足以福斯民不善則足以亂天下是故學術不可不慎也故崔清獻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韓縝遺事云忠憲公年少家貧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上學書至晚洗去

王陽明云良知不由見聞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

[illegible]洄錄云先哲有言凡看書不可先看註解且將經文反覆而詳味之待自家有新意却以註解參校庶乎經意昭然而不為他說所蔽若先看註解則被其說橫吾胷中自家竟無新意矣

陳元孚先生讀書法生則漫讀全語句熟則疾讀貪遍數緊聯以續其斷喝怒以正其誤未熟切忌背誦既倦不如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

陳氏述訓云今之人涉獵經史博古通今遂謂學問在是而於五倫之道不講夫學者惟學乎人倫而止爾明此人倫則謂之大識見行此人倫則謂之大踐履弘敷此人倫則謂之大事業若離人倫而爲言開口便錯離人倫而爲行動脚便差五倫之外更有何學問可言耶

王陽明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内自省則德修毋謂己爲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爲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己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灼艾集云王端毅公嘗問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蔡虛齋曰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少知章句訓詁便入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

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自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夫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所謂不俟其熟而食之者也況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乎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

立志章第三

朱伯賢曰君子莫先於立志志一則心不二志定則氣以從志堅則事乃濟志其可不尚乎盖志仁義者其德著志功名者其業崇志富貴者其勢廣在視夫所志何如耳

橫浦語錄云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劉子新語云衝飈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湧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拔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其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其志不廣也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主

父不爲親父所棄必不窺五鼎之食張儀不有堂下之恥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甯越激而修文卒爲周威之師班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數賢皆因困而發志緣阨而顯名何莫而非成於所激哉

新語云凡人莫不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爲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

鹿門隱書云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揚子曰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

徐幹曰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志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惟患志之不立

劉文叔稱耿弇云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乃知有志者事竟成也

關尹子云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則陽錄苦說云天下之物苷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爲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飡冰齧蘖絕嗜慾戒逸遊而不於便安是圖莅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矣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處事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靜修先生希聖解云聖希乎天至則天不至則大聖賢希乎聖過則聖至則聖不至則大賢士希乎賢過則聖至則賢不至則猶不失乎令名

陳白沙云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

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

陳白沙云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耶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立志大小歲固不待人也

胡敬齋云立志已定用功不差潛心積慮之久義理自當融會

王陽明云學者既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只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致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可資之以爲警切砥礪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入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

陽明先生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

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未之見也

朱子云爲大學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兒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峰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

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歛無足怪

真西山曰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揜白薰蕕共器蕕必揜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許魯齋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張思光居常嘆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梁敬叔自負其才欝欝不得意登山遠望輙嘆息言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趙温居常嘆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宗慤字元幹南陽人少時其叔父嘗問其所志慤答曰願從乘長風破萬里浪仕劉宋爲振武將軍伐林邑國尅之珍寶山積一毫無犯後封洮陽侯

陶侃大興初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

高道穆學涉經史非名流雋士不與交結每謂人曰人生厲志立行貴於見知當時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當退跡江海自求其志

廣筆疇云居館閣而言山林可也居山林而言館閣不可也何也居山林而言館閣則慕富貴之心重矣處貧賤而慕富貴是何志耶

王浚川云志不存乎天下者不可以言用學不本之經術者不可以言治政不要之安民者不可以言仁

何大復曰窮則益其志汝則是惡達則損其志汝則是慕雖則汝惡窮孰汝蠲雖則汝慕達孰汝遷毋勞思睊睊惟順汝道而俟汝天

曹鼐以舉人署代州儒學訓導上疏言臣年少學問未充不堪爲人師願就太學讀書或授別職亦得自效上謂吏部曰凡人不自滿者其志可嘉可授

縣幕俾習知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遂改江西泰和典史後進士及第

王陽明云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王端毅公竑性剛毅喜大節宣德中舉進士方弱冠卽自許經濟擢給事中曰士當希汲黯朱雲安能局促效轅下駒耶

魯希文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業邑庠攻苦食淡篤志經史雖祁寒盛暑不少休息嘗書人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於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

朱熹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閒從群兒嬉戲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

司馬相如初往蜀郡過昇仙橋乃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乘車歸至此橋

陳仲舉獨居一室荒穢不掃人問之答曰大丈夫當

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呂臨川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

謝良佐曰脫去卮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度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

李空同曰君子徇道志士徇名畜夫徇利是究是圖毋覗厥位

近思錄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倪宗玉書室中有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愚問觀之將何如宗玉曰從前觀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祇見人不如我而自銷躊躇之憂

蔡虛齋云心術要正大舉動要光明如青天白日乃不負乎平生

鄒東郭云人生精神命脈元是具足但入聞仁義出見紛華東奔西騖疲精竭神而兩無所就譬如兩頭蛇未得須臾寧靜而畢竟不能千里須是專心

致志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若大鵬之圖南息以六月而扶搖萬里其孰能禦之

陳白沙公獻章成化間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曰能饑謀蕪穢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肓文詞固粃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欲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决存亡胡爲漫役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

康齋日記云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

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

孫榮僖公交任南京駕部主事時每日散衙後諸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携朋儕飲奕賦詩習以爲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歸或以爲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於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王公時爲大司馬嘉其有志甚愛之後累官至户部尚書致仕平生言論恂恂誠慤清慎恬雅始終一致云

龍門子云人之生也必以三代自期必以三代之事自任庳不負於七尺之軀若隨小夫呻吟於佔畢間陋甚矣

岳公正曰歐公學書在半百外王右軍書家之聖者也當以天成目之亦至五十三乃稱成書予年五十有二學書未成不敢以遲鈍自棄每以辯才老自勉語曰物常聚於所好事竟成於有志或將然乎

鹿門隱書云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耻也

楊子云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楊子云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

馬伸學於伊川勇於爲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陽明先生曰困心衡慮以堅淬其志節動心忍性以增益其不能自古聖賢未有不如此而能有立於天下者也

荀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吾學編云方伯夏公寅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憲副

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

諸葛武侯云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憸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

王槐野云爵祿者人主之所予也弗予弗得功名者運會之所遭也弗遭弗立至若砥修行義揩式國人則由之吾何俗之靡靡也

正心章第四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文子云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

子華子云撞鈞石之鐘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愈悲不主乎樂故也欝搖而行歌促弦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愈歡不主乎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之所感也

劉子新語云奕秋通國之善奕也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屬未屬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之深情有蹔暗笙滑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筭也當筭之推有鳴鴻過者彎弓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之難意有暴昧鴻亂之也故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聾之微而聽察聰明審者非用心之一哉是故學者必專勤精思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雖入於耳必出於口矣

關尹子云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諸葛武侯曰我心如秤不能爲人輕重云

陳白沙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求放心卽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薛文清公曰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

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趙師秀曰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止事如毛

劉卞功徽宗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己心田

呂祖謙曰與生俱生者謂之良心毀之不能銷背之不能遠雖甚無道之人是心或一日而數起也是心繼起有以繼之則爲君子無以繼之則爲小人繼與不繼而君子小人分焉故學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

仕學規範云顧公子敦嘗語呂東萊曰學者須習不動心事緒之來每每自試久久之間果能不動則必自知曰我不動矣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得箇麄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有道理出來

近思錄云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以人人有利欲之心學正相背馳學者要寡欲

許魯齋曰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

許魯齋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所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晁文公曰不止之心妄心也不動之心真心也歸心不動方是自心此是止息之義故其文以自心爲息蓋心住則息住心行則息行息住則心住息行則心行所以禪家道家以心息二法最爲切要

晁文公曰勿起亂想須從正念

太祖御華蓋殿朱善進讀心箴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嘗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我之累矣

王華子曰百家之井晨清而暮濁泉之所出者少而汲之所來者多故也萬變之身朝明而夕昏神之所集者寡而接之所應者衆故也不有夜之所息則其爲生也難矣

吉水羅東川僑潛心理學所養甚正嘗曰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卽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卽充廣之使若泉達火燃予謂只此二條人能體驗於心身則心無不存而身無不修矣

胡敬齋云用心不可太過過則生疾心爲神明之舍過苦則神傷只主一無適優游涵泳自然義理暢明

王陽明云吾人爲學當從心髓精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

薛文清曰纔收歛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道理便是

窮理二者交資不可缺一

薛文清公曰學者之心當常有所操則物欲退聽斯須少放即邪僻之萌滋矣

薛文清公曰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胡敬齋云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胡敬齋云心不操即無主放者固馳於外不放者亦入於空無

胡敬齋云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纔惰慢便昏瞶也

胡敬齋云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其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應萬物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斂不放心既不放則內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此釋老之學空寂無用儒者之學所以通達萬變也

胡敬齋云整齊嚴肅不頃刻離則心無不存道無不在矣

胡敬齋云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歛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

薛文清公曰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胡敬齋曰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爲學無別法只是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爲事事皆天理

陽明先生曰操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歎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

胡敬齋云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

薛文清公曰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姚淶云欲之攻心甚於甲兵禮之衛人甚於城郭

韓苑洛曰人於匆冗忙迫之時卽自省其心使勿隨
事俱忙此處事持心之一法也

韓苑洛曰學者於此心能戒慎省察則日用之間縱
使把持不定小過不及則有之至於逆天拂經損
人利己之事必無矣不肯損人以利己況肯損國
以利己乎

草木子云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
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

何之子云心大則無所不包心虛則無所不受心靈
則無所不照心細則無所不入心靜則無所不安
心平則無所不當無不當無不安無不入無不照
無不受無不包此心體也夫是之謂本心

何之子云動靜不着者神動靜自由者存欲靜不靜
欲動不動是謂不存靜可動不卽動動可靜不卽
靜是謂不神

王浚川云人心中不著一物則虛明則靜定有物則
逐於物而心擾矣大學所謂人有所忿懥恐懼好

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是也釋氏之虛靜亦是盜得此意思但吾儒虛靜其心爲應事作主非釋氏專爲己身而然程子曰無内外無將迎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豈禪伯虛靜而不欲交物者乎

王浚川云爲學不先治心養性决無入處性情苟不合道則百行皆失中庸之度矣故學當先養心性

王浚川云君子有不必計於心者有終身不可不計於心者世間萬事變化起伏浮沉得失轉盼之間盡爲陳迹浮雲散滅何與大空但當隨寓而安不足置之胷臆以汨亂神明可也此不必計於心者也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此守道盡性死而後已之事也雖造次顛沛一時不可違者故仲由結纓曾子易簀至終其身不倦此不可不計於心者也

王浚川云聖人之心虛故喜怒哀樂不存於中聖人之心靈故喜怒哀樂各中其節

說林云有學於鬼谷先生者問曰學之道何先曰事

神爲先其人乃冒走祠廟求神而事之立如齋坐如尸潔齋敬禮無不至也先生曰子之爲此誤矣吾所謂神非冥冥之神也方寸之謂也今夫足履平地徑咫而廣半互而進之無弗適也若置榱桷於平地秉而履之則兢兢而不安移而架之澗壑越者必汗溢氣奪股慄毛寒又移而架之不測之淵臨而擬之身足皆廢夫步武之地不過容足夷險何與焉而安危相判者足無改而神有變也貫蝨承蜩操舟運斤非有絕人之巧其神一也醉人不懼其神全也達人不礙其神圓也至人不憂其神安也神人不測其神運也子能守爾之宅凝爾之神則臨淵而波壑不疑矣又何夷險之能變哉

胡敬齋云程子教人靜坐所以救學者之偏亦所以定其紛擾雜亂之心

胡敬齋曰古人云晏安如酖毒甚可懼也惟莊整嚴肅戰兢惕厲可以勝之

胡敬齋云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卽是坐馳敬則無此患

薛文清公曰思天理則思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胡敬齋云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涉入盖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別物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安也

胡敬齋云敬則心地嚴肅精神自重理易明不敬則心事散亂精神昏憒書愈難讀理愈難窮矣

王陽明云良知者心之本體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

胡敬齋云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箇操存工夫格物便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胡敬齋云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

陳白沙云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用書亦不可廢其爲之有道乎得其道則交助失其道則交病願吾子之終思之也

陽明先生曰本心之明晈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治之說未有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矣

陽明先生曰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己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己過之功也

省心錄云人之容貌服飾皆可矯強欺人惟此心最不可欺蓋心之所棲卽吾神也心不安卽是神不安雖夢寐中亦昏昏擾擾無清明氣象故人先要存此心欲存此心只在每日隨事體認時時提醒要一念一事都在天理上所謂不求人知而求天

知是也

羅一峯云一日子而亥一歲春而冬一生少而老操存此心如過獨木橋如御逸馬如俯懸崖如見大賓而對上帝使主心常存客氣聽命則病根自除而病症不形方爲第一流也若徒制其外而不從事於內譬操萬斛之舟於長江大河遇狂颷巨浪舍柁而惟篙櫓是仗焉吾見其危矣

胡敬齋云今人屛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新序云畢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尹和靖焞初見伊川時教焞看敬字焞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又問如何是主一公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薛文清曰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

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皆合天理則道不外是矣

宋太祖御正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

薛文清曰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薛文清曰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於外亦不得靜惟身在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鶴林玉露云俗語有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餘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餘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歛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方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

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武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察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窒惰必警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薙耘鋤法也優游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躐等不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揠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栗之時祭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寖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樲棘爲美檟認稊稗爲良苗則天之沃沃

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竹谷老人畏說云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曰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云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倡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

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効切磋於朋友云

王梅溪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長存不可欺莫問天高神鬼惡要須先畏自家知

鶴林玉露云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鷄豚出於塒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縧鏇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荒蕩能放者開濶荒蕩者失其本心開濶者全其本心

齊家要約云凡人之生貴袪隱惡非必損人益已如今之奸淫謀奪者始謂之惡也卽念慮之閒常存害物這便是心地壞了天地神明必共鑒之將來禍殃近則及於身遠則及於子孫譬之樹木然本

實既已先撥雖枝葉未害而顛仆摧折可立待矣

修身章第五

老子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老子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荀子曰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歾頸愚莫大焉

揚子曰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

揚子修身篇云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曾子曰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巓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生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說林云腹不飽詩書謂之餒目不接聖賢謂之瞽耳不聞善言謂之聾身不遠聲色謂之穽行不脫凡俗謂之痼此數者士人之大戒也

素書云絕嗜禁慾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禳過省酒戒色所以免患避嫌遠疑所以不誤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危言所以修身恭儉謹約所以自守深謀遠慮所以無憂親仁交直所以扶顛盡忠篤術所以接人推古驗今所以不惑任才使能所以濟務先揆後度所以應卒設變從權所以解結彈惡去讒所以止亂括囊順會所以無咎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兢兢業業所以保終

荀子曰士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

管子曰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文中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耻

申鑒論云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加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和行

陸賈新語云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

徐幹中論云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

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

仇璋問君子有争乎文中子曰見利争讓聞義争爲有不善争改

文中子曰天不爲人之怨咨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

史佚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賓

瑣言曰貴莫貴於爲聖賢富莫富於蓄道德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恥士能弘道曰達士不

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夭流芳百世曰壽

孫明復云人亦天地一物耳饑飡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

徐積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爲君子

胡安國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

柳玭云士君子生於世己無能而望他人用己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

或問伊川先生人之處己當以何爲先先生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

伊川先生仁者吟云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愼勿恃無傷事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性理大全云邵堯夫咏易詩云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筆記曰多憂傷神多思傷志過樂喪守喜極散氣怒極氣愊而不平

徐節孝先生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

晁文公曰齋戒沐浴此爲外清淨洗心玄覽此爲內清淨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常置黃黑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暮發視之初黑豆多於黃豆漸久反之槩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者

廣筆疇云君子立身其大要在乎懲忿窒慾忿如火不遏則燎原矣慾如水不遏則滔天矣何家國之不廢何災禍之不致哉惟其懲故心清而志安惟其窒故氣暢而神安

廣筆疇云修德者吾之當然也人不能修德則入於禽獸矣是以高明之士知此理不可不行故動靜必求於理焉循此理矣寡其過矣脫有患難命也不可以吾之德責報於天也天亦何心者邪天若可責顏孟責之矣德有盛於顏孟者哉

廣筆疇云浮躁淺露學者之深戒優游罷軟學者之

深規既知事不可爲則剛制而莫爲既知才不可炫則收歛而莫炫此乃保身之道也古之人畏天今之人忽天天雖不與人爭而常應於物古人灼知此理所以一行一言必合天心

橫浦語錄云結怨於人謂之中禍捨善不爲謂之自賊

薛文清公曰既往之非不可追將來之非不可作此吾之自省也

薛文清公曰執己能以病人之不能適足以自病而已

王陽明云自嘉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

王陽明云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王陽明云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鍾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鍾煅之不至及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

煉之有成矣學者克己工夫亦然

胡敬齋云操持要極其謹密窮理要極其精微應事要極其詳審規模要極其宏大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黃公鞏嘗言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

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修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矣

羅欽順自號整庵出處取予必欲印有成憲嘗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頭否則擾擾直到底其教人以是致嚴如此

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可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客愯然避席曰名言也

畢文簡公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陳白沙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

胡敬齋云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橘如錄云今夫山特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欹斜破碎叢雜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煙暮藹紫翠如滴横如蛾眉矗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爲美乎江河之流溝渠泡沫潰潦汙濁以益其委勺而計之臭腐垢涴汙敗便惡溢濫灌注不可勝道也其在千萬頃間涵天浴日上下同澈圓光藏珠方景凝璧水其不以大爲潔乎嗚呼美以遠著潔以大致弗崇弗益則亦弗能至矣君子觀此置身之地弗遠大焉可乎

孫立亭先生云士善於鄉鄉仰之士善於國國仰之士善於天下天下仰之總之在自樹耳未有此心此身不自立於羲皇卓魯蘇胡以上而能令天下

後世羲皇我卓魯我蘇胡我也

伊川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

許魯齋曰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己益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将萌

淑世談藪卷之一終

淑丗談藪　乙

淑世談藪卷之二

新安劉允景澤甫輯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養氣質章第六

抱朴子云瑤華不琢則耀夜之光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决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

韓非子云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

淮南子云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而忘本

淮南子云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

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

王充論衡云蓬生麻閒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之與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

鶴林玉露云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卻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卻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後世之士殘忍刻核能聚歛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鬧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

計利就便善押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況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住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呂東萊少辨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

程明道曰人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

史鉞云黃憲世貧賤父爲牛醫年未冠荀淑異之曰吾之師表謂袁閬曰子國有顏子閬曰吾叔度邪戴良才高倨傲見憲必正容其母曰汝從牛醫兒來邪良曰不見叔度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難得而測陳蕃及周舉嘗相謂曰不見黃生鄙吝復萌郭泰曰袁閬之器譬諸泛濫濁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氣象温厚圭角渾然卓卓乎鴻鵠在燕之群初舉孝廉辟公府後爲汝南太守王龔

所辟到京師還四十八而終如此輩人不用夫世漢祚可知矣

近思錄云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教家類纂云王文成公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若不以吾言爲迂闊當自有進步處矣

景行錄云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之材成水有所養則泉源沃而流派長灌溉之利溥人有所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忠義之士出人可不豫養哉

新知錄云有志之士須常佩服不忘溝壑四字方能策勵做好人然今時之弊惡人直守必須充養完粹如玉温潤而栗不爲角立不求近名若稍抑人揚己非惟節不可終亦將其身不保故忿戾暴疾争恨小故以身殉之者是謂客氣絕類離群圭角太露是謂英氣視理曲直以爲勇怯殺身成仁死

且不避是謂義氣上殿相争如虎下殿不相忤逆是謂和氣仕止久速辭受取與無適無莫惟其時是謂太和之元氣

新知錄云岳蒙泉公正讀書箴曰莫高匪天書括其玄莫厚匪地書載其理莫大匪道書盡其要惟不讀書遂成頑愚涵養德性變化氣質惟書斯功惟讀斯力勉之勉之閱卷有益戒之戒之不學無術

性理大全云朱子門人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陳才卿因說九容次早見文公才卿以右手偏

拽涼衫左袖口偏拽於一邊文公曰夜來說手容恭公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入手鞠躬曰忘了文公笑曰爲己之學有忘耶

呂藍田云横渠張子教學者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然有自得之者

王浚川云干將莫耶始出於型不足以截茸草而割敗肉及砥礪其鋒鍔而淬製其神靈則斷蛟龍剸犀象如碎虀粉夫人之生也使無聖人修道之教

君子變質之學而惟循其性焉則禮樂之節無聞倫義之宜罔知雖稟上智之資亦寡陋而無能矣况其下者乎儒者不重聖人修道立教之功不論與孔子言性背馳與否乃曰孟子之言性善有功於聖門是棄仲尼而尊孟子矣況孟子亦自有言不善之性者舍之而獨以性善爲名何哉

薛文清公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王陽明云變化氣質當居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胡敬齋云人存養久則氣質自變

胡敬齋云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胡敬齋云人苦無才此只是不窮理理明才自長然又須養氣以充之存心以察之

薛文清公曰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

胡敬齋云聖學以敬爲本敬者何以去昏惰止邪僻除雜亂立大本

胡敬齋云學者之所患最是惰與輕惰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恣只一敬字可以治之

胡敬齋曰人之大病有三一曰粗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

劉文肅在翰林即修厲行檢嘗言薛文清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盡以是知克己最難蓋粗暴之氣不惟損德召尤其損身尤甚予平日被此字害最多因書公言爲師訓

薛文清公云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淺深

內篇云干將莫邪青龍鉅闕世稱神物不淬礪不得人力則不能斷割驊騮騄駬纖離的盧古稱良驥廢御轡無造父亦不能一日千里乃質美者可廢

學哉

蔡虛齋云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

愚得云凡人行撿不修只爲氣習不正性情失調中庸從喜怒哀樂中節處就到位天地育萬物故常能調理自己性情合於當然之理則爲子必孝爲臣必忠自然事事和順彼背君棄父傷生敗倫而不悟者皆由此心之乖戾耳吁可戒哉

薛文清云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胡敬齋云浮躁最害事輕儇亦然昏惰亦然

呂調陽云昔墨子見染者而嘆曰嘻入乎蒼而蒼也入乎黃而黃也凡物之變於入者皆質未定也君子前定乎誠猶之石可破也不可奪堅冊可磨也不可奪赤又何所入之足患乎

耿楚侗云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欿然拂意泰然此非養盛者不能也燕居獨處汩汩然群居類聚施施然沒會沒理轇轇然臨

境上皷倀倀然志得意適揚揚然困窮拂鬱慼慼然則其所養可知已矣

愼言語章第七

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

揚子曰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

三都賦序云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何則發言爲詩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宜其本讃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

金人銘曰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

賈子曰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智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者愼言愼行以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爲

身箚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關尹子云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

新序云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

雜紀云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文中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讐也

劉子新語云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賤萬畝之田而貴舟人片說季路抱五慎之誡趙盈佩九言之箴以此觀之軒壁之與田邑豈能與片言齊價哉

劉向說苑云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

鼓之

禮記云吊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病不能餽不問其所欲見客不能舘不問其所舍

荀子曰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

管子曰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新序云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産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

景行錄曰禍莫大於從己之欲惡莫甚於言人之非

趙清獻曰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言

王達善曰稠人廣坐之中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妬抑亦傷人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卽答庶幾可耳

蘇黃門曰人生逐日胷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

樊氏語畧云聞人所言有不是微辯之可也默之可也從而和之不可也

省心銓要云讒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

近思錄云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廣筆疇云大凡君子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么麼之清動輒以包拯之清夸人吾有么麼之德動輒以顏子之德矜己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者己之職分所當爲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清者爲人所汚德者爲人所敗職此之由也

廣筆疇云大言不慚此學者之大病夫人雖至愚是非之心則皆有之或秉憤以愠人或因喜而誇衆殊不知人雖無言而默笑於胷中矣

橫浦語錄云喜逆己之言則怨消於冥冥惡逆己之言則禍成於不測

許梅屋曰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丼芳溢頰聞小人談笑如爵糖氷爽美之後寒凝沍腹

廣筆疇云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且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將謂我有意而爲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卽答庶幾可耳

廣筆疇云君子不可以己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閒長短不齊物之自然也蕞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己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讐矣何也諱莫諱乎己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既彼揚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廣筆疇云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誇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誇文章長於游歷者動輒誇其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輒誇其讞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長故能保其長

唐語林曰李衛公幼時憲宗嘗坐於前吉甫每以敏捷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翼日元衡具告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唐語林曰韓晉公久鎮浙西所取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援之與語更無他能召之讌而觀之畢席端坐不旁視不與比坐交言後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廣筆疇云巧言易入人之耳似德而非德故聖人曰亂德小不忍易逞己之怒似勇而非勇故聖人曰亂大謀苟能以理聽言則中有主以道窒忿則心自清是故大學之道必先事乎格物致知焉

景行錄云言不中理不如不言稠人廣坐一言之失顏色之差便有悔吝

應驗錄云祝期生爲人猥薄好彰人短有體貌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疵毀之愚者輕侮之智者評品之貧者薄之富者謗之官則訐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口瘡每作必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復刺之竟至舌枯而死故馬援戒子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其垂訓切矣

賓退錄云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未必其言語之傷人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氣俱厲縱不見怒亦須懷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怒時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怨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前輩有云戒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忍事恕不明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自警編要畧云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又曰禍莫大於縱己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又曰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傷人者毒於虎豹皆名言也

教家要畧云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蝟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閨門事所繫尤重孔子以爲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吠聲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設或萬一有之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醜由是夫棄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吾見多矣可不戒哉

范益謙座右銘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

姚元之箴曰君子欲諾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室本

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谿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遠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謹之可大可久欽之宜何三緘其口謹之宜何三命而走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絃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

東谷贅言云鄭國諸生訕議執政咸陽諸生誹謗君上幸而遇子產則不毀鄉校不幸而遇祖龍則便下毒手後之誦法孔子者當以此爲殷鑒何者古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執政乎况君上乎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祖龍無道甚於虎狼括囊自晦猶慮其及之也矧身無言責顧呶呶而橫議乎迨南渡後此風猶熾巷堂有文畢竟何益我 朝深懲此弊豎卧碑於學宮戒諸生不許言事其所以洗濯士心培養士氣如保處子意深遠矣

雪亭雜言云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者不率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苑東洲以述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奇窰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寳也但俗眼不識爾其意盖譏東洲往時不知己也東洲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爲可寳也其人深悔失言

范忠公戒子弟曰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也

陳了翁雜記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也

東谷贅言云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者或勸之從陽明先生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可盡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某不願

聞也他日陽明先生聞之嘆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

高頡湖云唐天寶間河北大林寺有巨鐘一口紋曲而篆古光潤閃爍如漆人甚奇之以爲宏聲必振海宇矣乃小叩之不鳴大叩之亦不應當時嗤爲啞鐘而棄之散地及唐武宗大剪佛教名祠珍宇毀撤如掃而鐘獨以啞得全幸矣彼其於世方且竦竦然懼也又安敢復鳴其不鳴乃所以爲眞鳴也其不應乃所以爲神應也是以保身全軀而得投閒於散地亦可謂善藏其用矣故范蠡泛湖張良辟穀彼豈無見哉屈原以忠鳴而殞身韓彭以功鳴而見戮是皆不能韜晦而履其咎者仗馬之不鳴豈亦聞鐘而悟歟亦或別有所見耶

自警編云邵伯温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相遠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哉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避也伯温自此於先達

不敢妄論

程子曰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

李延平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今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然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勝則招拂

司馬涑水曰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學正魏齡潮洲人初至京嘗侍古廉先生言曰昨聽選部中見群衆相語但問某處地方有出産不問一人施政教方畧爲言者皆若此天下安得治先生聞其言問謂彭文憲曰新學正能言諸人所不能言有志之士也

王浚川云有德之人心誠辭直正顏厲色不作僞飾

以爲心害巧言令色害心之德豈不鮮仁

何大復曰能言而失其幾者不察其微也能行而失其要者不觀諸道也知人之敝而不以自治也者棄也行違其言者悖也以言揜行者盗也汝省其微以至其道邪亦非於棄入於悖而流於盗邪

呂涇野曰凡與人言貴春溫而賤秋肅春溫多則人見之而必敬愛之而必親故其言也感人易而入人深不求其信而自無不信也秋殺多則人聞之而必畏畏之而必惡畏惡生則言之入人也難將欲取信而反不信也

陽明先生曰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喪其本矣

李空同曰不可對人言曰慝言之而不行曰惑行之而不至曰畫非所存而言曰賊亡是而靡獲自盡則天也

王陽明云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薛文清公曰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

而人不從便是失言不可不謹

尤西川曰未悉人言而輒伸己意此學者通病此病却在未悉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否處

薛文清公曰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薛文清公曰不可強與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薛文清公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薛文清公曰易有修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春秋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緘之戒以是知謹言乃修德之切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薛文清公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呂涇野先生曰德在言先者其言亦易喩言在德先者雖三令五申莫之能聽矣行在文先者其文亦易明文在行先者雖縞章繪句亦無所於用矣

何之子云人歡樂則神浮神浮則氣外揚氣外揚則

形瘀而心粗故其言多剽疾而意淺人憂慮則神沉神沉則氣內鬱氣內鬱則形束而心細故其言多遲重而思深意淺者不可以計遠難思深者不可以謀近小

何之子云說柔則危言而激其所深怒說剛則婉言而導其所欲趨說愚則明言而開其所易曉說迷則幾言而發其所欲萌說傲則反言而以正任其自决說疑則迂言而以經俟其必由說諜則無言而速其所不能忍說童子則就其情實而漸約之於中

何之子云言難聽言難不直不婉不簡不詳不近不遠不後不先言俱難聽直難容婉難繹簡難推詳難盡近難不鄙遠難不疑後難及追先難信

何之子云心草而出語機便而貫名一言一行賢惡乎賢當禍患而見德當煩難而見才大德大才必非平居以言語盜名字者

蔡虛齋云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

言爾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薛文清云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己有真見方可

蔡虛齋云元城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一年方只去得箇矜字而明道少年之獵心猶不覺其躍然於十二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先行其言堅苦強忍作工夫古之人皆然

親師章第八

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取友以致惡其賊

荀子曰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文中子曰廢德而師易子而教今亡矣

揚子曰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柳文云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

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耻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關尹子云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太平經國書云昔者孔子孟子以布衣匹夫而衣冠禮樂足以師表一世其門人弟子不遠數千里而從之雖饑寒流落濵於死而不去此師以道得民也庚桑子居乎畏壘而畏壘之人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陽城居於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此儒以道得民也

關尹子曰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萬物所以無我

歐陽子曰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

劉獻之博觀衆籍人有從之學者輙曰人之立身雖

百行殊途準以四科要惟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多聞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何益乎

張延符充少不拘檢肆意畋遊父思曼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遥見思曼棄鷹犬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若過而能改則顏子矣明年果番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爵爲名士

胡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爲蘇湖二州教授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學徒千數散在四方隨其賢愚皆循循雅飭人皆端正

游酢與楊中立受業於程伊川先生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終夕既覺顧謂曰爾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外雪深三尺後傳程氏道學潛心力行爲世大儒

胡公安國教士子大抵以立志爲先以忠信爲本以

致知爲窮理之門以敬爲持養之道開端引示必
當其才訓勵救藥必中其病

郭林宗嘗止陳國問學見童子魏德公知其有異德
公求近其房供給灑掃林宗嘗不佳夜中命作粥
林宗一啜怒而訶之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使沙不
可食以杯擲地德公更進粥三進三訶德公無變
容顏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子之心
遂友善之

徐積初見胡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
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
有邪心

董仲舒爲博士治春秋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授業
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學士皆師尊之後爲
江都相

揮麈錄云劉器之晚居南京馬巨濟作少尹巨濟廷
試日乃器之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嘗修門
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語客客以諷巨濟曰不然
凡省闈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蓋

天子自爲座主豈復可稱門生於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客以此告器之歎服其說自是甚愧

自警編云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爲淺露者之戒

陸象山云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嘆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

饒雙峯云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爲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於四方者亦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樵談錄云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胚乎

尤西川曰人苟實心求益則凡耳聞目見無往非師不必摳衣侍坐而後爲從師也

何之子云師道難矣哉猶醫通五運察六脉諳百草而後能視疾泥執古方者利害半之舉己所服食而投之人人百不一應如漫無所深入勦浪說而稱岐黃人或誤寄死生無益又害之矣

胡敬齋云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博文便是入滋味處教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但當先難而後獲

祝允明野記云我 太祖令宋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時方孝孺從宋學宋爲方言之須酣寢方候夜深殊未醒方料先生不寤明當誤事卽爲製文明日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死矣方問何故宋曰昨 上命作頌醉甚誤不

爲今何及矣　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遲已具一草或裁以進可乎卽以文呈宋閱之亟懷之入朝　上迎謂宋須安在宋出進之　上讀之曰此非學士筆也宋又愕然　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首謝曰臣實以賜酒醉不能成有門生方某代爲之　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俾爲蜀王府授余謂此事不惟見師弟相成之義亦以見君臣相得之情良可述也

處士吳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不教人舉業從遊者講道而已然不納贄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卽以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諸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力師道尊嚴胸襟高邁兩薦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出人皆笑其迂曾有咏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却有吾與點也氣象

取友章第九

莊子曰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抱朴子曰與善人遊如行霧中雖不濡濕潛自有潤

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疾疢也

劉子新語云霜鴈托於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托於春霧以奮凌霄之遊蟨鼠托於蛩蛩以攀追日之步碧蘿附於青松以茂凌雲之操夫鳥獸虫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托峻附高以成其事何況於人而無附托以成其名乎故摶牛之虫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疾所托迅也樓季足捷追越奔光若駕疲羸則日不涉一舍非其脛遲所托蹇也由是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然則君子亦慎所托而已

曾子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氷每履而下幾何不不陷乎哉

子華子云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砧砧相爲然諾不啻膠漆若也及勢利一接少有毫末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憎惡陷害之甚矣心術之善移

也

楚檮杌云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將相遂成霸功

荀巨伯漢桓帝時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史鉞云雷義與陳重情若兄弟時人語曰自謂膠漆堅不如陳與雷

孔北海居家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嘆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鹿門隱書云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交人利薄而交道退

鹿門隱書云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交者不暱

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

楊子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賈瓊請絕人事文中子曰不可請接人事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江乙說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交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寵臣不敝軒

韓退之稱子厚墓銘曰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笑語以相推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家語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

潘尼曰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握權則附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争路則搆刻骨之隙於是風頽於上俗弊於下君子不然

杜甫曰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足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杜林與馬伏波鄉里親厚伏波南還時杜馬適死伏

波令子持一疋遺杜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之杜受之後數月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伏波亦受

後漢翟方進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張雀羅無一人來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方進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情態乃見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蘭仁基請代之行

語林云柳公綽善張正甫柳之子仲郢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却之不從他日張言於公綽曰壽郎相逢其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市騎馬衝公綽耶張聞深謝之壽郎仲郢小字也

楮記室云王丹召爲太子少傅大司徒侯霸欲與交交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君

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冊曰君房有是言冊未之許也然則荅拜乃跪之耳

厲皋錄云魏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纔可善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嗟乎若胡質者所全多矣

鶴林玉露云翟公爲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盖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後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

黃勉齋云斯道之顯晦繫於人物之盛衰盖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子然獨立而無與爲

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與

尹和靖云學者雖是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仔細

謝上蔡云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許魯齋云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伊川訓言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故結交貴乎謹始

蘇軾自潮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獨鮮於侁往見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

固所願也

畢相錄云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爲之經紀家事撫摩其子孫又好汲引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爲善矣

向玄季與顏峻交善峻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明月

韓詩外傳曰昔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內漿甯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死馬爲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吾知安用水漿雖爲之死亦何傷哉

後漢書曰李燮字德公所交皆捨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頴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

江表傳曰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容下終不之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詩話云元微之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都下與名輩遊慈恩寺花下小酌作詩寄微之曰花時同醉破春愁聊把花枝當酒籌忽意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凉州元至襃城亦寄遠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慈恩寺裏遊驛吏喚人驅馬去忽驚身已在凉州千里神交若合符契朋友之道不其至歟

詩話云章子厚嘗與劉子先有場屋之舊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新醖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曰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慇懃分送洞庭春其後隔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誚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

詩大喜卽召爲宰屬遂遷户侍

詩話云劉虛白昔與裴令公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絶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衣待至公

朱子錄云文公因泛言交際之道曰先人嘗有雜錄冊子記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復招飲意甚勤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爲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文公因嗟嘆前輩立己接人之嚴蓋如此

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嘆賞此言

西疇常言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贊過莫予警日相親好積尤悔於

身而不自知損軼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疢藥石可以長年

樵談云與邪佞人居如雪入墨池雖融爲水其色愈汚與端方人處如炭入薰爐雖化爲灰其香不滅

范敦夫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伊川云近世士習淺薄以歡狎爲相契厚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山家清事云山林交與市朝異禮貴簡言貴直所尚貴清善必相薦過必相規疾病必相救藥書尺必直言事稱呼以號及表字不以官講問必實言所知所聞事毋及時政飲饌隨所具會次坐貴賤序齒飲隨量詩隨意坐起自如不許遜席乏使令則躬執役請必如期無速客例有幹實告及歸不必謝凡涉忠孝友愛事當盡必毋慢嫉前輩須接引後學以共追古風

程子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無自辱矣

張彥真好學博聞而任情不覊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嘆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益

心鑑警語云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常見其長而不見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

廣筆疇云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不常悅悅則把袂連袵傾心覆膽怒則持戈執戟怒氣相加矣夫與之遊尚不可況欲與之謀大事决大疑哉

張九成語錄云或問獨學無友當如何曰讀古人書不可作死法看如此則便是益友

橫浦語錄云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

之人

廣筆疇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醴水雖淡久而味長醴雖醲久而怨起

廣筆疇云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盖以清靜省事爲本

士翼云交道之難久矣燕朋狎友遠之猶能移人是故與其失於子張之泛毋寧失於子夏之狹可也

岳公正曰孫龐以同學相讐耳餘以同勢相害陸趙以同官相傾

王浚川云守道者可以信義相期嗜利之人惟知利己少有虧損其所欲則乖變遂作難保其弗改於義圖矣是故君子取交觀義利之素可以决其得失之歸

王陽明云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汚不思輔仁之交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

何之子云松栢挺立而不樛藤蘿朋從而好附則易同者莫如小人難同者莫如君子君子難同小人固皆疾之小人易同君子亦常喜之

陽明先生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功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

呂涇野曰交友當取其直責善當巽其語

王灤川勉子舉業曰所交者必皆讀書之人非讀書之人勿與友也敬之而已矣所言者必皆讀書之言非讀書之言勿與言也諾之而已矣

何之子云人心善莫善於厚惡莫惡於薄心厚則不忌亦不讒不讒亦不信讒薄故反是

何之子云恩深則愛隆愛隆則情切情切則望重望重則責難責難則指隱指隱則莫從莫從則口給口給則言非言非則意激意激則心嫌心嫌則隙搆隙搆則反攻反攻則思勝思勝則攄過攄過則交夷交夷則互誣互誣則謗生謗生則讒至讒至則寡成寡成則讐結夫恩與讐相去遠甚然恩以

讐終讐以恩始可畏可畏也與

樂平彭福字綏之登進士爲泰州守剛介自持以直道忤於部使者而歸時寓鄱陽故人有新舉進士者彭具酌邀之值微雨累速不至彭以詩嘲之曰倘來名利若游塵何事痴兒太認真咫尺泥途行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此詩多爲人傳誦

王浚川云温嶠爲劉琨左長史見琨忠節後嶠削平蘇峻功在社稷亦琨有以啓之可見人不可不與賢者相處

齊家要約云朋友之交係五倫之一固不可廢然而匪人則傷亦不可不慎也語曰蓬生於麻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不染自黑故讀書者必擇直諒多聞之士而友之則德業日修無燕朋廢學之病矣業農工商賈者必擇誠實忠厚之人而友之則習尚不壞無群居不義之憂矣不然而破家而臧門未有不自非類始者

經史章第十

會編云六經奚從而病無聖人而病六經奚從而明

有聖人而明是故有日星則有彗孛惟洪鈞一調而彗孛不能妖有英莖則有淫蛙惟玉律一正而淫蛙不能亂有六經則有異說惟聖人一出而異端不能鳴

文中子云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緐以塞

彙錦云以世變之昇降而較史筆之高下不若以學力之淺深而論史筆之高下以世代之久近而較史筆之難易不若以心術之公私而論史筆之難易自道而節自節而才時有汙隆則史亦與之汙隆治有粹駁則史亦隨之粹駁

彙錦云愛名者以史筆爲榮知道者以史筆爲懼

朱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

朱子曰所讀經史切要反覆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

纔看過了便爲已通小有疑處卽便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日受此黯暗以自欺也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處

張南軒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

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性情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程子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其治亂安危

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呂東萊曰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亂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許魯齋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論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論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論孟者爲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王鏊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爲總裁奏疏

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於數十年之後追書於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燭其情僞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汩沒不傳而姦憸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戒監修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王充論衡云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

王浚川云聖賢經世立法不止爲一時之私計所以修人紀垂道範與萬世共功

朱子語類云今人爲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麄膽大敢爲新奇詭異之論方試官未命題已欲立其奇矣又以出題目不肯依經文成片段都是斷章牽合是甚麼義理三十年前人猶不敢如

此只因一番省試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三句後遂成例今遂亦爲常矣遂使後生輩違背經旨爭爲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長浮競薄終將若何可慮

祝允明前聞記云徐武功公在史館修何尚書文淵事賦詩曰温州太守重來歸昔何廉退今何違郤金館在已如掃掩月堂寒空掩扉人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老夫忝秉春秋筆不作諛詞取世譏

寓圃雜紀云人有常攷者素不讀書貌大不檢號大言講論偶記幾故事往往對客談之談畢寂然無聲蓋已罄矣一日復記一二席間復談人戲之曰如君所談乃芝蔴通鑑也蓋吳人愛以芝蔴點茶鬻者必以絺褁授之有一鬻家藏舊書一卷旋摘爲用人有所得積至數葉乃通鑑也遂取以熟讀每爲人談或扣其蘊則曰我得之芝蔴絺上僅此而已餘非所知矣

文章章第十一

魏文帝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魏文帝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性理大全云有人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詩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耳

朱文公云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朱文公云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

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

性理大全云人有語及爲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載於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

性理大全云文章須工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

楊慈湖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

淇水云漢以經術造士其敷暢儒業緣飾吏事非不有得也然附阿取容諂諛順旨則弱天下之氣矣唐以詞章取人其鶴膝蜂腰錦心繡口非不可喜也然抽黃對白駢四驪六則破天下之氣矣

近思錄云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拘於

此安能與天地同其大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喪志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悅人非俳優而何

說林云古詩若陶淵明六朝之冠也陳子昂初唐之冠也李太白盛唐之冠也然較之於漢魏則相去遠矣蓋漢魏之詩典而厚三子之詩薄而流漢魏之詩婉而約三子之詩直而肆漢魏之詩比興無涯而三子之詩情神畢露其可比而同之乎求其庶幾者其阮嗣宗陸士衡乎若左思之咏史郭璞之遊仙又其次也

存心錄云宋夏竦以文謁盛度度曰子文章有館閣氣歐公云文章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槁臺閣之文其氣温潤豊縟王安國嘗曰文章須是官樣

楮記室云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陽公

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官者等傳自然好東坡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

表記云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無道則辭有枝葉行有枝葉根本盛而條達也辭有枝葉則無辭蔓說而已

李諤爲治書侍御史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上書奏論謂前代之文有益世道後代風教漸落魏尚文辭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月露風雲靡棄古典好緣世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大隋受命黜浮尚華詔天下公私翰墨並宜實錄泗州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弃華綺而行大道聞今不踵舊風弃行古道而取隨時蓋由守令未行風教挾私不公所致奏請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上以諤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

郎基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在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遺之書

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輟耕錄云喬孟符該博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有法曰鳳頭豬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茍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類

唐語林曰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曰爾爲文乎曰然因與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縣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擁惡龍鈐辟邪雖逢切近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唐語林曰王勃凡欲作文先令磨墨數升而痛飲數盃引被覆面而寢寢寤援筆而成文不加點時人以爲腹藁也

唐語林曰進士李爲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世言文字可以見分命之優劣

唐語林曰韋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

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

楊龜山云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須要溫柔敦厚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誠荊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豈可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程伊川云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得耳

世說新語云西山先生問傅公景仁以作文之法傳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味之則蔚乎其春容薰乎其蘭馥有日矣

損齋備忘錄云文章德行雖物有本末而傳今播後亦互爲主賓故周南商頌每假重於湯文巧者梓人則托名於韓柳然而有言者稱人有德者稱於人善爲學者亦可以知所擇矣

呂涇野先生曰古之異端猶可闢也今之異端不可

闢也古之異端猶異類也今之異端則同類也挾術數者世稱才儒閑詩賦者世稱雅儒記雜醜者世稱博儒趨時而競勢者世稱通儒談玄者世稱高儒臨事含糊淹滯者世稱老儒蹈襲性命之言者世稱理儒斯非皆爲孔子之書者乎然誤天下蒼生者皆此異端也

損齋備忘錄云人之材質各有所偏故學者賦詩撰文不能兼美昔韓子以三代文章自任詩則讓李杜至如宋潛溪爲國初文章首臣一時文士誰則過之然於吟咏性情獨亞於當時盖天之生物實者不華淵者不陸固不能兼全也

損齋備忘錄云梅聖俞嘗謂作詩之法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寓於言外然後爲至時以爲知言信矣然欲狀難寫之景非習之熟者莫能精欲含不盡之意非養之素者不能有

陳白沙曰晦翁自云初學陶詩平仄皆依韻閉門兩箇月方得逼真自古未有不專心致志而得者更望完養心氣臻極和平勿爲豪放所奪造詣深後

自然如良金美玉畧無瑕纇可指摘

薛應旂荅朱鎮山曰近來士子綴緝浮套相翕成風文詞末藝多非由衷之語一及格言正論則相顧錯愕此非有大力量者恐不能幹旋轉移也

何之子云累石爲山嶙峋突兀鑿池引水曲折紆迴奇矣哉遇真山真水而失其趣矣古洞幽崖喬木環笑温流清渼漱石鳴風奇矣哉遇華岱洞庭而失其觀矣吾於是知夫文章貴於自然又貴於大也

王槐野云聖人之學主在正心術以出治功不耑耑於文詞聲律之間非棄之也意以爲枝詞病道含毫損神在昔楊雄身自爲之乃復悔之曰壯夫不爲可鑒已

朱子曰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然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耻也已

損齋備忘錄云蘧伯玉使者稱伯玉欲寡過而未能先儒謂其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作詩須有此等氣象方好今之學者好高開口便以賢人君子自居如云江山須我到親見仲尼來等句蓋自以爲能占地步不知識者視之適見其躁妄耳

陳潛室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舉子

淑世談藪卷之三終

淑亞談藪　丙

淑世談藪卷之三

新安劉兊景澤甫輯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甘澹泊章第十二

高士傳云曾參不仕而遊居於衛緼袍無表顏色種會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參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

342416 v.3

高士傳云顏回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高士傳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巷不容軒來見原憲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慙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龍門子云丁鴻問曰君子何以處貧龍門子曰安之曰安之未能也請問其次曰忍之曰忍之之道柰何曰茅茨土階視如華榱翬飛之麗柴車蹇乘視如文茵飛黃之良垢裘敝屣視如繡裳朱舄之珍

藜羹糗飯視如五鼎八珍之美醜妻惡妾視如毛嬙西施之艷則羨念不生矣是忍之之道也忍之久則自然矣能自然則安矣虞丹子在傍聞之啞然笑曰吾處貧四十年矣居之以道德秉之以仁義被之以禮樂飽之以忠信交之以廉潔雖凍餒瀕死者數四未嘗啓齒一言蓋驩然若有晉楚之富不知所謂貧也是何也心無愧怍也苟有一毫外慕之念則愧怍生矣愧怍生縱富貧也況實貧乎哉夫子蓋以是告之而徒陳說彼區區者不亦誤乎

古今名喻云爵三公禄萬鍾達矣謂道必待達而後達則公孫之相徒足爲曲學阿世之資飯糗茹草曲肱飲水窮矣謂道必以窮而遂窮則顏氏之巷乃適借之以心齋坐忘之地嗟夫吾然後知富貴者中人之膏肓而貧賤者君子之穀梁歟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澹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

胡文定公曰人家常要有不足處若十分快意便自

有不恰好處

圍涂錄云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入口無幾秖以厭飫諸僕從爾不知此何益也司馬温公言其先公判郡牧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殽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珎異食非多品器皿非金銀滿案不敢會賓友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而靡者鮮矣風俗頹獘如是有世道之責者既不能禁忍助之乎温公之在洛也與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云啜粟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爲具雖踈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諸公節用惜福極力救獘真百世師也今之士大夫盍亦倣而行之

陸放翁云夫世之貪夫谿壑無厭固不足責至若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亦是大病大抵人情慕其所無厭其所有但念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用使人歆豔於我何補如是思之貪求自息若夫天性澹然或學已到者固無待此也

自警編云李文靖公沆厭營利世務罕以嬰心所居陋甚不以屑意堂前藥欄壞亦不問其夫人戒守者勿葺以試沆沆終不以言夫人曰藥欄壞亦不問何也沆笑曰安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又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禄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鈌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必求稱足耶終不聽

敬虗子曰閒適之事天常限人近聞南中一富翁每緣公務入城殊憚其煩揭四字於室曰望城欲哭一日焚香告天曰願薄田二十畝自爲耕穫老於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貴則與之此則不可是知閒適勝於富貴天不輕以與人也

教清江云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修家

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飡菜粥何名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予爲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未被華林之冦己卯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饑渴顛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清福之言良然

古今藥石云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自公布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始終如一

碩輔寶鑑云寇萊公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産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

時有破壞則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諷之笑荅曰彼詐我誠雖敝何傷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復棄也諷者愧服

楮記室云陳元用家極富性善聚書而不置產業或問之元用曰有好子孫不用置莊田必能自置也無好子孫雖與置莊田也不能守后三孫以文章顯名清貧自守曰不忘先人格言

時見錄云王文正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爾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真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南雍劄記云羅文毅公倫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

夢谿筆談云杜生潁昌人不知其名人呼為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即為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生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爾問

其所以爲生曰唯與人擇日及賣一藥以具饘粥後子能耕自此食足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爾問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净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時盛寒布袍草屩室中枵然一榻而已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

續自警編云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王公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盖愧

也後耿公代王公爲吏書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可謂賢也又朝士嘗言王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自顧一騾毫不干涉有司公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市井所覓兩人小轎嘗發銀二兩命家人託雲南張知印買寶石叮嚀切勿令公知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方遜志云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閒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題曰養素其言曰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樸刻

桶丹漆黝堊文窗綺疏錦幃繡幄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匡牀席門僅容俯仰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襦烹肥膾腴青紅奪目丼毦淪屬者服食之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韋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饑寒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膝屏氣卑聲傾欹詭亥者禮文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素而已剽雋掠奇絺章繪句彩雜炫露爲祿之資者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爲言務其達文以適意不求世知惟理之務以養吾素而已彼恃其華我以爲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僞存真以全吾之天而返道之樸庶幾乎立兩間而無一愧怍也乎

姚儒云書曰慎厥終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然則晚節末路正君子完名之地也兢兢自守猶恐有意外之虞一或顧日暮途窮而爲妻妾子孫之謀患得患失起穢自臭則人人笑罵隨之矣是不大

可懼哉故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蘇子瞻喜陳季常見過曰仕宦常畏人退居還喜客君來輙舘我未覺雞黍窄東坡有奇事已種十畒麥但得君眼青不辭奴飯白

古今藥石云郭威襄公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爲務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　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　上善之嗟歎良久曰廷臣若郭某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

蓬軒類記云仁和王琦以鄉貢爲御史爲僉事以清介自持在官門無私謁致仕歸家無生產值歲大祲無以爲朝夕冬暮大雪日僵卧不能出門户於有饋非故舊不受即故舊至數亦却之鄰有唁之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何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所媿於心耳無所媿雖饑與寒吾樂也何唁之有

涇野內篇曰聲色勢力皆有魔皆能憑人皆有毒皆

能中人乃憑其魔中其毒者每有死亡之禍世之人方熙熙然走死地如鶩趨大禍如享大牢而不自知也彼有法兮可以滅魔有物兮可以瘳毒實則謂何抱泊守素甘拙且愚

方希古與鄭叔度書云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萊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轍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餅無儲粟者豈獨我耶且天下之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

晉學申諭云士多寒素清修非吉士貴與語云士志於道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儒先以徇口體之奉爲識趣卑陋此以道德言也若以分限言鼎食大烹受諸公庭不爲泰衣錦橫帶服之齊民則爲僭何者分異故也士非列鼎之時妄覬非分可乎以利害言富恃驕淫蕩散不久貧飾富態凍餒立至以損益言食淡則神爽醉醲則志昏披風戴月者筋骨多徤深居厚襲者寒暑不禁且天道忌盈人罕全福若享用之過當卽天物之暴殄福力不

勝非多疾則多憂在有餘者尚當知節其不足者烏可過求故先正不以藜藿不充爲恥以温飽足平生爲恥不以敝車羸馬爲恥以親交不舉火爲恥盖所重在節義不在口體也今之士服色詭異冠多七梁九梁巾尚舊唐長角履或紅紫柿黃下體有衣紗絹紬叚者匪直僭分踰禮殊近道流女飾他如婚姻喪祭富既競奢貧斯企慕衣食之惡所由恥焉豈知士之可重者果在峩冠博帶含珍吐羞乎其所可恥者抑在服之不衷饑渴爲害乎

吾誠孝也斑斕亦可起舞菽水亦可爲懽吾誠弟也授箸拊背垂老不倦侍側扶病大疫不染伉儷宜矣醜婦是諧可也瞽女不棄亦可也長幼睦矣一錢不私可也百口共爨亦可也理義爲悅雖紛華滿前浮雲於我何與風波不作縱炎涼變態氷炭了不到胷故簞瓢陋巷無非樂境者其見大也池魚窓草皆吾生意者其氣融也洪鈞付予原不爲貧戚戚營營計亦左矣學者味此有得亦顧自修何如耳若人倫或歉心地欠端徒覓句尋幽遂

花鳥之興披髮垢面恣放曠之習等世故如飄瓦扣胷藏若凝氷誤天下蒼生者皆此輩也貧雖能卉亦奚以取故學者固不可憂貧自沮失之俗亦不可倡狂自恣失之誕

寡嗜慾章第十三

老子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聽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趋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慾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

孔子云寡言則省謗寡欲則保身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殺其後

莊子曰人之可畏者袵席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過也

抱朴子曰清醪芳醴亂性者也紅華素質伐命者也

亢倉子曰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禮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蓋殺生以資口腹婬慾以喪夭真二者更相助發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婬慾多婬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又

賴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必先節婬慾若能節婬慾卽可省口腹此迺延安身延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粗糲亦有美處矣

胡子曰修身以寡欲爲要行己以恭儉爲先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氣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胃供嗜欲養生之末也

說林云畏途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出爲欲全其生也今夫麗容澤體衽席之畏途能殺人甘口潤喉醪醴之畏途能殺人丘金積玉貨財之畏途能殺人逸鶩長驅輿馬之畏途能殺人便佞善柔交游之畏途能殺人薄功厚享祿食之畏途能殺人棄高據危官爵之畏途能殺人高談哆議口舌之畏途能殺人辨駁刺議文章之畏途能殺人宴安酖毒居處之畏途能殺人知戒其一而不知戒其十知盛卒徒之防而不知嚴心志之防往往隕身喪家而莫之或戒也可謂智乎

龍門子曰行遇刃者必避食遇鴆者必舍懼害己也

麗色藏鴆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哉

呂氏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命之曰招蹷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

養生訣云深山窮谷之人多高年者嗜慾少故也

慓然錄云要做好人全被嗜慾沉溺則嗜慾吾之讐敵也今人以得嗜慾爲快者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與

省心錄云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

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感應篇云淫穢一事極能損行瀆倫獲罪最重故陰律謂淫人妻女者得絕嗣報吁可不戒哉

薛文清云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

阮汧云魯使封谿見邑人說猩猩在山谷數百爲群里人利其血染毳罽色鮮不黦每設酒路側又織草爲屨更相連結人伏伺其旁猩猩見酒及屨則知爲餌已遂相與斥罵其人且戒曰勿墮若計中

舍之而去復相謂曰試共嘗之既而染指知味則寘寘忘夙戒相與沾濡不覺大醉因取屨着之顛連頓仆卒爲人所擒余謂猩猩獸也曾何足道人爲萬物之靈乃有黷貨好色貪爵戀祿迷而不知止者不亦猩猩之顛也乎

宋太祖問王昭素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

真空僧云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暮夜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薛文清曰寡欲省多少勞擾只欲寡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劉元城謫嶺南時有言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

疾秖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璀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今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翼日精神如故

耄智餘書云遣妄情如刀之伐樹非一斧可倒求真理如食之充腸非一口可飽修道積功大率如此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張臯曰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

劉秘監食物尤薄僅飽即止性喜飲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果實而已

景行錄云節食養胃清心養神

羅一峯云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樣富貴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

之必於得皆是也須特地猛省作急回頭始得不然醉夢了此一生矣

晁文元曰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卽時而避勿恃格虎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卽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

呂東萊云天下有有形之寇有無形之寇欲之寇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有形之寇其來有方猶可禦也至於無形之寇游晏之中有陷穽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奥之中有虎豹焉鄉鄰之中有戎狄焉藏於杳冥之間而發於卒忽之際非聖人禮以爲之防則人之類滅矣

延陵氏曰眞詮曰人不斷淫而學返觀猶蒸砂爲飯雖有千刼只名熱砂謝上蔡謂有子後切不宜漏泄每見世人論此便目之爲迂而間亦以爲然者終非談虎色變余嘗卽而譬之夜間燈油滿盞或一鼓而油盡者必是燈草加多或延至二鼓三鼓以及夜艾者必是燈草加少故欲此燈長久只肯愛惜盞內之油則燈亦可盡夜矣噫嘻人自情竇

既開或至茂年中年而夭於色者皆不自愛惜者也肯自愛惜此物豈必分外添補即留見在即養元精元精既固形體日堅心息相依神氣相合息調心靜氣和神清而長生久視即在其中矣世之沉溺者輕信房中採戰之術或手按尾閭或飲伏刼藥以閉其淫佚之精謂之曰不泄豈知善牧畜者謹轡勤於未敎善養生者謹思慮於未萌若欲泄而不泄則神散氣昏而其所泄者不既多乎徒留其敗滯之物積於腰腎之間他日未有不成奇疾而乾枯焉以死者皆世之盲夫且又誑之曰宜引此精自尾閭夾脊雙關而上此還精補腦也吁誤人子弟夥矣膏燭以明而自煎枯木抱蠹而自朽貪慾不滅則苦不滅苦不滅則生滅人又何苦而不自愛惜也歟

唐荊川云今夫傭工乞丐之人徼幸得十數錢則買餚市酒欣然大醉自以爲天下之樂莫踰於己而千金之子苦身仡仡以程錙銖日夜恒不足若以爲人之生於天地間種種嗜好無一之可少者不

知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乃其住於世也則又有修有短卒無不腐爲野土化爲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而又何種種嗜好之足有哉惑亦甚矣

廣筆疇云老氏動輙要絕嗜欲男女飲食豈可絕耶但不以彼累心節之而已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謂之寡則可謂之絕則未可

王陽明云氣弱多病之人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之學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神住氣住精住而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學者不宜輕信異道徒亂聰明糜廢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

關中隱士駱道耕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座左右夏至宜節色慾冬至宜禁色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色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相爭之時尤損人爾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

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愚得云易言懲忿窒慾亦養生家要語蓋忿不懲則心火上炎而性天雲蔽慾不窒則腎水下枯而苦海波翻所係於吾身者非小也當時時省之

內篇云繒繳繁而鳥翔綸竿叢而魚逝故情不可極慾不可窮達人以道馭情以理勝慾其庶幾乎

東谷贅言云晏子曰古者飲酒周觴五獻過之則誅漢法三人以上無故群飲者罰金有差宋法夜聚飲酒而曉散者坐死罪皆所以嚴酒禁防酒禍也皆祖酒誥執拘歸殺之意也我　國家湛恩汪濊無群飲夜飲之禁而世之不檢者往往沉酣麯糵卒至亡身而喪家則酒之毒亦甚烈矣慎德君子獨不能一節之乎

陳潛室云胡五峰說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

菽園雜記云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最宜節欲蓋勞心

而不節欲則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水耗而火熾則肺金受害傳變爲勞瘵矣可不戒哉

薛文清云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反已章第十四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小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而不知病聖人知利之爲病病之爲利

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楚檮杌云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

淮南子云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歳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荀子云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

齊丘子云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轡然後知馭之道忘弦匏然後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大人之道

關尹子云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關尹子云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

荀子曰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是

非非謂之智非是是非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保利弃義謂之至賊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難進曰偍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秏

素書云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饑在墮農寒在墮織同道相成同難相濟同藝相規同巧相勝

齊丘子曰鳳不知美鵲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衆人皆能寫人之形而不能寫已之形皆能求人之惡而不能求已之惡皆能知人之禍而不能知已之禍是以大人聽我聲察我色候我形伺我氣然後知人之情僞

荀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

劉子新語云繳者身仰釣者身俯俯仰異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趼而行干木在魏身不下堂行止異跡存國一焉文以讃治式以凌敵趍舍殊律績效平焉

說林云夫刀未習操也而臨俎以割藥未識方也而見病則療以美錦而學製衣以良玉而學治器鮮不敗矣

史記云齊彗星見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

新序云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

傳燈錄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中說云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

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爲耻我則不耻焉

呂氏曰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鹿門隱書云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不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矣

鹿門隱書云或曰將處乎世何如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尊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交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詘也自尊其已孩孺不得而誤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鹿門隱書云勇多於仁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鹿門隱書云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陸賈新語云治末者調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則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忽

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

劉向新序云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存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

曹子建曰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共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

匡衡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

陸士衡曰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

許梅屋曰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仲長統曰天下之事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於富貴二可賤向勝背衰三可賤

曹氏云孝義勤儉謂之四寶酒色財氣謂之四賊能守其寶而防其賊則可以立身顯親矣

諸葛倩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仲思爲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素書云夫存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於修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志誠明莫明於體物潔莫潔於謹獨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幽莫幽於貪圖短莫短於苟得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莊子云厲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己是自知其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

延陵氏云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何者知人則易而知己則難也是故自知者莫先於知人而知人者莫貴於自知

省約三書云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

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

陸士衡曰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

宋神宗云遠非道之財戒過度之酒居必擇鄰交必擇友嫉妬勿起於心讒言勿宣於口骨肉貧者莫踈他人富者莫厚克己以勤儉爲先愛衆以謙和爲首常思已往之非每念未來之咎若依朕之斯言治家國而可久

新知錄云予嘗自憶一身備有三窮用世頗敢乃窮於遇待人頗恕乃窮於交反身頗嚴乃窮於行噫嘻胡爲乎然哉又嘗自憶一身備有三拙諢戲無能是爲口拙慱奕無能是爲手拙機變無能是爲心拙噫嘻胡爲乎然哉又嘗自憶一身備有三懶跋涉良健顧懶於出誦讀良勤顧懶於言探索良深顧懶於文噫嘻胡爲乎然哉雖然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是窮未嘗無益於人也吾當以是而自勵矣周濂溪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

拙者吉是拙未嘗無益於人也吾當以是而自信矣蘇東坡曰達似放靜似懶是懶未嘗無益於人也吾當以是而自考矣

士範云楊公翥嘗夜夢誤入林園私食人二李既寤深自咎曰吾必旦晝義心不明以致此也羞澁無地三日不餐焉

愚得云凡宮室器具衣服飲食交際禮儀之類只宜隨自家力量所能爲者務在豐儉得中如財本充裕故作貧寒之狀人鄙其吝用本窘乏故爲富貴之態人笑其侈君子均弗與也

省躬長語云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狼愎暴恣而貽人怨每見見任官多稱鄉官之豪橫而鄉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韙皆不恕也吁可戒哉

張洪陽云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磽确以沽名毋借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足損己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遇急便宜

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

廣筆疇云人生世間要見識高遠見識高遠則不爲淺近者所眩惑日覩世事之盛衰夜思氣運之消長由其盛衰也吾以出處應之由其消長也吾以進退隨之則禍可避而患可禳不然奔奔役役惛惛懜懜幾何而不爲時勢所害邪

司馬遷曰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

范純仁云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人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胡安國云世間惟講學論政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晁文公曰不被妄緣繫縛卽是解脫不被法塵染着卽是清淨不被迷情障蔽卽是菩提不被愛心苦

惱即是涅槃觀鍊混成此爲得道

晁文公七審說云一切妄念稍正息否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一切觸境能不動否一切語言能愼密否一切黑白臧分別否夢想之間不顛倒否方寸之中得恬愉否道力深淺自審方知

横浦語錄云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奉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草木子云貴而忘賤必自驕生迷而不返禍因惑起

貴驕敗之端也富奢衰之始也甚斬必大費過恡必多亡失乎中道也

士翼云覺心之放即求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己之是即非也妬人之長即短也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蔡虛齋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

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濟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已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岳公正曰天雖生才才者未必成君子則力學以成之未嘗以已而負天世實須才才者未必用君子則委時以待之未嘗因天而遺已

劉下功曰常人以嗜慾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

省心銓要云誠無悔恕無怨和無讎忍無辱

呂涇野曰人能反已則四通八達皆坦途也若常以責人爲心則舉足皆荆棘矣

鼂氏客語曰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闒茸爲寬大胥失之矣

張繹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靜正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

黃山谷與洪龜父書云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己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語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交其所教試反己而思之若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

許魯齋應召赴都日道謁劉靜修先生靜修言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速乎許荅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後至元中徵靜修至以爲賛善大夫未幾辭去乃召爲翰林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靜修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後做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若安伏得罪過方有尚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王端毅公既貴顯而食不兼味每當下箸時必嗟歎
再三曰范文正公每食必稱事我今日幹何事來
而食此邪

王陽明云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
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
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

薛文清公曰人未己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
可急與之合

薛文清公曰所見既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
而易吾之自信

何之子云仲尼以責己之心責跖也跖怨之乎曰然
仲尼以愛己之心愛跖也跖喜之乎曰否是故責
人愛人者必量彼己而後可

何之子云急名者思以得名始也必勉露其長幸名
者思以完名終也必曲護其短

王浚川云今之人行有害於義理則安然處之而不
悔事有損於富貴則終日戚戚而不樂

王雲鳳上揚太宰書云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

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之私情可畧也天下指示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貴極富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

何之子云益不益損之爲益榮不榮辱之爲榮得不得失之爲得伸不伸屈之爲伸予不予奪之爲予通不通塞之爲通蓋順而逆伏逆而順萌屏逆之伏迎順之萌何思何慮而常處其中故以不損爲益以不辱爲榮以不失爲得以不屈爲伸以不奪爲予以不塞爲通沇沇而冲冲惟日可以融融

薛文清公曰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薛文清公曰求在外者未可必求在內者必可得未可必者一聽於天必可得者當責之己

司馬温公我箴曰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

行以銷人之鄙我定靜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汚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切須弗始於我凡事無但知私於我聖人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何坦曰夙興夜寐所思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煖衣怡然自得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

胡敬齋云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已何益

胡敬齋云人作差了事須省察悔悟以速改之不可因循含糊若能省察悔悟以改之則後事尚可少過若不悔改則終身學不長而過失愈多也

呂涇野先生曰三過而不改者是爲玩過三禍而不懼者是爲樂禍斯其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薛文清公曰順理而行則直而易逆理而行則曲而難

薛文清公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

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卽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嘗書以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

伊川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自家身與心已先不好了

東廓子謂其門人曰子知仁義之爲稻粱利欲之爲酖毒矣乎曰知之曰子之於仁義能如稻粱而時食之乎曰好焉而未能恒也曰子之於利欲能如酖毒望而避之乎曰惡焉而未能去也若是則子尚未能致其知矣

蔡虛齋云勸君莫着半點私但着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温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狡童

郁離子云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爲耶方且愧懼之不暇何敢誇人果當爲耶則亦饑食渴飲之常耳何足誇人舜之孝禹之功臯陶之謨稷契之忠夷

齊之清孔孟之學冠萬世而絕出者其實皆人之所當爲也郎今之居官者以廉爲異衆不知士大夫之廉猶女之潔乃居官之本分耳如鳥能善鳴而號於人曰我能鳴焉可乎

畢皐錄云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又曰明鏡所以見形往古所以知今賈誼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今已事可知也前車覆後車誡今轍迹可見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京房曰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杜牧之曰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嗚呼戒之哉

省克錄云榮與辱相倚伏得與失相勝負成與敗相循環古今未有榮而無辱得而無失成而無敗之理雖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處之不以道則纖毫之寵必搖而一噬之辱必對矣故君子於外物重輕皆所不恤顧其在我者何如爾自昔大聖大賢不幸橫罹禍患恬然不易其素者灼見乎此而已矣

王陽明云吾人一日閒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覺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爲淡然無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以上人

晉學申諭云臨川聶東軒先生大年著座右銘杭州鄭桌庵先生瑆夫著自警箴詞理俱到可追昔賢聶銘云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已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撝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臧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善則遊君子之域爲惡必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防豈若常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鄭箴云勿自足自足

自畫勿多言多言多失勿晏安晏安氣惰勿玩物玩物志溺勿爲詭異以沽虛名勿傾細行以累大德勿親損友而遠益友勿作無益而害有益勿苟安於近小當志乎遠大之事勿欣戚於窮通當盡其在己之實顧以七年之病而求艾於三年詎可一日之暴而寒之以十日聖學邈如汪洋流光疾如過隙揭斯語於齋居用警勉乎朝夕

積善章第十五

荀子曰見善修焉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

列子云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荀子曰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石濆子曰天之休咎也善惡恒以類徵世之否泰也災祥必有先見

董子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

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秦漢文云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

左傳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

齊丘子曰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好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智不遠文綺麗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文子云積德爲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

說林云積善之家猶之腴田沃壤也雖有不昌焉者鮮矣積不善之家猶之磽田瘠壠也雖有昌焉者亦鮮矣

胡氏集云十室之邑萬家之聚其富與貴馳騁一時者何可勝數然要其歸竟無片善寸長之可述以與鳥獸草木同腐滅而澌盡者皆是也又惡足道哉

海樵子云富而不能賑貧貴而不能薦賢奚以富貴

爲哉

莊子云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

新序云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力勝貧謹勝禍愼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禍

唐高郢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

說林云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故君子之爲善也不能使福必來其不爲非也不能使禍必不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

劉子驥盛德素爲當時所推百里外有孤嫗病將死語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子驥親往候之值終爲治棺殯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

顧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因患而積財孰若無財而無患皆名言也

倪元鎮自先世以來代雄於貲元鎮厭棄紛華清修好義其師龔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沒爲制服執喪營葬務致誠慤當世稱之

賈子曰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弗改謂之惑故狂與惑者聖人之戒而君子之愧也聞善而行之如争聞惡而改之如讐然後菑可離福可保

楊龜山云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乎是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鼎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孰肯有爲不善者耶

顔子云善以自益惡以自損故君子務其益以防損非以求名且以遠辱

真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雪民酷吏周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一心如此聽命於天若依此行天必降福饒一着添子孫之福壽退一步免隙駒之易過忍一言免駟馬之難追息一怒養身心之精神谷神讃曰誠哉斯言謹守

行之福祐自天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蹷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

司馬温公云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盡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盡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常久之計

揚子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也幾於怪予曰害盈福謙鬼神所司高明氣焰之家其惡易盈鬼寔瞰之善則降之百祥惡則降之百殃此感應自然之理無足怪者雖然必瞰於室何也予曰凡欺天罔人之惡多萌於暗室之中謂人莫我知也不知冥鑒孔昭恒在茲哉

應驗錄云凡人有勢不可倚盡有福不可享盡貧困

不可欺盡此三者乃天地循環週而復始故行善者福雖未至禍自遠矣行惡者禍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損人利已切宜戒之

感應篇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所以人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人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宋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瘧於大寒大熱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競爲善事虛度流光良可惜也

虞詡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媿所悔者爲朝歌長殺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添一人獲罪於天也

鶴林玉露云有人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傳曰言悖而出者

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箕亙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箕乎

續自警編云作德日休爲善最樂黄山谷嘗手書此八大字以訓示子孫人見其字皆珍襲之夫山谷去今世遠矣而世人得其手墨者殊加寶玩豈非賢人之立德足爲千百世之矜式邪

樂善錄云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人惟起居飲食日順其常福莫大焉昧者不悟其爲福而徒歆慕名利不知名利外物也顧可常哉

感應篇云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道德經曰良賈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人苟有所長自當雍容涵養益加韜晦方可成德所謂闇然而日章也彼輕躁淺露之人每矜誇已長暴露於外卒之的然而日亡則何益矣

樵談云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獨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横浦語錄云勉彊爲善勝於因循爲惡

呂涇野先生曰見善而不惡則或有爲之之時矣見善而惡則無爲之之時矣見惡而不好則或有去之之時矣見惡而好則無去之之時矣故君子以取初心焉

尤西川曰聖人通天下爲一身其於爲善曰位天地育萬物其戒爲惡曰禍天下及後世不以一人一時論也

太祖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善惡感召有不得其常者

上曰爲惡或免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則聽於天彼爲善無福爲惡無禍者特時未至耳

薛文清公曰人爲不善者將以欺天而天不可欺將以欺人而人不可欺曷若不爲之愈也

廣筆疇云小人不知天命窘則濫矣其心必曰爲善未必得福爲惡未必得禍殊不知天數乘除亦蚤有定但報應有其時矣古人有言曰天定亦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雖然自古爲惡未有不報之理不歸其身必歸其子孫

尤西川曰善惡禍福之辨不可勝窮然其近而易知者善則心安心安福之源也不善則心必不安心不安禍之源也天下事皆起於心善惡禍福之理宜於此求之

薛文清公曰一念之善景星慶云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楊文貞或問公平日所行曰不能爲善亦不爲惡其存心不問物我見人有樂如己之樂見人有憂如己之憂

呂涇野先生曰求安莫如治病求善莫如治過病去則體安過去則行善

省約三書云聖賢不能無過況人非聖賢安得每事盡善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己之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辯絶往來而起爭訟者多矣

賓退錄云欲爲君子非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立見其爲小人故曰終身爲善不足一旦爲惡

有餘吾輩其念之哉

崔子玉云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彊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多恒久恒久自芬芳

郗東郭云問邑之貴則數高位者以對問邑之富則數積財者以對問邑之人物則數修德勵行濟世範俗者以對而富與貴不齒焉故肆志一時者爲軒鶴爲牢豕尚友千古者爲景星爲喬嶽

愚得云積善如挑土築臺非一簣可成凡陰騭方便之事每日隨吾見聞所及力量所能者卽傾心爲之日久所積自多天地鬼神亦必默祐若暗計害人自爲得計而不知損心滅理甚矣況冥冥之中自有報應能不畏乎

王陽明云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

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殞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王陽明云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薛文清曰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極有益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夜餘在辰州府分司聽至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廣筆疇云客有問於予曰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信乎余曰兩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則無難也順境者人易縱之時也縱之不已則天奪其魄逆境者動每有悔之時也悔之痛切則天佑之是故處順境而知懼遇逆境而知憂則禍患不能及焉

宋潛溪歸田日銘於楹曰積高山之善尚未爲君子

貪緣毫之利便陷於小人

安分章第十六

玄符子曰甚哉世之衰也莫親於父子而以失業相怨莫懿於兄弟而以氣勢交陵莫昵於妻妾而以豐約爲悲歡莫狎於奴僕而以盛衰爲向背又何駔儈之足云

肩吾問于叔孫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耶忘乎我在我耶忘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老子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范雎曰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

列子云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鹿裘帶索鼓琴而歌

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左傳云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莊子曰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風俗通云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然時有壅滯語云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温進其茙菽有稻粱之

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其貧也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

文子云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墜各以所好反自爲禍士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

韓詩外傳云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

韓詩外傳云安命養性者不待委積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

楊朱曰生民云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

無能子曰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失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心一也

李克曰卑不謀尊踈不謀戚

呂氏春秋云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室家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愼子曰一兔在野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兔在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分定而已矣

說林云嚴君平賣卜成都有富人羅冲與之善問曰何故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繆矣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未

明而興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餘錢尚有數百積塵盈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冲大慚退而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終其身亦不仕玄寘子曰君平之論有餘不足旨哉其言之也不足而自足乃其所以爲足也足而不自足乃其所以爲不足也故披裘負薪而不拾道傍之金枵腹行丐而不食嗟來之食此不足而足者也季氏損公室以益私家董卓治郿塢以實寶貨此足而不足者也君平以百錢自足誠高矣乃若聞勞逸之諭而遽絕仕進之心羅冲亦賢矣哉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

顏蠋齊人戰國時隱居不仕嘗言有處窮方其藥有四味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東坡云若此可謂巧於處窮矣

道德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世之

人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猶以爲不足不知鶉衣緼袍者固自若食不過滿腹羅萬錢之珍猶以爲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墻猶以爲不足不知繩樞甕牖者固自安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箸猶以爲不足不知汚尊坏飲者固自適惟其不足是以心之放僻意之奔馳無所不至以有限之年濟無厭之欲何時足耶歲月易邁往迷不復死而後已悲夫

小隱書云後漢向子平潛隱於家安貧樂道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爾敬虛子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山林一種逸味細細咀嚼方覺美出若對世俗人言之鮮有不嗤笑者

龍門子云晉人有終胥氏阨於貧窶無斗儲身無完衣與其妻謀曰古語有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予安得獨死貧乎予將貨百金而學賈焉其婦悅而聽之終胥氏去三年所向輒不利其憔悴益甚楚人有芈熊氏好使氣凌踐同

類衆譁然弗從共起而折辱之芊熊氏恚曰彼非能辱我也辱吾之無勢爾淮陰起於亡虜絳侯出於織薄樊將軍興於屠狗古今若是者何可勝數予何以異彼哉彼能而我不能愧也於是瀝觴自誓曰所不能取金印如斗大者有如是酒言巳拂衣徑去徧詣五侯之家無見禮者如是者亦三年流離困頓愈有所不堪一日會終胥氏於逆旅各言其故相與流涕不止逆旅主人惟而問之二人以實對逆旅主人又覆譬曉終不悟乃謂之曰南山之陰有白鹿先生者能於物理推見至隱盍往質之乎二人者收涕而往且歷陳艱苦之狀白鹿先生笑曰嘻何子愚之甚也乎不見大駔之家乎塊視金寶布視綺繡穹房邃館凄竹和絡自謂可以傳無窮身死肉未寒子孫巳有操瓢而乞者矣又不見權貴人之門乎金章焜煌紫綬赫赩喑啞叱咤可使山岳震盪海水起立曾未幾何一跌而赤其族矣嘻何子愚之甚也且子身有至寶乃反不自知乎二人相顧駭曰何謂也曰範圍至道妙

契天符初無聲臭不分遠近非至寶與其博無際其厚無涯其高無上其深無下非至寶與函天包地載陰負陽日月同明鬼神同妙非至寶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終古特立不遷不變非至寶與二人欣然笑曰吾二人寐方覺矣於是如獲萬金之資上公之爵而歸

左傳云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於其舊惠伯曰天殆富惡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之富謂之賞惡人之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

龍門子云大駔鄘氏初家貧甚偶獲錢一千詣市門以鬻蔬爲事海賈見其巧給俾操舟海上久之分母錢與之俾商林邑扶南間而中析其利又久之犀象玳瑁香藥金翠珠貝之屬充牣左右又久之富遂與海賈齊被花帽文繡衣置麗姬十人朝夕擫管彈絲以爲樂又久之遂盡挈貨寶東歸將泊岸鄘先登問家有無一夜颶風作舟盡覆無遺者鄘視纏腰者僅一千錢獨存鄘號痛欲絕龍門子往譬之曰汝向以千錢行今以千錢返無所失矣

又何以痛爲汝以寶貨爲可恒有物哉

呂祖謙曰天之生物自蘖而條自華而實特造化之小者耳霜焉雪焉勁烈刻厲剪孼其枝葉剝傷其膚理然後反膏收液欝節磅礴發而爲陽春之滋榮此天之大造化也必有大凋落然後有大發生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

李樂云順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逐物而失身迫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鷃峯子曰余觀夫世之人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富於貨貲者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必歸愚夫陸氏曰梅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可得而兼者矣

廣筆疇云世事不可執一而觀要隨時詳審可也彼貴則此賤彼賤則此貴循環往來恒無定勢然古人言富貴者倘來之物也往來係於冥冥之中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世之人憂貧賤如狼虎慕富貴如芻豢曲計巧心務要去此而留彼噫遑遑汲汲

是徒然耳殊爲造物者笑

省約三書云不妄求則心安不妄作則身安身心既安樂在其中矣

橫浦語錄云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愧吾錄云人心不知自足少則圖眼前之利老則圖身後之名有名有利矣而又圖世外之壽此心無時而已也可謂不知足之甚

張茂先曰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

宋謙父作驀山溪一詞乃自述意也詞云壺山居士未老心先懶愛學道人家辦竹几蒲團茗椀青山可買小結屋三間開一逕俯清溪修竹栽教滿客來便請隨分家常飯若肯小留連更薄酒三盃兩盞吟詩度曲風月任招呼身外事不關心自有天公管

鼂文公曰恣口腹者神仙目之爲啄腐吞腥佞富貴者高士比之以吮癰舐痔

省心銓要曰食能止飢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

貪

東萊博議云朝而趍市駢肩相摩暮而過市掉臂不顧非朝貪而暮廉也朝有所求而暮無所求也一兔在野百人逐之積金在市過而不顧非前爭而後遜也前則未定而後則已定也彼爲治者在上古則恬靜在後世則奔競豈性情之頓殊哉古之爵祿不可求而今之爵祿有可求也古之爵祿有定而今之爵祿無定也

李延平嘗曰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

蘇軾曰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

僧晦翁詩曰鵲噪未爲吉鴉鳴豈是凶人間禍與福不在鳥音中其二曰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其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爲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其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雅述云能知富貴功業非吾身之常愛憎哀樂皆外

感之跡則泰宇靜定隨處皆足自修而聽於天者在其中矣

廣筆疇云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爲我求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爲我求福矣

方孝孺曰才可謀人而不可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天也

何大復曰世宦弗若世德世宦之家多微世德之家多振世宦者富貴而損志世德者禮義而有恒也

何之子云賈奇者千重不償則嗔操輕者務遠中止則怒持檝者涉江湖登之太山也則大拂貨賤者走閭閻而不過王侯之門治帶笏者遊公卿而不入處士之里矣人函人親武弁而不登章句之堂物有所當時有所宜辰玉暮土彼主此奴類也夫

何之子云當盛夏而談沍寒惟知有暑而已弗能辭乎葛也當隆冬而談縟暑惟知有寒而已弗能解乎裘也顧人之經寒暑豈不熟哉然則富貴而忘貧賤平居而忘患難也無怪矣

何之子云以用貴以不用賤顧貴賤無常用不用惟時時饑粟貴而珠賤渴則水貴而玉賤珠玉何常貴

武功康已庵狀元海之父也以貢入太學與時不合歸而感悟爲說曰夫人以形骸處天壤其速絶若飄風也予行年五十有四矣吾日以思功名之會是益速絶而已夫孩提於斑白期甚遠今忽忽若瞬息卽能至百歲玫少半耳京生有言孰易如葦孰化如爕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常安逸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傷功名之不立也夫功名於身至疏也古之人以死效此者以功名萬世不與物朽至厚其身也今不得之功名又因以勞費心體是非喜生之道耳故曰百人射招無弗中矣百物誘生無弗傷矣夫乃今於吾可以已矣乃遂自號已庵

橫浦語錄云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

新知錄云大凡人遭困厄失意時當反顧回思不然

便齬齟不堪矣唐王獻作解招君怨詞云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衹是宮中一舞人會此意可以處窮矣黃山谷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出宿於城南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所盖障市聲喧聵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桑使不入仕途則田中廬舍自當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山谷之見可謂達矣

敬虛子曰楊慈湖遺書云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又曰凡有家者或棟宇可居穀粟可食園蔬足用已屬於富惜人不知是以得知足之樂者甚鮮予謂人惟鮮得知足之樂所以只忙迫一場便休不知自苦孰甚焉達觀者若能遣去此苦則可自由自在矣夫自由自在本生人無上之快事而世皆迷而不悟哀哉

南溪詩話云富貴於人造物所靳人至晚景得富貴者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之所不足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

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

此二詩使人凄然吁可戒哉

東坡醉書云俚語有可採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佚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耐富貴安佚忍癢真有道之士也

蘇東坡云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然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不死與不朽者又安足云云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注玉盃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蓆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

耿楚侗云俗情濃釅處淡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苦惱處奈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方見學識超越處也譽而喜毀而慍利則競害則撓汨汨然役於物而不悟囿於俗而不知自振吾恥之

邵康節詩曰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閒雖居人世上却是出入閒此語可爲知進不知退者之戒

雪亭雜言云南都守備某者嘗建玉皇閣於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守備奪人玉絛環價值數鎰乃給之曰玉皇好繫玉絛環守備卽獻之方士幷丹攝竊之而去有滑稽作詩刺之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絛環

許氏家藏云嘗觀古人有云目所可見者謾爾經營目所不及見者不須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之語也胸中何如寬泰

畜德錄云劉東山公大夏當發戍氊帽布袍途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人莫不加禮不欲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役耶被甲執鋭與諸卒無異人莫不嘆服

淑世談藪卷之三終

淑世談藪 丁

淑世談藪卷之四

新安劉光景澤甫輯

國家圖書館藏

齊家章第十七

朱文公曰有公家之政有私家之政士君子修一家之政非求富盖之也植德而已爾積善而已爾父子欲其慈孝兄弟欲其友弟夫婦欲其敬順宗族欲其和睦門闌欲其清白帷簿欲其潔修男子欲其知書女子欲其習業姻婭欲其擇偶婚嫁欲其及時祭祀欲其豊潔用度欲其儉節墳墓欲其有

3426417 v.4

宇鄉井欲其重遷先業欲其不壞農桑欲其知務賦稅欲其及期私負欲其知償私恩欲其知報私怨欲其不逞私忿欲其不蓄親戚欲其往來賓客欲其延接里閈欲其相歡故舊欲其相親交友欲其必擇行止欲其必謹事上欲其無諂待下欲其無傲公門欲其無擾訟庭欲其勿臨非法欲其勿爲危事欲其勿預官長欲其必敬桑梓欲其必恭有無欲其相通凶荒欲其相濟患難欲其相恤疾病欲其相扶喪葬欲其相哀喜慶欲其相賀臨財欲其無苟見利欲其無爭交易欲其廉平施與欲其均一吉凶欲其知變憂樂欲其知時內外欲其相諧忿恚欲其含忍過惡欲其隱諱嫌疑欲其知避醜穢欲其不談奴婢欲其整齊出納欲其清白嬉玩欲其有節飲酒欲其不亂服飾欲其無侈器用欲其無華廬舍欲其葺修庭宇欲其灑掃文籍欲其無毀門壁欲其勿污鞭笞欲其不苛賞罰欲其必當如是而行之則家政修明內外無怨上天降祥子孫吉昌移之於官則一官之政修移之於

國與天下則國與天下之政理嗚呼有官君子其可不修一家之政乎家政不修其可語國與天下之事乎

愚得云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方好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脉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者矣

顏氏家訓曰人之愛子多不能均自古及今弊也久矣不知賢俊者固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明鑑也

蒙南鄉約云家法嚴明風化所關惟分義不明閨門無度讒間日生而恩義睽矣人能正身修德以爲一家表儀父子必親兄弟必讓夫婦必和莊慈行於僕御防範嚴於內外勿事偏聽勿私寵惠教戒

慫慂使一家皆得其所斯善矣

袁氏世範云父之兄弟謂之伯叔父其妻謂之伯叔母服制減於父母一等蓋以其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者亦以其奉承報効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遠故幼無父母者苟有叔伯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而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先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尚有因其無父母而兼併財產百端侵害者何以責猶子之孝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如讐讐矣

袁氏世範云父母於諸子中有猶貧者往往念之常加矜恤飲食衣服之類或有所私厚子之富者如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生怨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心於我矣

東谷贅言云嘗觀孝弟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

之家勢利争奪之私勝也

温公家範云頃見一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最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晝則佩鑰於身夜則置鑰枕下病甚將絶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笥取其財其人後蘇求鑰不得憤怒而卒子孫相與争匿其財遂致鬬訟雖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訐於公庭以争嫁資爲鄉黨笑蓋由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夫生生之資固人所不能無然勿求多餘多餘鮮不爲累矣使其子孫果賢耶豈蔬糲布褐不能自營至死於道路乎若其不賢耶雖積金滿堂奚益哉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愚之甚也

唐中書令崔元暐初爲庫部員外郎母盧氏戒之曰吾聞辛玄馭云兒子從官者貧乏不能自給此是好消息若財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常重其言比見仕宦者多以金帛獻遺父母父母但知忻悅不問金帛所從來若以非道得之此乃爲盗而未發者安得不憂而更喜乎汝今坐食俸祿

苟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吾雖食不下咽也玄暐卒以廉謹著名

温公家範云漢太子太傅疏廣乞骸骨歸鄉里天子賜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日令家具設酒食請宗族故舊賓客相與娛樂金費且盡或勸廣買田宅以遺子孫者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羸餘但教子孫怠惰爾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

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温公家範云夫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爲先禮男女不雜坐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房玄齡治家有法度嘗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聖賢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日留意於

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

自警編云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漢王吉之子駿爲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卒親故勸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其本心哉予觀今之繼娶者慘酷孤遺離間骨肉以

致七人之家者比比皆然古昔賢哲所以不再娶者其有見於是歟

富鄭公致仕後清心學道獨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塵史云鄭公治家嚴整子舍女僕並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如也

唐語林曰崔刑部李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來晟曰何事女對曰大

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遽遣走擔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請教訓子

顏之推曰嬰稚識人顏色便加教誨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飲食運爲恣其所欲宜戒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方復制之箠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長成終爲敗德諺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誠哉斯語

陳文惠父秦國公三子長曰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節度使皆舉進士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三子侍立左右坐客蹙蹜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爲法而以陳氏爲榮

陸九齡幼頴悟端重性行周謹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賓客之事各有主者閫門百口

男女各供其職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悌焉

范仲宣公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幃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陳堯咨善射自號小由基守荊南回其母馮氏問之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堯咨善射無不歎服母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温公家範云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可不慎歟爲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順二曰清潔三曰不妬四曰儉約五曰恭謹六曰勤勞夫天也妻地也夫陽也妻陰也天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陽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故婦人專以貞順爲德不以強辯爲美也鄙諺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

温公家範云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衣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鄭氏曰諸婦必須安詳恭敬奉姑舅以孝事丈夫以禮待娣姒以和無故不出中門夜行必以燭若其媟言無恥干與閫外事者當罰拜以媿之婬狎者屛放之妬忌長舌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則責之責之不悛則出之

姚儒曰禮云禮始於謹夫婦中庸曰君子造端乎夫婦故夫婦也者父子兄弟所由生也古人閨門謹嚴若朝廷夫婦相敬如賓客所以家道正而子孫賢者以此若陰陽無別剛柔不分則記所謂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王一泉云妻妾之分有如冠屨無序則不和啓寵則納侮處之而兩無所怨非知道達權者不能也

胡敬齋公家居日以悦親爲事父病劇嘗糞不異古人篤宗族訓子姪不倦執親之喪哭踊骨立非扶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祠堂四時月朔之祭悉遵古禮

輟耕錄云尼姑道姑卦姑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家有此必爲奸盜之招故比之三刑六害

易家人彖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趙氏曰父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君焉蓋母之不嚴家之蠱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乖內外之別嫚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自心先生曰立身之道內剛外柔正家之道上遜下穆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公不可以馭下

齊家要約云世之立後者有愛人之子弟而立之者有利人之財產而自請爲後者皆非立後之義也

房分有親疎班次有大小甚不可苟且爲也一或苟焉則一房繼立各房妬忌爭訟不已禍及孀婦玷辱甚矣自今繼立者當以義爲主長子不立孤子不立他姓之子不立仝母兄弟之子則立之如無則或堂或從或五服外班同則以親親同則以序立嗣之日告於祠堂聞於家族咸知爲吾之後以己之家產傳之本宗毋得睬爲絕支妄起爭端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當竭力以事所繼父母生事葬祭一於禮而不苟苟只圖承繼利人之有仍厚其所生父母而薄於所繼者以不孝論

孝親章第十八

家語云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如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

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蒙南鄉約云父母者子之天地也子若欺瞞父母卽欺瞞其天地褻慢父母卽褻慢其天地莫大之罪也故曰敬父如天敬母如地汝之子孫亦復如是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之答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

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史記云鄭莊公遷其母于城潁誓言曰不至黃泉不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有獻于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柰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于是遂從之見母

閔損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嫉損所生子衣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察知之欲遣後妻損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単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悔遂成慈母

西山真氏曰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心也

一庵問録云父母不道不能正將何以處曰只要盡得力之所可爲若到不可爲處便堯舜其猶病諸只怕其間不能竭得可爲之力須反觀密察方可

韓琦諫英宗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比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

曹氏曰諸子當先意承顔諭父母於道不幸而父母有過又當從容諫諍必置於無過之地而後已茍視親有過而不諫與用言相激而不恤大非孝也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太夫人年高頗慮其得疾賈存道以詩勸之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

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公起謝之自是終身未嘗至醉

韓文云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云父兮兒寒母兮兒饑兒罪當笞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饑何食兒行於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而寧不悲

唐語林曰韓皐家自黄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於僕人之手歸則別置于卧內一榻以示敬慎

唐語林曰王咸少監舊族之後少入仕遭喪服除數年不飲食酒肉後因會聚人勸勉之咸捧肉欲啗淚下盈盤竟不食而離席一坐爲慘怛後有人傳於獨孤公者慕其獨行遂聘其女

唐語林曰路相隨幼孤其母問汝識汝父否曰不識母曰正如汝面也隨號絶久之終身不照鏡李衛公慕其淳素篤行結爲親家以女適路氏

徐積三歲失父日匍匐求之甚哀以父名石遇石不

踐毋終三年衰號晨昏起居饋食如生朝廷賜粟帛後舉進士諡節孝

蘇頌字子容知婺州泝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衆以爲誠孝所感

楊斛山授御史一載餘欲告歸侍養其友止之曰御史三載例有勑贈之榮寧不少待公曰菽水之懽天性之愛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吾志决矣

韓伯俞梁人嘗有過毋笞之泣毋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笞常痛今毋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吳悏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其子祐年十二諫曰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謹悏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陶士行侃每飲酒有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洪源勸更少進士行悽然曰年少時常有酒失慈毋見約故不敢過

潘懷字景進壬辰兵亂懷父希古被寇縛索資貨露刄脅之懷爭前曰貧家無所有有則資給不重於父乎將軍必欲逞怒懷請代父寇試之卽引頸遂併釋之後被薦入官

馮瑔慈谿人父高年失明病在牀蓐凡十五年瑔事之惟謹家素貧每食必備甘旨里人王鐸素重瑔延之家塾每有珍味瑔輙不食鐸覺之必先餽其父然後饌瑔瑔始食父有老婢臥病爲奉湯藥如事所生或訶之瑔曰吾父存日賴其周旋忘之是忘吾父吾豈忍知縣貫奭雅重其行欲訴以聞瑔曰此子行之常若以希褒錫是市名也力辭

史鉞云仲由少貧爲親負米百里及貴曰欲爲親負米不可得也

史鉞云郭巨貧而母老子常分母食巨埋其兒三尺得黃金一釜云天賜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史鉞云董永家貧養父傭工父死就主人賣身錢一萬營塋道遇一婦求配詣主家織縑三百匹償訖婦辭曰我織女也天助君償債爾

史鉞云張禮母老歲荒遇盜欲殺之禮乞具母膳就死弟爭代兄盜舍之遺以盐米

史鉞云張士嚴父疾須鯉魚冬月有獺銜魚至父喪廬墓虎狼馴伏

史鉞云朱壽昌七歲失母刺血寫經五十年求之復得母喪泣幾喪明

彭濟物少慷慨有志節初會試時前二塲文論皆得意忽得家報言母太夫人劇病即束裝歸朋輩咸勸其留終塲必取高第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孰重耶遂行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人稱其孝

劉文和居家至孝母歿廬墓三載事其父誠敬尤篤父歿亦廬墓因致疾遂不起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嘉靖初言官聞於　上賜額曰昭賢有司歲祭御撰祭文有曰忠裡于國孝表于鄉爲一代名臣云

司業劉崧丙寅應天鄉試報捷至公適自田中摘栗歸悵然泣下曰忝二親何

晉範喬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太平御覽云原穀有祖年老父母厭憎欲弃之穀年十五諫不從作輿舁祖弃之于野穀隨收輿歸父曰爾何收此凶具穀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具是以收之父感動乃載祖歸養

自警編云忠孝本非二事孔子曰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忠與孝豈二事哉要之忠以孝爲本未有孝而不忠者古人謂孝立則忠遂可謂能識聖賢之心

温公家範云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盗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至於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隣里有急尚

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

餘冬錄云慈烏反哺彼不顧父母之養者烏之罪人也青鵞愛子忘親彼孝衰於妻子者未羽之鵞也

愚得云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然世有不孝之子而未嘗受不孝之刑者只因父母之心本於慈愛子孫悖慢不欲聞之官司爾富貴者恐貽羞門户貧賤者亦望其反哺而曲加含忍容隱故不孝者或免於刑然父母吞聲飲恨之際不覺怨氣所感是以世之不孝者或斃於雷或死於疫或後世必至衰微蓋王法可幸免天刑終不可逃人可不惕然省乎

李賓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畧不少怠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邉聯句或對奕則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翁猶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此爲人子者所當傚也

林蔀齋性至孝事母益謹或有疾則親調湯藥不敢

離左右及母歿家雖貧薄而殯殮葬祭一於禮而不苟每痛二親不逮養語及必悽愴終日

林公鶚母程淑人性嚴終日侍立稍不當意則跪請移時雖終夜不敢離左右家有大小事必咨起後行母始娠爲嫡母所妬百計墜之不能既而父懼害寄養於所親某教諭移至蘇學稍長卽勵志經史後舉進士迎養其所生父母於京師及守蘇郡母令夜陳其日所行事或有過輒笞之故公得以賢能稱

郭威襄孝友仁恕恭儉誠實出于天性母夫人嘗疾篤懸身燈告天求以身代疾遂愈人謂公孝感所致後母卒公廬墓晝夜號泣不絕卧寢于地致瘠日甚一夕夢母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傷生汝固純孝惟竭忠報國爲父母光墓不必廬也公感悟歸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

呂涇野父渭陽公病公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盡白渭陽公卒公哀毁嘔血先是宋淅人權厝城東至是磨擴失一指公號天

痛泣乃復得之遂合葬時大雨如注公徒跣擗踊泥中皆感泣稱孝

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叔異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飯食郁常抱持啼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爲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字君仲有至孝之心少喪父奉養母井口之物不敢先嘗母至婚家因飲酒變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嗽之

吳志曰陸績字公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因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何乃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荅曰欲歸遺母術奇之

蕭廣濟孝子傳曰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稱後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太竹筩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婦出乃見筩橫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壻所寄熟而進之聞者嘆駭

陳白沙先生事太夫人甚謹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

不食食且不茸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愛子慕惟日不足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昺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比行時不別太夫人欲傚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曰吾弟爲人子吾獨不爲人子乎兄弟泣爭義感行路太夫人歿以七十年之孤子居九十年之母喪哭擗食素一如先王之禮太夫人老耋康強如壯先生以古希年顧多病嘗慮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遺太夫人終故自太夫人七十年之後也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于天曰願某後母死也後喪太夫人服闋絕不衣錦繡曰向者爲親娛耳

知府周公濟父禮遠涉江湖間公既冠入郡庠爲弟子員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踈之語愀然不樂曰父在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即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閩適遘疾已危一見公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

鄉薦

敬兄友弟章第十九

愚得云兄弟同受形於父母雖生有先後其初只是一人之身所謂骨肉至親也人惟不明此理故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猶胡越居雖同室迹若路人不知薄兄弟卽是薄吾父母矣可嘆可嘆

愚得云人家兄弟不和多因爭財産之小利溺婦女之私愛爾不知財産乃身外餘物婦女乃異姓相聚終不如我兄弟至親後漢薛包好學篤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頹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産輒復賑給隋牛弘爲吏部尚書弟弼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惟答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如二人者彼於兄弟之愛豈財産婦女所能奪也

齊家要約云兄弟一體而分若手足然相親相愛宜無過是世之人或貧富貴賤賢愚相形遂生妬忌或聽婦言或爭田地或競財帛或因父母偏愛或因兄弟蚤亡或因子姪暴戾彼此懷懟互相毆傷閱墻變作興訟不休子孫世爲寇讐良可哀也各族當念同氣之親篤相好之愛富由耕來貴由讀來賢由習來無容嫉妬爲也婦人之言切不可聽毋間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土財帛曲從親意撫恤伶仃子姪之不才則教訓之安常則數燕會禦侮則協心力父產均分不可倚長占幼恃強凌弱遇空乏則周之有過失則善道之至於妯娌之間務要和睦毋恃母家執豪欺壓儕輩毋多私蓄財產嗾夫分析毋肆嘴舌鋒毒釀成大變則內外和順家道其日昌矣

顏之推曰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群從踈薄群從踈薄則童僕爲讐敵矣如此則外侮紛至誰禦之哉

法昭禪師兄弟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

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

蒙南鄉約云世之人設樽俎會集賓客雖日費萬錢畧不掛意至於同胞兄弟分門析户視若秦越或因寸土尺地斗粟尺布争訟不已是誠何心哉

呂涇野云人家兄弟之不和皆起于婦人馬谿田詩曰小牕莫聽黃鸝語踏落荆花滿院飛甚切當

史記云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

我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王季

史記云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于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

節也札雖不材願附于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史記云衛宣公與太子伋取齊女未入室宣公見爲太子婦者好恱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宣公自以爲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子朔譏惡太子乃使太子伋于齊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併殺太子伋以報宣公

東觀記曰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也仁孝敦篤不好榮貴常勤身田農遭歲倉卒兵革並起人民餧餓相啖與兄俱出城採蔬爲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

漢書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司馬彪續漢書曰姜肱字伯維彭城廣戚人也肱兄弟三人皆以孝行著肱年最長與二弟仲季同被卧甚相親友

汝南記曰李充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易衣而出并日而食其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爲空自窮也充請呼諸隣

里室家相對前跪舉觴告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後漢書曰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爲鉅鹿太守臨郡終不遣吏歸鄉里妻子不到官舍常念兄嫂在家勤苦己獨尊樂故常服麄糲不食魚肉之味婦親蠶桑子躬耕與兄弟同苦樂不得自異鄉里慕其行化之

雪亭雜言云江州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焉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

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鄰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乃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各凄凉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惶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聚教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溢於言外

應驗錄云近世有一士人早失父母依於叔父產業俱叔父總理叔有七子一日叔謂姪曰吾當與汝析居姪曰如何析產叔曰分之爲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弟共一分當爲八分叔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析之纔十七歲預薦入京時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徧視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貢士咸斥術者曰汝何謬耶吾等皆大手筆久歷場屋

豈不如一乳臭兒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必積善所致及放榜果獨名餘皆不第

梁江陵王玄紹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髮濵面魁梧爲兵所圍二弟共抱各求代死解不可得遂并命

殷原善兄近仁與妻皆卒于官所遺三男一女原善撫如已出遂不娶年四十親友諷之娶原善泣曰兄嫂不幸皆早世遺孤纍纍使我娶而不賢則諸孤將安托哉且娶者以爲後也諸孤當有爲我後者娶復何益終身不娶

田真兄弟三人堂前有紫荊一株茂甚共議破之爲三未幾枯死真兄弟曰荊本同株因分析而摧悴况兄弟孔懷而可離乎相感復合荊亦復茂

史鉞云岑文本弟文昭多交輕薄太宗欲罪之文本曰母鍾愛此弟無此弟臣無母也帝恕之

范公鎮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

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

王魏公有弟傲不可訓一日冬至祠家廟列百壺于堂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魏公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弟感悟卒爲善

司馬温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唐語林曰李英公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粥火燃輒焚其鬚姊曰僕妾甚多何爲自苦若是勣曰豈爲無人耶顧姊年與勣皆老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野語云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栩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

初不敢當嫂卒與之而二子皆成立長曰栩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栩之子樵櫄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吾學編云元至正壬辰蘄黄妖寇犯龍泉章公溢與其從子孝仁避亂山中而孝仁爲賊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購求之及得公大喜賊帥問計於公公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

滅族事耶賊怒縶之柱以刃磨其脅曰不降且死公不爲屈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閒脫歸乃集里兵不旬日擊却之

教子弟章第二十

山谷訓子云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稺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絶足矣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更是佳事閫中村落有魏鄭公莊諸孫皆爲農張浮休過之留詩云兒童不識字耕種鄭公莊不仕則農無

可憾也但切不可迫於衣食爲市井小人事爾戒之

養正語錄云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于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

養正語錄云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才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

養正語錄云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

羅一峯寄子弟曰爲人祖宗父母者誰不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争光與山嶽争重與霄壤争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天祥輩是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汚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蔡京秦檜輩

豈祖宗父母之所願哉想其氣焰官爵富貴容止亦有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安在哉然則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爾

呂東萊云世之愛其子者坐之高堂食之芻豢足跡未嘗及門自以爲愛之至矣彼鄰人之父則不然使其子躡屩擔簦犯風雨冒霜雪以從師取友於千里之外伶仃顛頓雖道路之人莫不竊議其父之不慈也及觀其終則有一人焉不辨菽麥頑嚚無知問之何人也乃向之足跡未嘗及門者也有一人焉知類通達爲世名儒問之何人也乃向之顛頓數千里者也彼爲人父者將使其子無知爲愛耶將使其子有成爲愛耶雖甚愚者亦知所擇矣

顔氏家訓曰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才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謝或有喧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致温或世見躁競得者

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矣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得者焉可勝筭乎

余良弼教子詩云白髮無憑吾老矣青春不再汝知乎年將弱冠非童子學不成名豈丈夫幸有明牕并淨几何勞鑿壁與編蒲功成欲自殊頭角記取
韓公訓阿符

樵談云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

韓魏公尤知命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今余忝三公所倚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焉可誣哉

范公純仁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于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耳

袁氏訓云人之有子必使各有所業貧賤有業不至於饑寒富貴有業不至於爲非凡富貴之子弟躭

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矣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得者焉可勝筭乎

余良弼教子詩云白髮無憑吾老矣青春不再汝知乎年將弱冠非童子學不成名豈丈夫幸有明牕并淨几何勞鑿壁與編蒲功成欲自殊頭角記取韓公訓阿符

樵談云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

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

韓魏公尤知命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illegible]倚

落[illegible]行

[illegible]若

是耳

袁氏訓云人之有子必使各有所業貧賤有業不至於饑寒富貴有業不至於爲非凡富貴之子弟躭

劉楨　徐幹　阮瑀　吳質

王粲　陳琳　應瑒

異地應劉　異地應劉

酒色好博奕異衣服飾輿馬與群小爲伍以致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無業以度日遂起爲非之心小人賛其爲非則有哺啜錢財之利常乘間而賛成之子弟早宜省悟

石碏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柳玭戒子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猶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銜盃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子家子曰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至富莫蓋屋至窮莫賣田

王一泉云仕宦子弟讀書循禮謙己下人就是享福之器若再登高科膺顯仕家謂之世家臣謂之世臣在年誼謂之世講豈不美哉

王一泉云入其門聞誦讀之聲可以知其子之賢聞織紡之聲可以知其內之賢

王濼川勉子德業曰所存者必皆道義之心非道義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義之事非道義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

劉玄德戒子云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

駒陰冗記張總戎者善吟詩嘗作戒子一章人頗傳誦詩云銀燈剔盡自咨嗟富貴榮華有幾家紅日難消頭上雪黃金都是眼前花時來言語風行草運去田園水摶沙寄語兒曹須勉力各人尋箇活生涯

楊公子器嘗諭諸子曰若能孝弟勝于擢高科否則

雖中三元亦何用

張簡肅公悅有感于仕官子弟奢華乃詩云父兄勞于官子弟逸于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譁

静修先生云名家之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苟能勉焉自立而少異於衆人則皆得因緣馮藉以立事功苟爲不然在他人未必遽得貶斥而已爲清議所不容矣

事文類聚載戒子孫文云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嫉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

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袁氏訓云世事多更變乃天理如此世人往往見目前稍稍榮盛以爲此生無足慮不旋踵而破壞者多矣大抵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一變更只以三四十年前比論目前其成敗興衰何嘗有定勢世人無遠識見他人興進及有如意事則妬忌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則譏笑同居及同鄉人最多此患若知事無定勢如築墻之板或上或下或下或上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妬人笑人哉

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且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

柳玭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常

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續自警編云王陽明先生在廣西書示子姪正思等曰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我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市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已也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逮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麪雖賢者不免况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游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

續自警編云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作詩曉之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鑒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危從此始是非毁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籧篨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爲義氣爲人赴急難徃徃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慇懃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誇還爲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

憂畏深淵與薄氷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踪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急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爾

客座私祝云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辟不願狂燥惰慢之徒來此博

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耻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胡文定公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合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怠惰不度必嚬蹙曰流光可惜無爲小人之歸子弟或赴宴雖深夜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率以爲常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以德

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故不以詞色假借子弟與學者亦未嘗降遜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也

韋賢子玄成皆以明經位至丞相故鄒魯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各有條理侵晨擊鼓一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一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尋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切以爲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縶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己下可以陵轢故後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愚意以爲可且爲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

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
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于如此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于公公曰惟儉可以
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于座隅

劉玭爲縣令子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自食肉別
以蔬食贊曰肉食君祿也汝欲之則勤學以干祿
贊由是力學舉進士

史記云伯禽就封于魯周公戒曰我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

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
今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劉大夏教子讀書兼力農務嘗命督耕雨中曰習勤
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唐語林曰肅宗爲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
臑上顧太子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刃以餅
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大悅謂太
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柳公綽旦出小齋諸子皆晨省令執經史躬讀之乃

講論家法至人定歸寢諸子復昏定妻韓氏嚴肅儉約常以苦參熊膽爲丸令諸子永夜含之以資勤苦後子仲郢三爲大鎮以禮自守

呂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教諸子事事循蹈規矩希哲公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袍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坊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焦先生千之嚴毅方正正獻招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畧降辭色內則正獻與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希哲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

王端毅公家法甚嚴子孫雖孩提無敢嬉笑于側盛暑中有不着衣韈者亟使着之始容在左右六七

歲就令讀書寫字有不從教厲聲叱呵卽不喜嘗曰教爾曹讀書非一一爲利達計也正欲知道爲人底道理

蘇軾父官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輙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爲滂夫人許之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

陶侃爲縣吏嘗監魚池以一坩鮓遺母母封還責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爾

南雍劄記云楊文懿公示其子茂元曰見除目知汝預聞刑之選吾一喜一憂又一恨蓋近時進士多外補鮮得京職吾官京久矣汝今又幸京官父子相聚足樂此所以喜也凡刑官必須仁厚明斷而又夙夜勤慎無懈庶幾寡過否則縱有罪雪無辜災及於身家毒流於百姓此所以憂也吾幼嗜學欲以道德文章名世老而無成每念常自愧見汝少若頴悟一以聖賢之學誨汝冀汝長而成吾志揚吾不朽不意汝慵不力僅能取仕若在閑曹尚

可鞭策今官於彼將役役於案牘其暇學乎不學少文則異日雖或能建勳立業亦不過一俗吏爾吾既不能爲大儒汝又爲俗吏今雖暫容一時而竟澌泯於千百世之下與凡氓同此所以恨也不審汝有以解吾之憂而思釋吾之恨否

南晉顔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爲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權傾一朝延之嘗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胎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君子以爲名言

締婚姻章第二十一

文中子云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愚得云婚姻乃夙緣一定自不可改所遇貧富賢愚不一當隨分安之或嫌貧悔盟或恃強奪娶均於天理人情未安倘事質於官徇情曲斷是所成供案卽爲彼代作離書也最損陰騭必遭冥譴可不戒哉

陳白沙云凡男女婚嫁以時男子未及十六女子未及十四成婚者謂之先時男子二十五以上女子二十以上未成婚者謂之過時先時者夭過時者病皆不能順陰陽交際以保合太和也

王公達善曰貴族大姓有爲當不仁者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不爲其所及也

張晴湖烈文曰夫婦人倫之始聖王所重惟尚財而不論行取勢而不論年因之敗德蠹家離間骨肉者多矣人能思良婦爲起家之本務在配德勿援權門必求貞賢勿貪貨利苟得貧家勤慎之女彼必安貧守分孝親和家尤爲生福之源也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娶婦須遠求小姓使足生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蘭無根醴泉無源

司馬温公曰世俗好於襁褓童稚之時輕許爲婚亦有指腹爲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官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連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書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

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王吉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治化不明而民多夭

白居易議婚詩云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卽爲姝聲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趍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歛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湏臾綠窓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真

珠幾聞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坐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司馬温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取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

姑者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司馬温公曰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女者亦有既嫁而後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貨於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往往終爲讎讐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慼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婚姻有及於財者皆勿與爲婚姻可也

惇睦篇云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狠妬若嫁美婿萬一

不和卒爲其棄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母不審之罪也

惇睦篇云人之議親多要因親及親以示不相忘此最風俗好處然其間婦女無遠識多因相熟而相簡至於相忽遂至於相爭而不和反不若素不相識而驟議親者故凡因親議親最不可託熟闕其禮文又不可忘其本意極於責備則兩家周致無他患矣故有姪女嫁於姑家獨爲姑氏所惡甥女嫁與舅家獨爲舅妻所惡姨女嫁與姨家獨爲姨氏所惡皆由玩易於其初禮薄而怨生又有不審於其初之過也

惇睦篇云人之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婚姻大抵女欲得託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貴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乃可見若早議婚姻事無變易固爲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壻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狠戾不檢從其前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爲薄義而爭訟由之以興可不戒哉

惇睦篇云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閥閲之高資產之厚苟人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況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

韓憑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使舍人築青陵臺夫人作詩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柰何又曰鳥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遂自縊韓亦死王怒埋之宿夕木生墳有鴛鴦棲其上音聲感人化爲蝴蝶臺在開封府

晉劉寔妻卒華氏將以女妻寔弟智諫曰華家貪類必污門户寔辭不得已竟婚而生子夏寔爲大司農以夏犯罪免官

王義方爲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娶俄而徵薨王乃娶女人問其故曰初不欲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

劉廷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登第及歸則定婚女已雙瞽矣家又不振廷式捐日娶之生二子瞽女卒廷式哀之甚蘇子瞻慰諭之曰予聞哀生于愛

愛生于色子娶聾女愛何從生廷式曰某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不知有目與無目曰其後二子相繼登第

鄭叔通定夏氏爲婚入太學遂登第既歸夏氏女已啞其伯姒欲別擇叔通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况無恙定婚因疾不娶豈人情哉後叔通官至朝奉大夫夏氏生子貴顯爲時聞人

胡安定治家甚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史鉞云宋弘字仲子爲大司空以清行著聞封宣平侯光武妹湖陽公主新寡慕弘威儀帝問弘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

唐裴坦爲相性儉素其子娶楊收之女資給豐厚器用多犀玉坦見之盛怒命壞之曰殃我家矣收終以賄敗而坦號太平宰相

詩話云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仳離擇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户侯華蟲被體腰蒼璆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掩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廷百拜百不膺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摶扶未必賢搶榆華胥别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睦宗族章第二十二

鄭氏曰宗人實共一氣所生彼病卽吾病彼辱卽吾辱子孫當委曲芘覆勿使失所其無子者擇親房

爲繼立之無所歸者量撥房屋以居之葬無地者聽葬義塚之中

王氏家訓云子孫有官守者返於家必須謙遜見尊長當執子弟禮不可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若自高自大矜已傲物者族長會族人聲罪切責之

愚得云宗族親戚貧富不一只以名分尊卑相愛相敬方是親親之誼今人有於宗戚中貧者坐不讓席行不讓路乘馬肩輿相遇而不下自處亦甚薄矣可戒哉

王氏家訓曰子孫有家富身榮者必須愛敬宗族賙給孤貧不能嫁娶者爲嫁娶之不能葬埋者爲葬埋之不能教養者爲教養之弗事沽名勿希報答斯爲善行矣

愚得云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彰君之賜乎先

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踈且遠者是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晏子可謂善睦族矣今人不明此義故有千金飾裘馬而同氣競錙銖一日食萬錢而宗族不免於饑寒者何可勝道也此其人可與晏子同日語哉厚於人倫者當不若此省之

省之

齊家要約云燕會所以綴恩也古者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緦麻一年一會食祭畢而燕合族以食所以推祖宗之餕餘合子孫之歡樂禮莫大焉善終者如始一於敬而不違也凡燕會尊者列于上下畢者列于兩傍皆宜肅靜以聽尊長之教但取合歡浹情而已不許責備若沉湎於酒丧德丧儀者罰累犯者不許與燕

燕

齊家要約云譜之作也原世系序昭穆列賢否萃渙散睦族之道也世之人苟無宗譜而不知身所自出即有之者又數十年不一修愈久愈湮後來莫得其實誠可陋也雖然譜之義二譜者普也普載

祖遠近姓名諱字年號以示後人之不忘譜者布也敷布流澤廣遠世德卓異以示後人之不悖非特著世次章故顯以夸耀門閥而已凡各宗子姓之賢達者宜溯流窮源續加修訂近者十年遠者二十年書生卒明配適紀葬所迹行實以垂不朽不惟睦族有道而宗嗣之衍亦無真贗之失矣

齊家要約云尊卑有序則上下和凡宗族人等不惟我之父兄當敬也伯父叔父從兄族兄亦莫不然不惟我之子弟當愛也從弟族弟從姪族姪亦莫不然推及姑姊妹族祖父族母族妻族亦莫不然隨行隅坐恭聽愼應見必衣冠不敢露頂跣足遇必拱立不敢經行過越若卑幼騎坐須下行禮竢尊長過方得自便違者罰

齊家要約云聖王施仁必先煢獨凡宗族中有鰥寡孤獨疲癃殘疾顛連無告者皆吾身之痌瘝也親房之人宜爲矜憐區處衣服安置寢所毋使流離無以自葬者備棺木衣衾毋使暴露違者罰如親房皆貧窶則責備於服屬之稍親者本宗亦自有

處若宗族之貧者假貸尤不可靳亦不許騙其資

本

殷棠川曰世之雄大官享重祿長物委于私橐內子孫而外昆弟勃蹊許語以爲常即貿貿食嗟來食弗問者何限曾不知過者問焉必曰某某之宗人也某大夫之胤也顧不辱與且安在其爲亢宗稱顯揚乎

鶴林玉露云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踈慨然寤嘆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緦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過壽張幸其宅召見公藝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

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成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常睦雍矣

范文正公仲淹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城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庄以養族人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正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嘗語諸弟子曰吾門中宗族甚衆於吾有親踈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無親踈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顏以入家廟乎

自警編云范文正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爲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廼謀治第樹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爾

曹遵吾言毋以爲慮

王康毅公居家孝友敦睦尤出天然嘗倣范文正公遺意置義田若干畝以贍族人又置祭田若干畝歲時致祭祭畢因讌合族長幼有序其於人之賢者禮待獎借不肖者容之以故終身無怨之者

陳恭愍公倣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賙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況治命又嘗俾勿廢此人謂公有子

唐語林曰李尚書蠙性仁愛厚於中外親戚時推爲首常爲一簿遍記內外宗族姓名及其所居郡縣置於左右歷官南曹牧守及選人相知者赴所任常閱籍以囑之

吳參政奎睦恤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爲畢嫁娶以錢二千萬買田北海號曰義莊以周族人親識之貧乏者

劉忠宣嘗以宗族流散幾不可識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爲家規誦燕所

劉漫塘每月朔日必治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非以酒食爲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於情意間隔今日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牴牾者彼此相見亦相忘於杯酒間庶爲有補爾今人只以酒食爲報施之禮凡相會時言不及義殊無古人睦族之意

慎喪祭章第二十三

陳氏述訓云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然送死惟棺爲急恐遇暑月難以久於暴露故人子當度親病速爲治之今人有生時自製壽器者不爲無見雖有稱家之說不可太泥古人云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以予論之不得爲而爲之其失也厚得爲而不爲其失也薄爲人子者寧處於厚顧可自處於薄乎至於擇地而殯當有深遠之慮必使五患不及方可亦不宜全信葬師反覆多端以致不殯而求自利縱使殯葬之地實能

致福亦奚忍使親暴露伊川曰奇玩之物尚宜寶藏固密況親身乎人子之事親欲無後悔尚鑒於兹

齊家要約云一送死最爲大事于此不用其情嗚乎用其情不但躃踊哭泣盡哀而已凡衣衾棺槨殯殮之節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悔儆先儒家禮行之戒用浮屠治喪孝子孝婦不得擅離柩側期親大功小功緦麻等各備應服巾絰入臨而哭俱以親疎爲序其宗族親戚之遠者止備蔬飯而已賻儀一節誠爲美俗各量其情與力爲之凡服制俱依歲月爲限違者罰宗族貧不能葬者親屬共助之他如信時日之說停喪避壙又如親骨未寒對賓設樂徑赴喜筵乘機嫁娶又有詐喪匿喪不奔喪皆不孝之大者

陳白沙云凡孝子居喪不得易凶爲吉赴他人酒席鄉俗有旬七會飲及葬有山頭等酒會皆深爲害義犯者罪之

趙槩聞見云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殁之後稱家有無

以治喪用澣濯之衣鶴氅布裘紗帽綫屨三日棺三月葬愼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鉅公作碑志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爲無知也

許氏家則云葬者藏也藏者完歸於土之義人子於親之完歸乃儌之爲身家謀爲後嗣計一惑於風水再惑於年月各執其房分而阻於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其年命而撓於支干龜筮之生尅遂至累數年或數十年而不克葬豈思生者禍福之來尚未可必而死者暴露之久已大可傷哉故親終必依常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惟風不露水不滋蟻不親足矣宋儒之言曰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此風水之說也合葬獨葬各隨所便但築壙不宜磚石磚久易於頹圮樹根得以乘隙穿刺惟三合土熟鍊而堅築之久則結成全石與天地同不

朽矣其他繁文縟禮如擺列諸色從葬人物殊無意味及佛家追薦之說尤屬茫昧難知皆於禮制不經所宜禁革

愚得云住宅墳塋栽培樹木衛之暢茂可觀如人衣冠整潔自然令人望之起敬余每過鄉村見林木茂盛者多昌盛之族而斫伐蕭條必家運陵替者也堪輿家謂修竹茂林可驗盛衰之氣象信矣信矣故凡居家竹木取用雖不可廢然必有節有時常存愛護培植之意令其生生相繼方好古人恭

敬及於桑梓重親之所植也若先人所手植者恣意妄伐漸至濯濯此人家退敗之徵而不孝莫甚焉戒之戒之

鄭氏家範曰一起祠堂三間繚以周垣以奉先世神主子孫當嚴洒掃扃鑰所置祭器不許他用先世遺書宜附兩旁其他閑雜器物不許混置於內時節祭拜當正衣冠如祖考在上不得嬉笑對語疾步

伊川先生曰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皆忽此厚

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

葉氏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朱子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爲主其他儀物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

愚得云今人於賓朋燕會必務豐潔至窮水陸殊品然後爲敬乃祖宗祭享多從苟簡甚者失時不舉宴然自安生而疎者猶結其歡親而死者忘其報此之謂不知類也余謂燕會之禮惟宜稱家所有舉之不宜過豐而祖宗歲時祭薦如生日忌日春秋掃墓元旦元宵端陽中元重陽冬至等節須依期而行其酒饌果品之類亦稱家厚薄備之惟期於將此心之誠敬而已倘謂死者無知廢而不舉悖德逆理甚矣冥冥之中能無鬼責乎

蒙泉鄉約云古人重忌日則生日之重可知矣必別生死日榜於祠堂庶幾不忘

夢餘錄云儒者多執古不墓祭之說雖朱子亦謂神主在廟而墓所藏形骸爾故不宜祭然周禮已有家人之官凡祭於墓則以爲尸盖此禮始於周公

豈得謂之非古也耶且孝子於故衾遺履尚當起敬形骸所在拜而祀之禮不爲過縱使上古所無當以義起矧周公之文明甚而可棄之以自陷於薄哉

王氏家訓云祖宗墳墓子孫當依時拜掃近塋竹木不可剪伐至於作塋制度宜依文公家禮不必奢華年遠墳墓更爲立石深刻名氏弗使湮滅難考其有平塌淺露者以土益之

方希古重祀箴云身焉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歠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爲尚嚴享祀式敬且時

鄭氏家規曰一撥常稔田五十畝別蓄其租專充祭祀之費其田券印某郡某氏祭田六字字號步畝亦勒石祠堂俾子孫永遠保守

姚氏曰祭田五十畝以上惟巨室可爲之其次或十畝以至二十畝亦可士如無田只隨時酒食便奉祀所謂溪澗沼沚之毛可羞於鬼神也但要誠敬以將之

鶴林玉露云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

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體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花於山栗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蕩游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

於骨肉化爲讎讐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禀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子孫不免於形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

陳白沙云凡祖考忌日子孫自有哀慕悽愴之心是日素服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曾祖以上不逮事者服淺淡衣而禮殺之

齊家要約云世俗喪禮有二害焉備酒裂帛是也孝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宗戚爲粥以食之禮也未聞豊酒饌以欵人也宗戚具賻儀以贈之禮也未聞裂帛以散人也此風既成人不知非聞其家不備酒不裂帛即以爲薄親便不往弔孝子亦自恐費用不貲一成服後即扶親柩而出之此皆風俗薄惡之甚者也

齊家要約云一墳墓所以藏祖宗之形骸係根本重地務宜加培封界蓄養樹木是乃尊祖敬宗之基也今時俗清明標紙焚奠而退遠祖墳墓或爲風雨傾塌或爲狐鼠穴頽廢者宜壘砌之遺失者宜清理之淺露者宜擇土益之及被挖廢塚禁泄傷元氣宜從重禁治之

齊家要約云祭所以報本反始也報者酬之以物反者追之以心外盡物內盡志祭之道也故感時興思仲春之掃墓孟秋之薦新冬至則祭始祖除夕則奠祖禰忌日之哀奠告之儀皆祭祀也自主人以下齋明盛服品物豐絜進膳若見所欲稱諱如見吾親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無論主祭助祭之人咸以誠敬爲主庶幾神或饗之矣祭之日子姓咸在以昭穆爲列老少遠近晨赴祠堂隨班行禮依鄉約所議之禮行之若無故不與祭及與祭而跛倚者皆爲不敬祭畢而燕尤宜肅靜有犯者罰

李百藥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雖除喪容貌癯毀者累年

感應篇云大觀中劍州羅鞏在太學學有神祠甚靈每以前程事默祝一夕夢曰子有罪宜卽還鄉鞏曰鞏平生無過願告以得罪之因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爾鞏曰家有兄弟罪獨歸鞏何也曰以子習禮義爲儒者故任其咎餘子碌碌不足責也鞏既寤悔恨束裝亟歸同舍者訝之鞏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今人惑於葬師之說惟欲預圖後蔭選期卜地延數十年不葬其親者尚其以羅鞏爲鑒哉

蜀太子賓客李鄲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章三溢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令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弟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於葬則以王峯西岡爲義阡聽其埋瘞焉又以王叔剛實鄉郡之賢者而石抹將軍能忠於所事卽龍泉劍水之陽設祠宇

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聳善扶義者無不爲也

漢成紀云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德彌厚者葬愈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壠彌高發掘必速

檀弓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說云寡婦不夜哭蓋其遠嫌之道不得不然夫穆伯之於敬姜夫也故居其喪止於晝哭而不嫌於薄文伯之於敬姜子也故居其喪晝夜哭而不嫌於厚此孔子所以謂之曰知禮矣

温公家範云唐太常少卿蘇頲遭父喪睿宗起復爲工部侍郎頲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殞絶上乃聽其終制

唐史云張說累遷工兵二部侍郎以母喪免既期詔使爲黃門侍郎說固請終制祈陳哀切時世俗衰薄士以奪服爲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

家政篇云厚葬固人子之情衣衾棺槨已覺無益况藏奇玩金寶於其中耶鮮有不爲人所竊掘者矣

古今前車可鑒者甚多故曰未歸三尺土難保百年身既歸三尺土難保百年墳可味可味

御奴僕章第二十四

楊子云今夫千金之家必有爲之司管鑰者焉必有爲之司會計者焉旣得其人則任之旣任其人則信之然後人得以以盡其忠而主得以享其樂苟付以管鑰會計之任而瑣瑣焉日慮其見欺而疑其爲盜則人孰不爲盜哉

湛氏家訓云每見富貴之家於僮僕便捷有才幹能營聚財貨者則以爲紀綱之僕而信用之有忠實馴謹者則以爲不稱己意而踈棄之譬如人好食爽口之物而不知積久終成痼疾也故便捷之僕暫雖得其資助快我心意日後恃寵驕恣生事賈禍卒致壞家業玷名節其害可勝言哉諺云養癡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諭大

愚得云奴婢小人最是難處凡衣食疾痛勞苦之事皆須體悉周容莫使嗟怨則彼感我之恩其有犯處無心小過或可容恕若故意違犯輕則輕責之

重則重責之必不可縱然亦不必先期發於聲色使之畏而迯不必過後追稱其失使之疑而畏庶爲得體

愚得云家僕年及十五以上惟有大燕會大工役方許入內庭趨事事畢卽出其平居小事呼遣止於前廳門側勿許擅入

愚得云家中子弟奴僕與外人爭鬧人來告愬只當責備自家子弟奴僕或訪知事情可惡卽加懲戒以警其後則家人無生事之擾外人亦諒我無所縱而不怨矣

薛文清曰婢僕有過既以鞭撻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事蓋小人受杖方內懷怨而主人怒不之釋恐有輕生而自殘者

顔之推云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打蓋一時怒氣所激鞭打不能無過婢僕又未必知畏惟徐徐責問令他人打之已不盛怒婢僕亦自畏憚矣

壽昌胡倅家子弟不得自打僕從婦女不得自打奴婢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行遣此賢者之家法也

家政篇云婢僕欲其出力辦事其所以禦饑寒之具爲家長者不可不留意衣須令其温食須令其飽士大夫有云蓄婢不厭多教之紡績則足以衣其身蓄僕不厭多教之耕種則足以飽其腹大抵小民有力足以辦衣食而力無所施則不能以自活故求就役於人爲富家者能推惻隱之心蓄養婢僕乃以其力還養其身其德至大矣而此輩既得温飽雖苦役之彼亦甘心焉

楊誠齋公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居家寒月黎明卽詣

廚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公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

司馬温公居家令僕子非有警急修葺不得入中門婦女婢妾無故不得出中門只令鈴下小童通傳內外治家之法此過半矣

魯文恪會試北上家僕荷擔驅驢以隨遇大雪夜寒甚公必令同寢處同行者非之公曰彼亦人子也其人令獨寒哉其厚德如此

陶侃（潛）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令遣此力助汝薪水此亦人子可善遇之

楊慈湖先生曰先君一日閒步到蔬園顧謂園僕曰吾蔬間爲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有余姓者曰須拚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忻然顧某曰余僕吾師也吾意釋然又云凡可怒者皆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小人相去一間爾

張文定公齊賢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後文定爲宰相門下廝役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盜我銀器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安敢以盜賊薦耶念爾事我日久今與汝錢三百千爾去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爾平昔事爾其有愧於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淑世談藪卷之四終

五

淑世談藪卷之五

新安劉允景澤甫輯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處鄉黨章第二十五

荀子曰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干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34>6418 v.5

韓非子云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隣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智薄者見疑是則非智之難也而其處知尤難也

鶴林玉露云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詩話云文潞公居洛日年七十八同時中散大夫陳珦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皆七十八嘗爲同甲之會各賦詩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甲午年占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亹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真率銘曰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真率爲約簡素爲具有酒且酌無酒且止清琴一曲好香一炷閒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事行立坐卧忘形適意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誼之交如斯而已羅列腥膻

周旋布置俛仰奔趨揖讓拜跪內非真誠外徒矯僞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斯屏棄約言云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劉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歆羨以爲希濶之事時外舅楊彥瞻以工部郎守衢遂大書狀元坊以表其閭既又以爲未足則又揭雙元坊以誇大之鄉曲以爲至榮而二公不欲成各以書爲謝且辭焉其答彥瞻畧云嘗聞前輩之言曰吾鄉昔有及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墻者既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姻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讐者亦知羞愧而賀且謝焉猶居一室扃鑰遠引若避寇然余因恠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而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富貴之想名位愈高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兼并者有之庇奸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隣屋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吊何以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書之凡交

遊閒必道此語相訓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

厚生訓云鄰里鄉黨無所逃於世者也處之最宜和睦相賙相恤相比相容比之九族似當均一不然孤立無與緩急孰爲之濟哉

袁氏世範云世之庸夫俗子不能一槩禮待鄉曲富貴貧賤設爲高下等級見有貲財有官職者則禮恭而心敬貲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視貧者賤者則禮傲而心慢不少顧恤不知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分別如此有識君子必不然也

愚得云鄉里親族凡有鬪毆爭訟之事只以勸解和息切莫唆哄結怨曾見世上有此等人多不善終蓋暗箭射人天道必誅宜深戒之

家教類纂云親族鄰里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者富貴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輩內既姦巧外常柔順詈罵狎玩亦所甘心人多愛之不知他日所以鼓惑吾子弟而誘引爲非者皆此等輩爾故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

伏息自如得夜乃爲不祥此輩之謂也若平昔延接忠實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

榮陽公曰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則漸染使之然也人豈可以不擇鄉就士哉

愚得云凡田地基址相連處不可遽有吞謀併得之意或人因家貧事故轉售於我亦必以實價與之不可因彼事勢窮蹙故意推託欲其減價賤售該

云田是主人人是客自天地開闢以來此田此地賣者買者不知曾經幾千百人而後傳至於我我今得之子孫縱賢而能守能必其世世相承千百年而不失乎終亦遞相賣買無定主爾自吾有知識以來見吾鄉華屋腴田迭更數主其在他日可知已故魯文恪公云養兒強如我買田做甚麼養兒不如我買田做甚麼又云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財也少產也少後來子孫禍也少此先輩確論也彼罄智畢力勞勞役役厚自封殖其

亦未之思乎

諺曰終身讓路不枉一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陸放翁曰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尚不當訟况官行關節吏取貨賄或官司雖無心而其人暗弱不明爲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之固無及矣况鄉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逋欠錢物及凶悖凌犯耳姑徐諭之勿遽興訟也若能置而不校尤善

袁氏世範云人家居止或在山谷村野僻靜之地須於週圍要害去處置立莊屋招誘丁多之人居之或有火燭竊盜可以卽相救應

江西趙尚書家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取之不可得一日常作詩書契送之曰乾坤到處是吾鄰機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昔桃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趙得詩媿謝不敢受噫常固達也而趙亦可入知過之選矣

姚儒曰凡人家增拓産業當思子孫悠久之計計其

果值幾何盡數還足不可與駔儈交謀潛萌侵人利己之心否則天道好還久必失之交券務極分明不可以物貨逋負相準又不可租稅暗附他人之籍使人陪輸積禍非輕

鄭氏云居家當展藥市一區收貯藥材凡隣族有病如瘴痢腫癤之類彰彰可驗者須診察寒熱虛實施藥治之此外不可妄與恐致誤人

聽雨紀談云鄉人叙坐以齒雖貴爲卿大夫者其居鄉亦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人必非之攷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也予嘗謂鄉之薦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爲得之矣

蓬軒類記云禮有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之說今學校老生凡遇仕而歸鄉者輒以齒自居聊無貴貴之義彼爲士大夫者又皆避嫌從厚不以自明於是先王之禮遂成偏廢而不明不行於天下矣以學校所見之不廣也

雪亭雜言云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喧闐里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公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默然明日賓至門庭寂然

孔寺丞敢隱居龍興之龍山下性介潔好讀書家有田數頃賦稅嘗爲鄉里所先又歲飢賙所不給者未嘗計其家有無故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盂州以行義聞賜之粟帛又給復其家

楊先生翥爲修撰時居京師隣家有失雞者指其姓而罵家人以告先生曰坊市中不獨我一家姓楊又一隣居甚隘雨至必從先生家出水甚受其汚濕之患家人復告先生解之曰晴乾日多雨落日少其德量類如此

朱恭靖公歸吳趨里中市貨溢衢紛華滿耳入公之堂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遊魚

雅雅宛如崑山舊弟子里中後生思畏名撿者欲一有爲則曰恐朱玉峯先生知也

楊損宅舍與路巖比鄰巖方爲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時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可奉權臣邪窮達命也卒不與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一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沐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士人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始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士人請謂其目富翁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人聞之愕然而退曰如此致富其即死不願也同父每言及此輙掀髯曰吾儒不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耶

編修梁禋先生既病語家人曰朋友中惟鄰居同年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託也汝同盖

國子祭酒致仕陳古菴先生云梁病篤先生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先生垂涕諾焉後梁氏居第及子女婚嫁事皆先生經紀之終始如一噫交道凋喪久矣如陳先生者何可多得哉

高文通鳳居鄉時鄰里有爭財持兵而鬪文通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

呂公僧珍以販葱爲業及貴兄子求官於珍珍曰汝等自有常業但當速歸葱肆爾不聽宋季雅居其左貧市其宅人問價幾何曰一千一百萬文人駭之宋曰一千萬買鄰一百萬買宅爲人所敬重如此

華亭錢學士在告里居營第役煩里夫里夫有惰者學士譴之蹙頞對曰病矣學士問曰何病對曰往時黃提刑營第老夫實受役傷膂焉黃之第今敗瓦頹垣矣老夫猶病痛不即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罪學士聞其言憮然遂謝遣里夫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嘗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挍書浦之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恠石鉤闘甃累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逶迤斗折糚點如畫周遭又有老樹壽藤葱蒨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狂客王太痴來遊焉留酌池上酒半酣太痴曰樂哉茲墅翁費值幾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太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柰何只得賤售太痴曰翁當效賛皇公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柰何不宜賤售三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謝之且曰太痴真達者之言哉老悖空與兒孫作馬牛矣

諭俗編云余聞眉山蘇仲先爲人踈達輕利好施救人之急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鄰里豐熟人將償之公辭不受由是破散其祖業迫於饑寒然公未嘗以爲悔而好施愈甚遇人無踈客輙傾心焉或欺而侮之公亦不變色人莫測其用心後生

子曰洵孫曰軾曰轍皆顯名天下人以爲善恤鄉鄰之報又聞唐貞元中海塩戴文者家富而性貪尅剥最甚有鄰人與之舉債收利數倍鄰人深恨數年文病死鄰人牛生一黑犢脇下白毛成字曰戴文文子耻之乃求以物贖去其字而鄰人從之既而文子以牛身無驗乃訟鄰人妄稱牛犢有字追至官則白毛復出字愈分明但呼戴文牛則應聲而至人以爲不恤鄉鄰之報今之居鄉里者或因侵越以起爭或以兼併而速訟由是不相來往視如讐敵豈惟不能爲蘇公且有甚於戴文者矣

王陽明云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産日夕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屬之他人讐家群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富陽俞克明既宦而貧家有田與他人連畔每歲令人侵之鄉人甚苦其族人俞古章賦詩一絶云一年一寸苦相侵一尺原來十度春若使百年侵一丈世間那有萬年人

林見素居家鄉鄰貧不能存者歲給以粟喪助之棺衾婚姻助之財率以爲常而期功之親尤篤父所遺悉推與諸弟一弟無子家獨裕公不與子以姪後之人以爲難葺上世九墓損田以供祭祀

李公秉與王竑俱號一時名臣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非其人不與交公出入閭巷每與人對奕終日無忤竑曰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公曰所謂大臣豈能常爲之在朝在野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

趙清獻公抃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厚直易鄰翁之居期廣公第公聞之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楊玢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訟於官以狀白玢玢署紙尾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王吉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其婦取以啗吉

吉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聞之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吉去婦東家棗全去婦復還古人之睦鄰里一棗亦不妄取如此今之以強凌弱侵奪無厭者可以鑒矣

馬西玄性廉不好居積所得俸祿悉以給昆弟親戚困無依者弟汝驊死後恤其孤有甥十餘人數來乞公公應之不爲怠卒之日鄉人會哭其室殮笥視之無有也咸爲賻治棺歛以歸

茗溪漁隱云呂居仁作幽居詞一闋能具道阿堵中事每一歌之未嘗不擊節嘆賞也其詞曰東里先生家何在山陰溪曲一川平野數椽茅屋昨夜岡頭新雨過門前流水清如玉抱小橋回合柳參天搖新綠疎籬下叢叢菊虛簷外蕭蕭竹嘆古今得失是非榮辱須信人生歸去好世間萬事何時足問此春醞酒何如今朝熟

家鼓篇云人有小兒須常戒約莫令與鄰里損折果木之屬人養牛羊須常看守莫令與鄰里踐踏山

地六種之屬人養雞鴨須常照管莫令與鄰里損啄菜茹六種之屬有產業之家又須各自勤謹墳墓山林欲聚錄長茂蔭映須高其墻垣令人不得踰越園圃種植菜茹六種及有時果去處嚴其籬圍不通人往來則亦不至臨時責怪他人也

家政篇云鄰近利便欲得之產宜稍增其價不可恃其有親有鄰及以無至買及無人敢買而扼損其價萬一他人買之則悔且無及而爭訟由之以興也

家政篇云貧併之家恃其勢強見富家子弟昏愚不肖及有緩急多是將錢強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以媚悅其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而不索待其息多又設酒食以誘使之轉息併爲本錢而又生息又誘勒其將田產折還法禁雖倖免天網則不漏諺云富兒更替做迭相報也詩曰十分惺惺使五分且留一半與兒孫若把惺惺都使盡恐怕兒孫不如人又曰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重農桑章第二十六

盐鉄論云古者什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而餘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辟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趨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

張南軒云國家建國自後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歌咏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于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于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民之依也夫治常生于敬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後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有不存焉寡矣

公餘日錄云古人殷潤家國惟貴務農故周人以稼

穡艱難爲王業根本秦人以力田受爵賞漢人以力田應辟舉觀古人制字富從田言富自田起也田從一口言有田之入又貴食之者寡也

馮道對唐主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惟農家爲然

潘安仁藉田賦云高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

家政篇云國家以農爲重蓋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種出於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爲重遇其有生育婚嫁營造死亡當厚賙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幹人私有所擾不可因其讐者告語增其歲入之租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之意視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可以無愧怍矣

處士高巍上時事云臣讀豳風七月之詩見周公拳拳以農桑爲念者蓋農桑者衣食之本生民之命

教化之源也有國家者誠不可以緩夫不畊則無粟不蠶則無衣豈非衣食之本乎無食則饑無衣則寒豈非生民之命乎禮義出於富足盜賊出於貧窮豈非教化之源乎

處士高巍上時事云今天下之人民務本者少逐末者多爲何盖因務農之家地有租丁有役三時力農一時輸納終歲憂勤舉家勞苦或遇薄歉之歲俯仰有不足者矣今爲商賈者坐列街市日登壠斷窺時去賤買貴貴獲十分之利納分毫之稅何

益於國家用度哉彼則乘堅策肥冬溫夏凈妻奴無苦身之勞飲食有庶羞之膳四時有適體之服終歲優游而無糧草督責之患是以逐末者多也昔周時宅不毛者有里布漢時不種桑麻者不能衣綿絹是以或罰之或辱之使長務本也今欲使逐末之務本荒田之盡闢當輕稅糧以恤農民重稅課以抑商賈如此不遲三五年間末役游食之民不待督責勸勉自轉延於南畝矣

李空同農說云無患而脩具先期而戒種相壤以遵

播驗粒以斥惡竭力以勸本警惰以集事守一以俟時節財以浚源蓄衍以防歉

李空同曰有負郭田百畝蒔桑數十株可以聚廬矣進竭其躬退爲未大不亦可乎

祝允明前聞記云我　太祖每與宮人語不離稼穡組紃後宮屛幛垣壁多繪耕織像其示儉如此

蓬軒類紀云湖州人家絕不種牡丹以花時有事蠶桑親朋不相往來無暇及此也

圃涂錄云陶侃爲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張詠爲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此等小事史何足書然百姓因此知上之教勸于農殖家給人足二公之爲惠則大矣

史記云趙肅侯遊大陵出于鹿門大戊午扣馬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

通鑑云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鄉邑聽斷于隴陌阡畒之間廬于棠樹之下以蠶桑耕種之時乃弛獄出居民使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

謇齋瑣綴云王文端公天順初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子孫賢孝田園繞郭春夏間諸子集諸佃僕數名人揷秧擊鼓唱歌公與陳夫人各乘肩輿循觀於阡陌午憩庄所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終日形諸賦詠鄉邑以爲美談

潘好禮貝州人元初爲邠王府長史兼司馬王好遊觀農月出獵好禮乃卧馬下諫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請先踐殺司馬王慚而還

陶淵明詩云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干

損齋備忘錄載蠶婦吟云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

仰山脞錄云臨海趙太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爲中貴題蠶婦圖云蚕未成絲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争得王孫見此圖

全唐詩話云李約觀祈雨云桑條無葉土生烟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貪歌舞猶恐春陰咽管絃此輩豈知民隱者耶聶夷中公子行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亦此意也

聶夷中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而指遠合三百篇之旨也

李坤憫農詩云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呂溫誦之曰此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

三戊堂憂旱吟云田間種子乾道上塵如霧休嗟行

路難且聽瘡痍訴

謝艮齋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作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

謝艮齋銘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自飯鵞鴨成群猪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遥散誕

勤儉章第二十七

羅大經曰儉有四益勤有三益大凡貪淫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可以養德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薄有久長之理可以養壽醉濃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可以養神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媿可以養氣不耕必饑不蠶必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故非心邪念無從而生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户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

之無逸是勤可以致壽考也此卽鶴林玉露所載之說

譚子云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物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布帛之蠹也口腹縱恣穀粱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驕淫儉者好恬澹有保一器終身無璺者有衣一裘永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

管子曰人惰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

鹽鐵論曰男子去本爲末雕文刻鏤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致細以成文章極伎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

橘柚患無狹廬糠糟也

說苑云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故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蓄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

鹽鐵論云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

聘禮志云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

說林云齊有大駔積貨如山堆金成丘富踰高國益務侈靡以逞其欲今食客且數千人其一人尤爲愛幸憂其主之弗寤也從容說曰以僕視君宜無弗得意者僕請爲君致崑崙之玉合浦之珠以飾宮室帷帳縱橫相錯熠爗有光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爲君致蜀都之錦吳肆之羅西域之文罽南夷之刻鏤以備後宮之用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爲君致燕趙鄭衛之女皙如白台美如曼姬以薦御寢席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爲君求西旅之獒百越之鷹渥洼之神馬以馳騁田獵之樂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爲君易楹柱以桷

檀施枎桷以文繡金之玉之冊之漆之儼若蓬萊之宮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爲君徵歌舞于四方咸池承雲九韶六英日以娛其耳目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此皆君之所易具者也然僕復有請焉玉巵而漏可以盛水乎曰不可三寸之管而無當可以實粟乎曰不可曰然則君之所欲非直漏巵與無當之管也竭君之水不足以充之竭君之粟不足以實之君其得無悔乎主人曰敬聞命矣乃盡變其奢靡之行

管子曰姦邪之所生生于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

塩鐵論曰今世俗壞而競于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是以揭夫匠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

續自警編云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放閑散既久毛髮微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爲業除把筆攻文外世事茫然不知纔有毛髮事則慼慼不自寧矣蓋懶惰之害也如此昔者陶侃運甓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百體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鹿門隱書云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

徐賢妃曰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後

草木子云昔智襄子爲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范太史集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

以侈衣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困學紀聞云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宴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愆况朝而受業爲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夙興夜寐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宴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鷄鳴咸盥櫛問訊謹暄凉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早晏知家之興廢吕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鷄鳴陸務觀示兒詩也鷄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孟子之言也

憬然錄云風俗奢儉所關不小如古今階亂者多在太平富庶之後其反治者乃因國亂民貧得之

吾學編云章楓山先生嘗云學者奉身務要儉約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至貪得他日居官必不能清白

龍舒子曰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貪則

可以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人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若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

陸宣公曰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虛必盈

薛文清曰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傳咸曰奢侈之費甚於天災

潘安仁曰圖匱于豊防儉于逸

何大復曰諂似恭吝似儉諂則不恭恭則不諂吝則不儉儉則不吝

續自警編云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卽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綺綾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目觀其事者可爲貪侈之戒

尤西川曰生齒日煩衣食日廣於此惟有崇儉一節足以救世

愚得云天地所生財物固以供人之用然必撙節愛惜若有不得已而後用之之意雖所處有餘常懼

不足方能用度相繼倘務奢侈淫縱任意妄費不惟所用易竭而暴殄天物必爲造化所忌安能久享福祿乎

秀文伯歜爲魯大夫退朝後見母紡績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以汝備官而未聞勤家之道居吾語汝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富饒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

王浚川云禮儉則質朴寡飾而真誠之意存禮奢則繁文縟節而虛拐之象見況儉自生簡簡則易治奢必生僭僭則易亂故儉爲禮之本司國禮者不可不慎

蕭酇侯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史鉞云丁度叅知政事性純質無姬妾告諸子曰王旦爲相十五年猶布衣汝曹宜自力吾無請也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到東海過候其家良妻布裙曳

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宣秉光武時爲司隸校尉性節儉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賢賜布帛帳帷什物後爲大司徒司直所得俸祿輙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儋石之儲

張公悅見風俗奢靡日甚于是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攙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又聞有一京兆尹不携家惟敝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敝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絕官寺悉無所畏如此等人甚可法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

賓客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

張儉累官至太師中書令衣惟紬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餘周給親故衣袍敝惡屢見帝不易帝問其故儉曰臣服此袍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率之帝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益見獎重

王文正素儉約有貨玉帶者公弟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毋乃勞乎亟還

之

菽園雜記云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人如此今富貴家佻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緞爲襪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劉西臯公愷爲尚書時與同官交請務欲省約約以飯二肴十酒數巡而止有一人席備海陸之珍羅列杯盤甚盛公戲題一絕云年來奢俗漸無垠一飯爭陳海陸珍不是書生窮骨象俸糧能賷幾多銀其人大慙服

殷仲堪晉安帝時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盌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啖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蘇東坡在黃州云自今以往早晚不過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吳訥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見公宅窄狹欲爲創新第于城中舊址公曰某素不愛華靡何爲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

王端毅公官至公孤而里中之第甚庳陋提學婁憲副讓過而歎曰王公真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者

薛公遠自户部主事歷兵部尚書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温公家範云張文節公爲宰相所居堂室不蔽風雨服用飲膳與始爲河陽書記時無異其所親或規之曰公月入俸祿幾何而自奉儉薄如此外人不以公清儉爲美反以爲有公孫布被之詐文節嘆曰以吾今日之祿雖侯服王食何憂不足然人情由儉入奢則易由奢入儉則難此祿安能常恃一旦失之家人既習於奢不能頓儉必至失所何若無失其常吾雖違世家人猶如今日乎聞者服其遠慮

談資云李義琰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送之義琰辭不受義璡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哉荅曰不然事難兼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位又居廣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

仕學規範云樞密張公粢初官入川妻子乘驢粢自控兒女尚幼共一驢馱之近時初官非車馬僕從數十人不能行可嘆也前輩勤儉不自侈大蓋如此

吳中滙憲約云風俗之壞也自士大夫變始風俗之

久壞而不復返也自士大夫之不肯變始庶民蚩蚩有何知識而始起于士大夫之浮薄者創爲一種繁縟奢侈之習大夫傳之士士傳之民轉相效尤見謂華美新奇恬不知恠以致筋力日竭財用日匱畎畝終歲之所經營不足以供浮靡者一日之費而多事者一日之爲快愉曾不欲易小民百種之苦何恠乎民日窮盜日起而　皇天之不眷佑也士大夫畏天命悲人窮目擊此時宜思悔禍乃固守極敝之習不欲爲先事之人懼後疑前左

盻右顧心厭其煩而口不敢言陰不勝其苦而明茸爲之何爲者耶無亦以首事難任衆口難一而敗類者之難守耶幸今當事者痛懲其弊請于上上且慨然下 明詔勅爲憲約他亡論卽柬帖一事明禁用紅用金而雙紅柬套六摺拜名卒固守不易寧茸廢格 詔令不欲自已發端嗟乎庶民蚩蚩士大夫不知變其孰知變監司庶官之表監司不敢變其孰敢變明奉 詔旨此時不能變又何時能變余故曰風俗之久壞而不復返也自士大夫之不肯變始

蓬軒類記云陳某者常熟人家頗饒然誇奢無節每設廣席殽飣如鷄鵝之類每一人前必欲具頭尾嘗駕舟蘇城沙盆潭買蟹作蟹湯以蟹小不堪盡弃之水狎一妓爲製金銀首飾妓哂其吝悉投水中重令易製積歲負租及官物料價頗多上司追筭因而蕩産乃僦屋以居手藝蔬妻辟纑自給隣翁憐其勞苦持白酒一壺豆腐一盂饋之一嚼而病泄累月妻問曰沙盆潭首飾留今日用何如某

云汝又殺我矣今日聞其鄉人談及漫記之以爲誇奢不節之戒

尚義章第二十八

楚檮杌云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

荀子曰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

新序云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之道故厨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隣國歸之故魚者壹獻

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西疇常言云士有寬餘義當軫念窮乏然孰能徧愛之哉骨肉則論服屬踈戚交朋則計情義厚薄以次及之如力所不逮亦勿強也

梅屋許先生曰天不能家訓户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贍户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富私一家也

龍門子云晉人有好利者入市遇物卽攫之曰此吾可服也此吾可食也此吾可資也此吾可器也攫已卽去市伯隨而索其有晉人曰吾利心忽熾雙目暈熱四海之物皆若己所固有不知爲爾物也爾幸與我我若富貴當爾償市伯怒鞭之奪其物以去旁有哂之者晉人攘臂罵曰世人好利甚於我往往百計而陰奪之吾猶取之白日豈不又賢於彼哉何哂之有

鶴林玉露云上蔡先生云透得利名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

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卽能言鸚鵡也

家語云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人何人不親

古今名喻云夫惟出乎富貴者然後不爲富貴之所誘何則彼固有以破其誘也市井之人窮日之力竭智巧以争錐刀之利人人自以爲得不知登山而下視之此與蟻蚓之争糞壤有以異乎非彼之暗而吾之明也彼方居其中而吾則立其表也然則破富貴之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孰爲富貴之表禮義是也君子者生夫禮義之山下視禮義之市而明見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貴有不破者乎

春秋左氏傳云齊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所欲也何爲不受對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

徐廣晉紀云王戎殖財賄家僮數百計筭金帛有如不足以此獲譏于時

圍涂錄云石崇被收歎曰若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某以爲散之不如勿聚之爲愈也齊曹武被收歎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止欲取吾財貨效女爾但恨令衆輩見之武之歎卽崇之歎也噫世之營聚者可以鑒矣

王充論衡云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積錢十萬願載于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

史記云季札初使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史鉞云直不疑爲郎有同舍誤持其同舍金去同舍郎意不疑不疑償金後同舍歸亡金郎大慙

唐語林曰杜太保宣簡公大曆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年爲淮南節度使其子來投公取其黃金還之緘封如故

唐語林曰裴寛尚書罷郡西歸汴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故敝召與語大奇之謂君才識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與之客亦不讓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撲之裴公益以爲奇其人乃張建封也

唐語林曰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汧公勉年少貧苦與此書生同店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絶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之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足下爲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爲辦事及禮畢寘金於墓中而同瘞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齎洪州牒來而累路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爲主喪事專詣開封請金之所在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焉

温公家範云南唐中書令周本好施或勸之曰公春秋高宜少留餘貲以遺子孫本曰吾繫草屨事呉武王位至將相誰遺之乎

勸懲錄云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呉姓

者舟楫相次吳忽病革邀約相見既至乃以二夜光珠遺約且以二女爲託女絕色明日吳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不窺覬約乃悉籍其數寄之於官二女立爲擇配乃殮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光含之人無見者後吳屬來理財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時人莫不稱嘆約竟福祿綿延子孫貴顯

唐語林曰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歿君能終始之否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柰何忽蓄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瘞於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聞番人有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於亳來追捕崔曰儻窀穸不爲盜所發珠必無他遂剖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爲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史鉞云裴度微時至一廟見一玉帶遺案上閴無人

守之以俟壽有婦至求帶還之無留難後遇相者曰公當大拜面有陰德文見果入爲相

史鉞云范仲淹幼孤隨母適鄒平朱氏讀書長白山中食貧於粥一盂畫爲四塊斷虀數莖朝暮食之忽見白鼠出入户穴掘穴得金仍掩之不取一物後知青州寺回祿僧求資助命啓鼠穴金具存

彭仲剛雜錄云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陳某人以白金百兩寄我其人死矣以金還其子子不敢受願召其子還之尹召其子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

金寄人兩人相遜者久之

范仲淹云竇禹鈞燕山人年三十無子夜夢祖父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且不壽禹鈞唯諾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背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卽焚券囑其妻曰善撫之既笄以錢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又元夕於元慶寺得遺銀二錠金三十兩持歸明旦詣寺候失物

者一人涕泣來公問之對曰將贖父罪驗其實遂還之復加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者爲出錢葬之前後凡二十七喪有女貧不能嫁者爲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故舊窘困由公而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需者咸爲出之無問識不識聽其自至故其子

聞見益博後復夢祖父曰汝無子壽且促已嘗告汝數年來汝名掛天曹以有陰德特延壽三紀賜五子榮顯仍以福壽而終後五子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學士偁左補闕僴左諫議大夫叅大政僖起居郎公年八十二歲談笑別親戚而卒後八孫亦皆貴顯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温公家範云太子少保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親教諸子久雨宅後古墻頹陷得錢滿缸奴

婢喜走告鄭鄭焚香祝之曰天盖以先君餘慶憫妾母子孤貧賜以此錢然妾所願者諸子學業有成他日受俸此錢非所欲也亟命掩之

深夜偶談云蘇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有士人邵氏瞻從學於公公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公買一宅值緡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一婦人哭極哀公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公泣自若公問嫗何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來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公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卽公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撫慰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當以是居還嫗卽命取券對嫗焚之呼其子翼日迎母還舊居而不索其值

盛景華爲吳徵士有翰林待詔李貞臣洪武初棄官如吳景華延之俾教諸子李以無嗣卒景華勒銘石祔葬祖塋之側歲用二享今子孫亦如之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其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幸矣其灌園稍自力孝基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覺馴謹無他過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悉歸之其子自此勵操

范純仁常往東吳得麥租五百斛舟載以歸道會石曼卿自言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悉以舟麥與之車騎到家拜父侍立父曰東吳曾見故人否堯夫曰石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無以告者父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與之矣後登進士官至中書侍郎

解縉之父名開吉水人貲累巨富其親故凡婚喪力瘠者輒贍以財穀或有告急者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惑多爲鄉里笑其不能自守開曰人孰不欲厚積而肯輕捐所有以與人哉夫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種善以遺子孫而暇金玉乎哉識者賢之

後縉果七歳能文爲成化間大學士

宋杜祁公衍性好施張侍讀環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薛西原性好施與人有疾親爲檢合方藥嘗脫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但不負此心耳聞者嘆服

吳孜會稽人嘗從安定胡瑗學名馳於嘉祐治平間會郡謀建學卽捨宅爲基學成太守張伯玉至以便服坐堂上孜鳴鼓行學規伯玉欣然受其罰王

十朋題云右軍宅化空王寺秘監家爲羽士宫惟有先生舊池館春風歸在杏壇中

湘山野錄云張知常在上庠日有白金十兩藏於篋中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曰非吾金也同舍生感公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畜德錄云吳文定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惟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於其

友爲修撰時有同年賀恩遘疾京師將不起欲易簀公卽遷於家及卒奉殮於中堂使其子衣素以荅吊者遣人護喪歸既官尚書還里第惟步行未嘗乘輿士無賢愚見者靡不傾心焉

灼艾集云東湖吳公在太學時兄事羅圭峯玘玘病痢會僕死公爲煮粥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也四十年後獻臣生我也

曹榮敏公器宇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爲義家之量衡無二致刻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其胤嗣果世守其業不墜先志云

晝永編云尚書張詠守成都時嘗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揖張公坐於承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訪知黃承事命左右召來既至果如夢中見者卽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何陰德真君乃禮遇如此再三叩之承事云别無他長惟每歲收成之日出錢數百

繙收糴米穀候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糴與細民價值不增升斗如故爾張公嘆曰此宜居我之上也使兩吏掖而拜之其後承事子孫青紫不絕人以爲陰德之報云

續自警編云李公謙值歲荒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卽對衆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公仍竭家貲煮粥濟之賴全活者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人咸曰公陰德可謂大矣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

汝有陰德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豊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稷四世孫登青樓見小娼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澁良久曰豊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豊曰某所以留者以坐間不得問也宜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豊與京尹有舊明日以白尹且曰某僅有錢八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義卽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焉尹卽王宣子佐也朱熹同科進士第

一

勸善錄云朱承逸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一人携一妻二子在焉問其故云欠勢家錢三百千督索無以償將赴水而死朱惻然遣僕護歸自往其家見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朱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將使四命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爾汝亟歸告若主吾爲代償之可亟以原券債家聞之慚懼聽命卽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朱不聽復以錢二百千資給之後值歲饑以米八百石煑粥散貧人甚德之朱以福壽而終子孫俱登第遂爲吳興名族

前聞記云鄉先生盛啓東寅嘗夜夢有人寄椒于家久矣急欲椒遂私發而用之既覺深自咎曰豈吾平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寓圃雜記云江陰陸氏家甚豪富全不重義其賓有趙濟川者嘗作詩諷之陸不能省未幾事犯籍其家人有見趙詩者曰早依此言焉有今日陸氏全

家赴京無一人免曾一過客題其故居曰命窮祿盡兩堪傷粟帛何曾濟死亡遠道歸魂遊廢宅清宵明月照空堂紫絲帳輟人何在金谷園荒草自長惟有幾家窮百姓依然茅屋繞新塘

畜德錄云吳文定公寬爲修撰時值故人之子有事于京者書託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公爲棺殮及檢帳有輸官銀若干盡喪于娼家公爲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

報施章第三十九

老子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齊丘子曰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與之則輕惜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成不知者荷之大恩就不識者報之

吳越春秋云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之危也

文子云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蓄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卽知其所以來矣

文子云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澤而道德流焉

憬然錄云人有德于我不可不感我有德于人不必望感望感而不遂必責責則恩而反爲讐矣

崔子玉曰無道人之短無說人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憬然錄云情本親也利能踈之况以利而親者能不以利而踈乎情本厚也利能薄之况以利而厚者能不以利而薄乎

無能子云夫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不能免薄蝕之患聖賢上智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數故君子能仁于人不能使人仁于我君子能義于人不能使人義于我

蔡虛齋云天之助人爲善也至快至周而畧無毫髮之慳天之報人之惡也亦至信至密而畧無毫髮

之或漏細考之遠計之當自見爾

李空同曰信道莫如守已省事莫如寡交君子曰中古貴施報爲以禮至斯應之矣

愚得云凡人有恩于我須是念念不忘凡我有恩于人不必事事責報惟求無愧于心而已

何之子云人之心非我也安得以人而度之于我我之心非人也安得以我而度之于人故知我則可以自度知人則可以度人自度而度人行之終身可也語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嗚呼施之而致怨者多矣不施而致怨者亦多矣

家順錄云薄于修人事而厚于責天報者舉世皆是使造物何以厭其欲

尤西川曰古今宇宙無窮人以百年之身俯仰其間若朝暮耳未能至誠而徒欲責報自滿自畫甚矣

雪亭雜言云龔贛愍菴嘗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池豈蒼蒼者亦憒憒耶龍潭指天而語之曰此老雖不急性却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

愚按天不急性有記性元人盧疎齋有是語矣龍

潭此答豈祖述其語耶抑所見暗合耶

楚檮杌云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婦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懽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庇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史記曰趙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食已而爲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

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出伏士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隨亡去

史記云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争死以報食馬之德

楮記室云顧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之執而不知其味者乎及趙王倫篡位以榮爲長史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

楮記室云袁盎爲吳相時有從史嘗盜盎侍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兒通乃亡歸盎自驅追遂以侍者賜之及袁盎使吳從史適爲尉司馬中夜引袁起曰君可以去矣吳

王期旦日斬君盍謝而去

唐語林曰狄梁公與婁師德同爲相狄公排斥師德非一日則天問狄公曰朕大用卿卿知所自乎對曰臣以文章直道進身非碌碌因人成事則天久之曰朕比不知卿卿之遭遇實師德之力因命左右取筐篋得十許通薦表以賜梁公梁公閱之恐懼引咎則天不責出於外曰吾不意爲婁公所涵而婁公未嘗有矜色

涑水紀聞云寇萊公數短王大尉於上前而大尉專稱萊公之長上一日謂大尉曰卿雖稱其美彼每談卿惡大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大尉

尚友編云趙清獻公抃爲御史范景仁鎮爲諫官以論陳恭有隙熙寧中王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訐之於上前欲因事中之一日上問景仁於介甫介甫曰問趙抃便可知其爲人上問抃對曰忠臣也上曰卿何以知其爲忠曰嘉祐中仁宗不豫鎮首請

立皇嗣以安社稷非忠而何既退介甫曰公不與之有隙乎抃曰何敢以私廢公某所以直言者先國家而後私讐也若趙公者真所謂公爾忘私者也

王文正公旦在中書寇公準居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唐語林曰夏侯孜在舉場有王生者有時名遇孜下第偕遊京西鳳翔節度使館之從事有宴召馬酒酣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但得第當擲印堂王生自負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後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孜在河中王生之子不知有隙偶獲孜與其父生平書疏紙持以謁孜孜問其所欲一以吊之因召諸從事語其事

瑣綴錄云吉水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嫠嫂孤姪地基僅一間弘治二年五月內一夕忽大雷電風雨移

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嫠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此可爲欺孤凌寡者之戒

唐語林曰裴相垍嘗應宏詞崔樞考之不第及爲相擢之爲禮部侍郎笑曰此報德也樞惶恐欲墜階又笑曰戲言也

勸懲錄云葉知遠知嵐谷縣其子私受巨室財誅妄入人罪誣以刼掠勢炎炎罪及千家知遠覺其情力爲明辨并其子申于朝遂免千家之罪被釋者競禱於神爲知遠祈福夢城隍云知遠壽限當終今爲申奏上帝令延壽一紀一年內妻妾生二子後皆榮貴

詩話云馮當世秋試于鄉里主司堅欲黜落已而綴之榜末時鄂倅南宮誠監試當拆封大不平力主之遂至魁選明年廷試第一除荊南倅誠遷長沙倅當世以詩賀曰常思鵬海隔飛翻曾得天風送羽翰恩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經年空嘆音書絕千里常思道義寬每向江陵訪遺跡邑人猶指縣題看

鶴林玉露云曹彬攻金陵與諸將焚香爲誓曰克城之日幸無妄殺一人明日城下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城不下屠之彬之子至今貴盛翰死未幾子孫有乞丐者夫二將成功雖一然用心相遠故其報亦異

善慶錄云京師人瞿楫居湖州四安鎮年五十無子繪觀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妊夢白衣婦人以盤送一兒甚俊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横隔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子彌月不育又禱如初有聞者告曰子酷嗜牛肉豈謂是歟楫竦然而誓合家不復食牛其妻復夢前婦人送兒至抱得之乃生子爲成人

勸善錄云程彦賓爲羅城使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於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彦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病便是好也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仕

勸善錄云南海太守某見配崖州人例以五百爲率過其數則推先到者於海乃奏白於朝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欲生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仁上亦感悟遂可其奏太守無子一日忽設香案作拜以手於案上若取物置於懷中狀人問之曰天地因我活人以五小盤盛五男子賜我後果生五男皆登第以此知仁人之言其利溥而造物厚其報

鶴林玉露云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炙雞漬酒萬里赴吊于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義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誠實章第三十

老子曰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莊子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

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

賈子曰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

雜紀云天下之事真是者不必惡真非者不足惡惟似是而非者爲可惡是故羊質而假虎之皮人共逐之矣鶡形而假鷂之聲人爭唾之矣棘本而假棠之華人咸斷之矣何者惡其非真也

王充論衡云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餙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

新序云務僞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

慎言云禮求其實意禮文度數可畧矣物求其實用浮華侈費可黜矣政求其實體彌條苛貫可省矣

新語云國不興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壁玉珠璣不御于上則翫存之物棄于下雕刻績畫不納于君則淫伎曲巧絕于民

申鑒論云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故權爲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絀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爲盛矣其正不若簡

譚子云巧者爲不巧者所使詐者爲不詐者所理

憬然錄云爲人要在根本上用工夫務博好奇竟成何用

蘇文忠公云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

廣筆疇云名者實之表也實者名之本也有其實斯有其名名過其實斯君子之所耻也盖善人君子

之用心寧有其實而無其名不願有其名而無其實何也一時之虛名取之於偶然終身之耻笑貽之於他人矣

廣筆疇云余平日之過多在好名是以名不成而難危累及之何也識見之不炯也苟有識見則班馬文章不如顏子之簞瓢李杜才思不如原憲之華實東坡言百種巧辨均是綺語豈欺我哉

姚儒曰至高而不可欺者天也至尊而不可欺者君也至親而不可欺者父母也至疎而不可欺者塗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則無往而敢欺矣

呂東萊云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爲誠心事上之道也百種奸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此不易之道也

景行錄云名者造物之所深忌欺世盜名之人飾己釣譽是犯造物之所忌也是以君子務養晦

薛登曰名勝于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于名則貪暴

之風[illegible]

東坡論陶淵明曰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鷄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吁東坡真之一字可謂斷盡陶公一生矣

溫公集云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胡敬齋云讀書雖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熟書雖精熟又要實體於身方能有得嘗謂讀得十章熟不如做得一章來做得一章來那幾章亦將湊得來

胡敬齋云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

李空同曰善道者不勸說以襲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見

陽明先生曰氣浮者其志不確心粗者其造不深外

誇者其中日陋

王陽明云奇特斬絶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爲貴也

賈內翰黷狀元及第請教范文正公公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

余肅敏云誠能動人惟積誠自能銷僞

王浚川云高談性跡遠於事情此書生之迂濶致飾彌文罔益實政此庸人之擾攘一則寡神識於通變一則務虛名而多事要於道化相遠

王浚川云儒者以虛靜清冲養心此固不可無者若不於義理德性人事着實處養之亦徒然無益於學矣故淸心靜坐不足以至道言不以實養也

何大復曰好之無實謂汝曰𦡆惡之無實謂汝曰嫉知人而爲是汝則弗平不知人而爲是汝則弗明弗明弗平是爲枉其生

呂涇野曰今之學者平人都能道仁義言氣節今遇小小利害便爲改移何以爲學由是知高談者之無益也

陳白沙云古之爲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爲士者急乎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

陳白沙云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劉元城曰天下詐僞之風甚矣夫婦兄弟父母之間猶相諂諛欺詐也况于君臣朋友之間乎

鶡峰子曰唐末京師人春遊以牡丹花爲勝賞劉淵邀客賞花乃縶水牛數百頭於前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夫牡丹花之富貴者也彼愛之者亦不過草頭露爾若擬淵之牛不猶寶藏中之八卦絲竹中之風雅邪

徐存齋云天下事誠壞于不實爲然爲之亦須有漸夫揉木鎔金均之所以爲器但鎔金則一注而圓方即成揉木則必從容而後克就規矩今當承平之時踵因循之後其勢何異揉木乎

徐存齋云君子于道有一毫體之未實皆爲所藴未富有一言一行不如古昔聖賢皆爲自待之薄

王浚川云不擇義而廣涉雜陋不明聖而務偕時俗不守經而奇尚偏畧秦漢以來俗儒寡識援邪阿世害道甚矣南宋諸儒講明道學沿習既久亦所不免道實日敝嗟哉

吳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惰容凡僖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勢利紛華聲伎遊宴以至於愽奕奇玩淡然無所好人稱為篤實之士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于偽

唐語林曰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為言元方曰不爾欺之也

唐語林曰劉忠州晏通百貨之利自言如見地上錢流每入朝乘馬則為鞭筭嘗言居取安便不務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多品馬取穩健不務毛色

司馬公光自立朝至於為相上則為人主之所信下

則爲海內之所安至於遐陬外夷聞其名者莫不心慕而誠歸之求其所以爲之者而不可得端明殿學士蘇軾嘗載光語晁補之之言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則傳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光實有焉

唐語林曰元稹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周簪笏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謬獲第其實詩賦皆不能稹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

王端毅公看諸家文字見有關世教者便高聲朗誦喜見顏色若篇章浩瀚辭語豐縟止是吟風詠月誇示孅巧曰此等文章何益于人何補于世束之高閣可也

劉公西皐愷初中進士時見同年輩不務實學專下圍棋學工畫公題二絕云兩人對着閑生氣用盡機關苦欲贏楚漢二家君試看却如風雨散長空又云畫家枉自敝精神詩畫如何可並論試問少陵吳道子二家能事有誰存其畫者云詩亦非本

等職業公曰詩有三百篇遺意不猶愈于盡乎知者以爲名言

胡康侯公負傑出絶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誠知惡必去去必絶其根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奕耶後不復奕過衡岳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卽止

何之子云列炬燃膏夜光若晝何如晝也千甕抱汲流水若雨何如雨也巧女剪彩林花若春何如春也三軍撾鼓聲聞若雷何如雷也是故任天者大任人者勞

何之子云持寸斧者必不伐十丈之木操百金者必不駕萬斛之舟小之無裨于大用也飾金玉者必不爲戰陳之刃多彫彩者必不爲適遠之車文之無裨于實用也

何之子云盈尺之帛剖爲冠屨冠屨成而貴賤殊信道之貴于得所用也用貴則賤者貴用賤則貴者

賤

何之子云據大勢而抗敵雖有小敗弗能喪也揆大意而定交雖有小嫌弗能間也因大原而養生雖有小病弗能死也立大本而論學雖有小失弗能搖也然據勢揆意固原立本非智者俱不足以知之非勇者俱不足以決之

何之子云爭名者以爭得名飾名者以飾得名讓名者以讓得名毀名者以毀得名爭名之名小讓名之名大飾名之名遲毀名之名速大小遲速爲術不同好名之心一也

何之子云益莫益于自虛損莫損于自實然無定見者似于自虛有執持者似于自實

淑世談藪卷之五終

淑芷談藪 巳

淑世談藪卷之六

新安劉兊景澤甫輯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處事章第三十一

老子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楚檮杌云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由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

莊子曰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

312>61419 v.6

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虀粉夫

說林云處世之道莫貴於無心莫不貴於有心故以鑑見醜則善鑑以人舉疵則尤人鑑無心而人有心也虛舟之觸褊心不怒益以一人則忿而閧虛舟無心而人有心也

淮南子云蚑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

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主者也

文膽云讀父書者不足與言兵祖斷案者不足與言律喜蹈襲者不足與言文不知變者以之善奕棋者必不求經精琴瑟者必不視譜工求馬者必不按圖故知變者以之

晁文公曰人可于利濟通達者常力行之患難困苦者力救之皆如已身之事此外功德也修此勿責人報勿希天祐清心釋累懲忿窒欲求自然智住無礙行此內功德也修此勿期道勝勿思瑞應

仕學規範云王文正公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嘗言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索包摠不然不可一日處矣

張泳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呂東萊曰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

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

韓魏公曰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矣

呂氏童蒙訓曰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騷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雜紀云地之于車莫仁于羊腸而莫不仁于康衢水之于舟莫仁于瞿塘而莫不仁于溪澗何者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

夏忠靖公嘗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

廣筆疇云言之非難處之為難士大夫安居之時見人憂患害則曰是何足以為吾之憂見人恤貧賤則曰是何足以為吾之恤及其親履其事則色喪膽落張張遑遑莫之措矣殊不知張張遑遑益徒自苦耳造化已定之矣善乎康節之言曰能言未是真君子善處方為大丈夫君子之生濁世誠不可不思所以善處

陳獻章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

或問張無垢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程明道曰人之情各有所蔽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

歐陽公非非堂記云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坡翁作是是堂歐公作非非堂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屬

元中書潘佑曰事往而記之于心或爲喜或爲悲或爲恨其名雖衆然皆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哉

潘佑曰天下之事其未至也無狀也方今無住也已往無物也予今營營復何求耶

鶴林玉露云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好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

憬然錄云聖賢見得道理了了分明該如此做定如

此做雖其中審時度勢終不離了這道不是將就過去便罷

憬然錄云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先定己之心心定自有區處

雜紀云見弾求鴞欲速而不達投珠抵鵲見小而妨大

景行錄云生事事生省事事省柔弱護身之本剛強惹禍之因

太史雜志云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卽毁物理之不可移者

蜀諸葛亮後主卽位封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决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嘗自校簿書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決之

東谷贅言云或問平居應接人事將同耶異耶予曰無害於義同可也若苟且而同焉人將鄙之爲鄉愿矣有害於義異可也若徼激而異焉人將目之

爲恠物矣

韓魏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

齊丘子曰智者多屈辨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扃鎻固賊盜喜忌諱嚴敵國幸蜀敗于山晉敗于馬夫大人之機道德仁義而已矣

劉元城曰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因言熙寧初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寶臣尤善秤停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此秤停二字最吾輩所宜致力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怡然順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明世學山云君子平居若無所事也及涉于患難則智愈明氣愈平志愈增德愈成道愈凝故曰不遏

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張無垢曰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者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明世學山云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于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何大復曰婦人之仁不仁匹夫之勇不勇仁者羞不戚之德施不報之惠勇者見義必爲當幾能斷

何大復曰天下之味五錯而味不可勝用也天下之色五錯而色不可勝用也天下之音五錯而音不可勝用也錯之者和之也和之用廣矣是故常以經變也變以締常也常變經締用無窮也

韓苑洛曰主一無適存心處事之至要事至若能主一事自不得錯惟方理此事却思別事便有錯

胡敬齋云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

處之事越難處矣

胡敬齋云人不能處事只是不會窮理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化民全要修身

尤西川曰不要因一兩事過失便放倒不顧亦不可以一二事合理便自足古人許人改過戒人自足

王浚川云人事禍福得失有功無功皆不能逆定惟有守道正己竭盡心力聽命于天爲可恃爾此中仍有智以應變一節然亦不得畔道

王槐野云士人處而應世持體不可不弘御物不可不厚聰明戒于太察嚴威戒于太峻一一而聽之雖善竽者必乖寸寸而較之雖善丈者必差

王浚川云未事而憂勞圖治之大幾古昔聖王皆然矣事迫而後憂鮮無不及之咎然尚有繫人心回天命者在故曰生於憂患

王浚川云拯救衰弊之機日見乎事惟智者明之仁者體之勇者行之不智則闇而不達不仁則無閔憂之心不勇則懦而無氣機雖日發乎前不過悠悠坐視而已此國事所以日不可爲也

何之子云防亂于盛者聖圖亂于將者賢因弊易新者聖補弊持敗者賢望次可否者聖（六）議可否者賢臨機立斷斷無不宜者聖事至而度再度而行當者賢辱不辱污不污者聖遠辱避污者賢聖履常無以異賢人賢履變而後見聖人

何之子云善負者不過百斤十人而操舟于水于萬斛也何有顧操舟者其力不加于負重而功十倍之貴所乘也十人操舟日泝流百里勞且憊矣頃刻憑風瞬息南北又知所乘之貴所便也然短蓬朽櫓覆溺之是懼抑亦深為乘便者戒焉

何之子云事不如意安得以意料之人不循理安得以理料之蓋意與境異理與事睽異焉睽焉其變也君子安能盡道其常

薛文清云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愚得云斗斛秤等之類所以平物價而一人情也今人或用二樣大入小出重入輕出其意只是要便

宜爾然便益在我虧損在人與暗計竊取者何異故必較量大小輕重得中一件只用一樣出入皆同自然人已無虧況貧富有命筭計全不在此

愚得云錢糧差役輸納自有定期惟先期辦理依期完納免於公差催擾自然快活若託故推辭延久不納使他人受比併之苦而我亦終不能免則何益矣至於厚賄吏胥飛詭稅糧求以避重就輕而一旦敗露爲罪尤大縱能隱秘不露而冥冥之中鬼神譴責豈肯放過可不戒哉

申瑤泉曰夫言事與當事異言事之臣從旁揣摩得則有功失亦無罪而當事之臣規畫不當至于釀禍僨事異時舉以爲罪何說之辭

唐荆川云孔子惡行怪而愿人亦譏其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夫曰同乎流俗則非其自流也特同之耳曰合乎汙世則非其自汙也特合之耳其設心亦豈不善而聖賢甚以爲不可者其說可知也且夫本以包荒忠厚而其影或近于愿人此僕之所以懼也然則世人望影而疑亦何怪與古人有放君

而代之者而人不疑其富天下有放君而反之者而人不疑其專蓋古人舉大事冒大不韙而猶不蒙人之疑如此今吾輩出格作一小事而人已群然疑之雖古今人眼孔不同計亦不應如此隔絕也毋乃不邇不殖所以自信與素信于人者有不如古人乎不顧不視不取不予所以自信與素信于人者有不如古人乎且夫以湯之聖宜其脫然于聲色貨利之外也而祇曰不邇不殖真若聲色貨利足以移湯而湯真若與聲色貨利相持然者何也伊尹之所樂者堯舜之道也而祇銖稱寸量于一介取予之間若硜硜之小人然者何也

俞文豹吹劍錄曰講明義理別白是非則須學術酬酢事機區別利害必用世法蓋文學政事自孔門已分爲二理繁治劇固非沉湎章句者所能辨臨機制變尤非牽制文義者所能爲

俞文豹吹劍錄曰禍福倚伏之機不可俄測當大患難大屈辱大損折處須堅忍順受徐俟天理之回則大禍未必不爲大福少屈於目前者未必不大

仲於後日

張觀爲參政斷事從容詳審劉器之登第與二同年相謁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嘗持勤謹和緩以律身中間一少年者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唐語林曰裴度在中書印忽亡失度命張筵舉座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曰印復得度不荅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盖諸胥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人服其臨事不曉

陳瓘有斟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友間有歡適不過太白滿飲恐以長飲廢事

駒陰冗記云有省祭官某京居日頗苦塵勞嘗作絶句云碌碌庸庸立世間朝來直到睡時閑誰知夢裏猶辛苦千里家山一夜還

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持至靖前靖曰安有許大珠此必僞物也命摧碎之因以上聞上曰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畧不

動心遷斥爲僞物而碎之免致意外生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矣

章子厚與蘇東坡書云慎靜可以處患難東坡佩服嘉嘆不已

曹瑋知秦州時年十九馭軍嚴明賞罰立決善用間有告戍卒叛入夏州者瑋方與客奕怒曰吾遣之去耳汝再三顯言耶夏人聞之即斬叛者首投境上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廐爲薪不可禁過軍校白之坐客股慄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亦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牒送盜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沮盜者亦得罪舜卿近世名臣也

韓琦字稚圭嘗云臨事若慮得是箚定脚做更不移

成敗則任地方可成務如琦孤忠每頼鬼神相助幸而多有成

羅大經曰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杜衍戒門生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求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耳予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喬三石曰自古才識之士首議者難首事者尤難首議者必違衆論于是群口咻之或摘其小疵或動以危言是時議未行人不知其益也而其議遂寢矣首事者必拂群情于是群小忌之或責以難處或中以危禍是時事未行人不見其益也而其事

遂寢矣此其患在國是不定故耳賈生晁錯非萬世之明戒乎然其效皆見于身後此豈徒才士之不遇哉誠蒼生之憾也

待人章第三十二

莊子曰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

荀子曰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繜絀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

文中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

新序云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太平經國書云分大嚴則情不接禮太迫則歡不洽

說林云天不惟和風甘雨瑞雪慶雲而霜雹降焉地

不惟五穀桑麻而萬稗稂莠生焉山林河海不惟龜龍麟鳳而鴟梟豺狼鯨鯢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然善理陰陽者霜雹不害善治稼穡者稂莠不害德及禽獸者豺狼鯨鯢不害何故至於人而疑之故上有堯舜則四凶不能肆其惡上有成王則武庚不能成其亂上有昭帝則上官桀不能投其詐上有文皇則宇文士及不能售其佞譬之六轡在手而操縱自如寧有僨轅而敗轍者乎苟無以御之而曰小人之不可驅除也則何以代天理物爲哉

關尹子云魚欲異群魚舍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舍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耳

韓詩外傳云聖人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可知也故君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

韓詩外傳云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

灼艾集云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省躬長語云人情叵測殊難處以予言之人豈真難處哉但能儉約而有惠庶不爲人所怨慈和而有威庶不爲人所狎簡直而有禮庶不爲人所厭嚴毅而有容庶不爲人所忿渾厚而有斷庶不爲人所欺含蓄而有量庶不爲人所忌故九夷雖陋君子欲居豚魚無知信猶可孚人豈真難處哉

蘇氏曰不以己之所能而責人之所不能不以己之所長而責人之所短

灼艾集云人有喜聞人善而樂道之者亦有喜聞人之惡者管仲云鮑叔牙一聞人之善終身不忘曾子云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

省心雜言云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皆兄弟自疑者

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至於推誠則不欺守信則不疑非但六合之內可行動天地感鬼神亦以是爾

張衡曰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

春秋繁露云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于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于人小而義之于人大無恠乎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

胡子云馬牛一畜也御失其道則奮其角蹄雖有猛士莫之敢攖御得其道則三尺童子與之周旋無不如意

衛洗馬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

憬然錄云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詩話云司馬光年六十四時客來祝者隨有而待人亦相諒原無計較其詩云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

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雖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筯只將佳景便娛賓庾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作主人

橫浦語錄云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由行草莽中荊棘在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荊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張繹謂鄒志完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獨不聞伊川先生曰君子之于人也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人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如已是則是在已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彭思永曰吾幼時不爲他學卽學平心以待物耳牢籠之事吾所不爲嘗語弟子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

愚得云說人之短而乃護已之短誇已之長而乃忌人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大狹耳若能克去此

弊豈惟進德且以遠怨

愚得云人有求於我力能應則應之如有不能當和顏巽語告以難應之故而辭之固不可疾言怒色拒之太嚴亦不可抱故延展令其失望

愚得云與人相處雖貴情意相投形迹相忘然亦不可狎昵太甚如齒有長幼還當序齒分有尊卑還當明分內外男女之間還當有別笑語戲謔之言還當有節勿攻訐人陰私勿故犯人忌諱斯嫌疑既遠而可與久處矣

愚得云人有過失或素相親厚欲其改悟只宜僻靜處面與其人委曲言之出我之口入彼之耳方是相愛相成之意彼亦知感若向他人聲揚不已或對衆面責彼必不樂且或強辨不從如此豈惟失忠厚之道亦歛怨招禍之端也

愚得云日每燕會交接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以類推之人所忌諱甚多須用心檢點一番切勿犯人所忌令其愧憤亦君子長者

之厚道也

范益謙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毀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陸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

雪亭雜言云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皤然老矣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留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爲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以爲少年英俊侮老慢賢之戒

時見錄云漢之黨起於甘陵一部唐之黨起於牛李

二人宋之黨起於程蘇門下士盖皆操上人之心以求快一時之氣而不知其獘之流至於壞士風傷國體也苟能順事恕施隨感而應如武公之公平魏公之寛厚明道之和氣了翁之責己則何隙之可乘何嫌之足避而黨何縁而起耶

郁離子云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惡貞衆汚惡絜衆枉惡直衆惰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嫚惡禮

陽明先生曰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己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也

廣筆疇云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之心懷輕人之心者類乎薄挾上人之心者類乎狂何也貴乎平而不貴乎亢有輕人上人之心則客氣常在而心無頃刻之樂矣

啟棠川曰人臣樹勲圖報期于共濟固不宜縁忌自沮乃若古人善處功名之際者似亦不可不一留

意焉夫始但一二相持曲直易見人猶亮我往輙爲隙將衆口同鑠慈母投杼矣積羽群輕一傳萬咻古聖哲所兢兢也

王浚川云彼犯我也是則吾自反不暇彼犯我也非是則其過在彼此顔子所以不校

王浚川云温和而不暴戾良善而不險狠恭敬而不患肆儉約而不多欲謙讓而不好勝此聖人之盛德也學能體之則於人也無往而不感矣又何以他學爲哉

王陽明平寧王事竣有南昌舉人劉養正舊從陽明遊黨附宸濠事敗伏誅其母死未葬公爲之葬又爲文祭之可謂情法兩盡者

王陽明云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矣

空同子曰接之以文雖惡必荅孔子之于陽貨是也降之以貌雖仇必酬關羽之于曹操是也吁斯可以語俗人道哉

薛文清公曰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已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已之間皆一誠敬之心

薛文清曰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亦見其自小

薛文清曰觀師冕一章可見聖人接物之誠心常人於瞽者鮮不易忽而欺詒之於此可見聖人之氣象且詞語從容誠意懇至直使人感慕於千載之上

唐荊川曰自處不當違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處人當成就其長而護其短

何之子云素信而卒離者疑我也漸離而急合者嘗我也卒離而追憾而疑厚矣卒離而負愧而謗消矣急合而見真而悔萌矣急合而飾詐而機隱矣機隱而不覺者必受其禍悔萌而不體者大辜其心謗消而不先者殆難其反疑厚而不遠者愈寒其衷

何之子云自大者恒驕自小者恒屈大人者恒諂小

人者恒忽無驕無屈而心乃足無諂無忽而身不辱心足而不辱謂之太樸太樸之子爲陵爲谷可群可獨

何之子云己所好也人或惡之是故以己好而好人所惡者有矣人安得而好我己所惡也人或好之是故以己惡而惡人所好者有矣人安得而不惡我知其好惡而惡好之者悖也不揣其好惡而惡好之者蔽也

何之子云欲人同己異之隙也欲人信己疑之根也欲人尊己卑之漸也欲人服己陵之階也矜己異人而緣異求同己疑人而隱疑示信己卑人而因卑挾尊己陵人而用陵強服惑殆甚矣

何之子云同爲人所好者其勢必讐同爲人所惡者其勢必合緣惡生合合以多黨也緣好生讐讐以奪愛也

司馬德操盛德絶倫有人臨蠶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己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未嘗求己求而不與將

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

叅政張清獻公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己出者守得以善罷

韓魏公於小人欺己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愚謂此正魏公德量最高處明知其欺則終莫能欺苟訐其情則激怨矣怨則不肖之心生不中傷之不已也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幾噫魏公之智遠矣

蘇東坡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我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田夫乞兒曾見同寮齊瑞卿書此於齋中跋其尾曰予性褊急不能容物服此以爲瞑眩之藥也

陳忠肅公瓘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儆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奬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舉譽美傳揚謂己不能

程明道先生有持國嘗患在下者多欺先生曰欺有

三有爲利而欺者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

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謙虛章第三十三

孔子家語云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老子曰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于無形行于無忌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于無形

動于不得已

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老子云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老子云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止

曲禮曰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新序云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

抱朴子曰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

無能子云虛其中者朝市不喧欲其中者岩谷不幽

楚檮杌云楚人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絶乎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退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

戰國策云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

齊丘子云鑑非求鑒于物而物自投之槖非求飽于氣而氣自實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

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心何爲獨不然

什類書云象以牙而成擒鮭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召網龜以殼而致亡雉以尾而受羈鸚以舌而取困麝以臍而被獲犀以角而就烹金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故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士多敗於壅蔽好遊水者溺於水好馳馬者墮於馬各因其所長而禍之也君子愼毋以炫露而招損哉

新序云魯有恭士名曰機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機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氾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氾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尚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氾者何釋恭爲成回學於路子三年

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人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史記云趙以藺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嘗稱病出望見卽引車避匿于是舍人相與諫曰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相如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謝罪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鹿門隱書云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己而自卑卑

則全

張宏山曰聖人望道而未見故不見己之有也不見己之有所以爲聖人學者惟見己之有故不能到聖人地位故滿最害事曰我無能焉者亦不見己之有歟

愼言云自有能以驕人之不能卽無能已自有德以驕人之不德卽無德已道極于賛化育亦夫人所性而有者而何驕之爲

廣筆疇云好剛之人必悻悻悻悻必驕人驕人者難乎免於世矣天壤間善人少而小人多吾以區區之才而肆其悻悻之氣小人如之何而容我哉

危言云惟至靜足以制天下之物惟至虛足以容天下之物靜者道之體虛者道之具不能靜未有能秉動者也不能虛未有能致實者也不能秉動道無由而用不能致實道無由而立

程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張子韶服爲格言

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向文簡處

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爲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濶論自以爲富貴莫能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王十朋曰不善文者宜秘不善書者宜楷不善言者宜省

新序云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

愧吾錄云或謂囂囂子曰世有挾勢以傲人者殆不可哉曰未也有傲人而挾父兄之勢者矣曰未也子不見竊他人之勢以傲人者哉

司馬文正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卽書率以爲常

鄒志完浩修潔有志行記覽該總援筆數千言立就斯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貴賤必與之交無遠邇必欲收而取之已

邵子云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剸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

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晝永編云昔人有言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而伐吳符堅空國而伐晉皆是使盡滿帆風故一敗即當稅駕無所

新知錄云謙卦內三爻皆吉外三爻皆利謙受益也既濟六爻皆無吉利之詞初爻深致其戒僅得無咎滿招損也

教家要畧云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蓋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此舜所以好問而孔子所以無常師也

省心銓要曰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

宋游道每戒其子士幼士慎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道三箇好乃隨俗徇情耳可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蓦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

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爲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曰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爲喜歡緣矣

吾學編云劉忠宣公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於東山之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於其墓作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於地下也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公嘗曰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李東陽曰東山乃昔

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

夷堅志云王叅政伯大號留畊嘗著四留銘於座右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貼於壁間忽一日雲霧四起霞光照耀失其書所在

憬然錄云辯含於訥巧隱於拙剛蓄於巽直蘊於讓明養於晦五者藏用之道也

明世學山云人莫不剛愎自信剛愎自信卽是自絕誰敢語以至道凡人有才氣而復虛己下問者實大難得

東谷所見云行不肯在人先坐不肯在人上歛袵退縮至再至三謙遜之風良可嘉尚及其見利則趍見便則奪惟恐或後于人雖骨肉亦踈絕契交反眼不相識當行不先人坐不上人之時亦知謙遜爲美事抑何臨小利害乃樂爲是不謙不遜耶矯情可強也真情不可遏也

薛文清公曰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

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群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何大復曰夫人有天受之而益焉者天天之受之者乃其虛者也天之益之者乃其謙者也故海之容也水思歸之矣月之缺也光思增之矣有富能約是以長富有貴能下是以長貴有齒能幼是以長年

何大復曰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方遜志曰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

陽明先生警學者曰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學者於道如管窺天少有所見卽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不知有道者從旁視之方爲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畧無省覺斯亦可哀也矣

王陽明云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温恭允塞也

何之子云無爲人先無爲人後先後之間可以藏身無爲人厚無爲人薄厚薄之間可以處世無爲人譽無爲人毀毀譽之間可以完名

何之子云侈盈傲分不如操約負重疲力不如舉輕綜繁馳神不如理要索奇駭俗不如安常違素移數不如守一標利見韻不如含光約則要要約則一一則輕一輕常常乃光

何之子云荷一命者以貴驕人累百金者以富驕人備一材一能者以道德驕人如多則弗有愈多則

忘之矣吾聞帝王忘富貴聖賢忘道德

何之子云以吾短形吾長吾喜吾長吾護吾短况暴人所短揚已所長吾樂人短人妬我長實短故短樂短不祥實長應長見長爲殃如短非所短長非所長顛拂其若狂抑伏倚之無常而容謂其何傷故君子兩功不居並名不爭齊美不先孤譽不趨量欲不滿厭分利不盡取外物不目皆異味不染指庸衆賢智所共捨者棄之而弗顧造化所深忌者秘之而弗宣

容忍章第三十四

孔子家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

素書云地薄者大木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鳥不棲林踈者大獸不居山峭者崩澤滿者溢棄玉取石者盲羊質虎皮者辱

無能子云夫水之性壅之則澄決之則流昇之雲則雨沉之土則潤爲江海而不務其大在坎穴而不恥其小分百川而不疲利萬物而不辭至柔者也

故老聃曰柔弱勝剛強則合神體虛專氣至柔者得乎自然之元者也

關尹子云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鵬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廣筆疇云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爲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而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讐而相害也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意正如此

廣筆疇云士君子不可不大其胷襟不大其胷襟則一日之內一歲之間役役鬪捷於聲利之塲求之不得購之無方愈憂愈苦莫之能釋也是故以六合爲一已以坏冶爲一陶則無往而不樂

明世學山云吾輩學問貴包荒韓魏公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遣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儒之後二人伏誅武侯曰此二人只是黑白大分明吾輩只

以天地爲吾一心何所不容中間自然物各付物今人纔向學便分黨相非抑何見之小也

靜修先生偶書云意當極快處心有不平時少忍容無害欲言當再思

康節語伊川云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

晁文公曰觀彼如意之極不當徤羨世事皆有倚伏如意之極亦有不如意事事難縷述理可盡思以此對治自然甘處

明世學山云君子貴通天下之志嫉惡太嚴恐傷公明之體

愧吾錄云忍有二道有貪昧隱忍之忍有巽順含容之忍巽順而曰忍善忍者也貪昧而曰忍不善忍者也

或問夏忠靖公曰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校何曾不自學來

呂舍人本中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

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云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

遯齋閑覽云有人問呂榮公希哲曰爲小人所詈辱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與他一樣如此自處忿心自消晉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曰鷄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此能消忿而不與人爭鬪者也

新知錄云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爲禽獸是猶未免英氣太露故不若顏子犯而不校爲得萬物一體之意朱子曰犯而不校盖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蝨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西銘二句說得好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顏子不校之意盖如此

政訓云書曰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有濟君子處世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者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爲人容當擴天地之量而不可限斗筲之量觀丙吉婁

師德之爲人可以鏡矣彼一毫之咈一事之違即勃然而怒憤然而發者安所稱德量耶

王氏家規云凡爲子孫者當以忿怒致爭爲戒忿怒致爭者其初甚微其禍甚大語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此之謂也臨海彭氏曰性猶火也方發之初滅之甚易既已炎矣則焚山燎原不可撲滅鄭氏曰我寧容人毋使人容我若人屢相凌逼者當以理遣之此皆格言也宜深誌之

鶴林玉露云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頴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恥是男兒

龜山語錄有云物之有圭角者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予謂渾然天成者亦謂謙厚有容含蓄不露其於處已接物之際使我無所觸而彼無所怫如是斯可矣若緣此言而務爲依阿俯仰滑梯鶻突則固君子之所鄙也

讀書錄云甞觀山勢高峻直截卽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合輳回環者卽其中草木暢茂盖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蓄聚故生物之力薄回環合輳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卽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峻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何文定公曰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聲欬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

不及也

袁氏世範云人有詈人而人不答者必有所容也不可以爲人畏我而必求以辱之辱之不已人或起而我應恐口禁而不能出言矣人有訟人而人不校者必有所處也不可以爲人畏我而更求以攻之攻之不已人或出而我辨恐理虧不能逃罪矣

訓善錄云尚氣好勝者固常情所不免而易發難制者忿心爲甚夫惟忿心一熾無能制遏以致相詈相毆者居多當此之時惟知爭小利而不思有大害知爭虛氣而不思有實禍故有或因尺地而費數十畝以爭者或因百錢而用數千貫以爭者或因一言之觸遂致忘身及親以爭者人能識破此意含容忍耐以聽人和解則省財省力心身安寧比之忿爭鬬訟拘囚苦楚荒廢本業亡身及親者相去一何遠哉切宜深戒

愚得云親族隣里所居甚近相與甚久凡生畜之侵害童僕之嚷鬧言語之有觸忤行事之有錯誤其勢必不能無者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不必詳

責於人只知反求於己方能久處若不忍小忿遽生嗔怒或自恃財勢智謀必欲求勝吾恐怨怨相報終無了時其勢必不能兩存矣可不戒哉

薛文清曰每事當存忠厚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

陳獻章忍字贊七情之發惟怒最遽衆逆之加惟忍爲是絶情寔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薛文清公曰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薛文清公曰或曰人有慢己者何以處之曰使己有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己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己何與焉此先儒之論重書以爲警

薛文清云接物大宜寬宏如行曠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故曰長者之懷汪洋而無涯褊人之情刻覈而繁瑣

薛文清云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宏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薛文清云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畧有與人計較長短意思卽是渣滓消融未盡

涇野內篇云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溟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深

薛文清云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審察時宜寬緩處之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況傷乎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毋忿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審察

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何之子云兩小不能相容兩上不能相容兩實不能相容是故容也者以大容小以下容上以虛容實

劉寛常乘牛車有失牛者就認之不言下駕步歸認者得牛謝罪曰物有相類幸勞見歸何爲謝鄉里服其不校後封侯位特進

富文忠公少日有詬者如不聞或問曰恐罵他人曰

斥公名云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呂蒙正拜副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同列欲詢其名遽止之曰知當終身不忘不如勿問

楊鐵崖維禎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既破產流落海上數踵先生門　日竟持先生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鐵崖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毛碩字仲權知曹州有書生投書于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狄梁公仁傑巡撫河南天授二年爲相武后嘗謂公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公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

管幼安在遼東隣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爲牽牛着凉處牛主過而見之大慙服

古今藥石云王文正公旦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

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

啓語林曰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辨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廣坐被人醜罵席上愕然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必與言

薛文清曰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如以寸莛而撞千石之鍾固不能使之鳴也若常人纔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王陽明云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搆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遺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新知錄云嘗於寺壁見一詩云漫誇李白與劉伶荷插騎鯨得令名肯許二公偏喜酒只緣世事不宜醒愚謂不宜醒者君子處世之微權也而常醒醒者君子處身之大法也屈原自謂獨醒矣然量之未弘自投汨羅陷於賢智之過雖曰忠清潔白千

載一人而善道猶未也二翁蓋能有見於不宜醒矣然亦能常醒醒否耶

續自警編云張莊簡公爲御史時年二十七巡按山東初抵臨清徃文廟行香偶一酒家酒標掛低掣落冠帽左右驚懼公恬不爲意命取冠拂塵戴之而去明日州官鎖押酒家詣公乞罪公徐語之曰爾所居是上司過徃之地今後酒標須要掛得高些徑遣出仍命州官勿督責之公之寬大仁恕蓋出於天性不假修習者

漢卓茂性寬仁恭愛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者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卽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他日幸歸我已而馬主別得亡者乃詣茂還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遷密令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

畜德錄云夏忠靖公原吉嘗得賜古硯冬月吏炙氷破甚恐公知召諭之曰受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釋之又嘗于驛中天甚寒驛人偶焚隻襪公知笑

曰隻襪何用不加責卽以所遺賞驛人其性度寛大有如此

百忍圖賛曰忍之德其至乎樂天知命忍之原也懲忿窒慾忍之方也大爲剛德行不干時天且忍而况人乎山澤納汙山藪藏疾地猶忍而况人乎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物皆忍而况人乎不爲已甚犯而不校聖人之忍也執嶋持下柔弱受垢老氏之忍也無爭三昧面壁九年釋氏之忍也天子不可不忍武王之銘曰少閒弗忍終身之羞諸侯不可不忍詩刺鄭莊公小不忍致大亂卿大夫不可不忍傳謂魯以相忍爲國士庶人不可不忍白圭之治生以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仁者其言也訒訒忍也言可不忍乎動心忍性益所不能性可不忍乎羑里陳蔡忍不可忍之患難簞瓢緼袍忍不可忍之困窮其守節也忍餓於嗟來忍渴於盜泉其篤學也忍寒於映雪忍痛於悴掌險阻艱難晉侯忍以定霸卧薪嘗膽越子忍以復讐子房忍取履淮陰忍跨下而爲人傑丙吉忍汙茵師德忍唾面

而爲長者裴度則忍事陸遜則忍辱趙襄子范雎則忍詬對敵能忍者勝一慙不忍者終身慙不善加己直爲受之張霸之忍也終身讓路不枉百步朱仁軌之忍也忍於怨若藺相如寇恂忍於誣若直不疑卓茂劉寬不耐煩者稽康所以逢咎耐辱者司空圖所以避既司馬子長以隱忍成書謝安石以忍須臾成名自反而縮勇而忍也不報無道強而忍也忍謗以無辨忍侮以自省忍笑於口忍愧於顏苦苦忍而受交交忍而久如金忍於百鍊如松栢忍於霜雪古之人忍恥於三北忍慍於三已忍於佩韋忍於吸醯彼鄉原之合汙非忍也長樂老之痴頑非忍也挾輈不能忍事拂衣不能忍怒倒執手板不能忍懼吁艱哉忍者仁之端也忍然後有不忍之心其流於殘忍者爲佳兵爲峭法爲終訟爲鬬很一朝之忿忘身及親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可不戒歟不忍小忿富辰諫周輕不忍久司馬譏吳故曰萬事之中忍字爲上知此者其張公藝乎以公藝處家之心推之治天下裕如

也

謹微章第三十五

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

齊丘子云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之機

說林云歲欲豐而甘草先生薺是也歲欲苦而苦草先生葶藶是也歲欲惡而惡草先生水藻是也歲欲旱而旱草先生蒺藜是也歲欲雨而雨草先生藕是也歲欲病而病草先生艾是也歲欲流而流草先生蓬是也此言物理之各有所兆也石漬子曰灾祥必有先見觀於此而可知

孔子家語云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

陳孔璋曰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

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沉往而不返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于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

文學曰河决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禮决乎

國語云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藏禍不自其基必復亂

玉華子曰積毀之家其動以微破巢之幹其先以蠹不知者以毀之積而巢之破爲始禍非也榮盛之葉毀之端倪也繁茂之蔭破之先驅也必枝葉繁茂而中始空榮盛之寵而惡始集本之大枝招風小葉招雨中空而巢復重求欲不破不可得矣人之大者倚力小者趨利惡集而家益大欲其不毀亦不可得矣是以君子以身安爲富以名重爲貴故去彼取此

新序云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

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新序云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劉子云董生有云吊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吊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奢則禍至故吊隨而來也

新序云毒智者莫甚于酒留事者莫甚于樂毀廉者莫甚于色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事者後憂

司馬長卿曰盖聞明者遠見于未明而智者避危于無形禍固多藏于隱微而發于人所忽者也故鄙諺云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賈子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爲無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無足以亂國家也當夫經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大亂

文中子云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所以良田每敗於邪徑黄金多鑠於衆口投杼且起於三疑市虎亦成於三人噫青蠅簧鼓何世無之是以君子貴先覺也

文選云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害害惟聖人深識倚伏知害之爲利而利之爲害也

大寶箴云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

呂子云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知自飾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莅衆之容必肅于燕閒之日對賓之語必嚴于私昵之時

説林云人情莫不畏患而不知所以備患患未生也而圖之雖中人猶能致其力患已至也而救之雖

聖智莫能運其籌是故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褰裳而越也及乎灔澦瞿塘下洞庭鶩石城經册徒洪波浴日巨浸舂天雖起三軍之衆弗能禦也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之可蔑也及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翺翔乎忽荒之上彷彿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微繳蒲且子之功亦弗能加也是故君子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新序云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遠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可柰何也今

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早從事矣

說林云人有言曰避禍不如避名息影不若藏形不取當時之名而得後世之名乃真名也斤斤徼當時之名禍且立至矣是故老聃潛身於柱史展季養德於士師莊周托跡於漆園韓康伯逃名於藥肆終始無辱邈難及矣越蠡激文子以肥遯留侯托黃老以辭榮亦其次焉范睢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揚雄投閣而龔勝被徵而縊陳蕃李膺駢首就僇孔融禰衡羅死非命陸機齒劍於成都賓王被誅於武氏是皆徼當世之名者也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也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也知必升九天之上而後知日月星辰則乾

象終不可測矣必履八極之途而後知山川風俗則寰宇終不可紀矣必與鴻蒙盤古之人游而後知因革治亂則往代終不可述矣是故君子不器

孫思邈傳云盧照鄰問孫思邈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僨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慎於小者不擅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

新知錄云酒之流禍聖人所深戒也然自昔賢豪亦每寄情於此或名爲太和湯或名爲忘憂飲或稱歡伯或稱紅友其曰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若有深契焉者此其意豈在酒也哉彼蓋有所託焉爾故觀於酒誥則知古人防患之遠觀于酒頌則知古人託興之深嗚呼士大夫豈能絕酒耶惟勿

溺於酒而已矣孔子曰不爲酒困孟子曰惡醉而強酒聖賢之訓所當三復也

晁文公曰念起卽覺如川欲泄簣土可塞如火欲熱杯水可沃蓋不怕念起惟恐覺遲

鹿門隱書云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鹿門隱書云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李絳云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

陳希夷云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爲名言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老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晁文公曰世間有怨府畏途禍胎鬼趣積習宴安于其中未曾一念覺悟可謂賢乎

通論云顏之機隱于愚此覺之時也夫子乘其時而以克復之訓覺之則鼓元氣而雷域中而顏子盎

然皆仁矣若以此施之互鄉童子則機之惰者徒強聒耳不受也參之機韜于魯此覺之時也夫子乘其時而以一貫之道覺之則騰百川而雨天下而曾子勃然皆忠恕矣若以此施之空空鄙夫則機之蔽者徒扞格耳不受也

司馬温公云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

明世學山云利者害之基福者禍之媒乘除倚伏灼如著龜夫惟明炳幾先乃能洞其幽燭其微世之饕利溺福入而不出者未有不蹈災而襲危

省心銓要云張飽帆於大江馳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詩話云近有人作竿戲詩曰人皆歡喜上高竿上去難時下亦難若到上頭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此卽宋人賈似道詩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

下肩難意也

樊氏語畧云平旦之氣乃一日之赤子也日乾夕惕則大人矣

廣筆疇云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誇之於貪汚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索之於我矣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然由物生禍其能迯哉

郁離子云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虫知之知之于將萌而避之于未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不虛其知也

劉穆之既爲宋武帝委任心懷警惕嘗語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陽布衣不可得也

太祖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微終貽大患不妨于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

教家要畧云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廣筆疇云世間坑穽在在有之要人醒醒耳根一少昧足一少偏心一少惑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墮也乃悔前日之所爲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

薛文清公曰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卽非仁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之慢卽非禮一念之詐卽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薛文清公曰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爲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陽明先生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於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慾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是洒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

陳白沙曰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盖畧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

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陳白沙云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

卮言云氷蚕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糞蛆不知臭與生俱化故也人生而性善者也溺于利故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悲夫

真空僧云疾病生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閑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卻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後日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情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

脚

薛文清曰一念之差心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民間書云舟不覆於龍門而覆於夷埶車不摧於太行而摧於康衢盖難者人所畏易者人所忽是以君子難其難不易其易

樵談云天下之禍不生于逆而生於順是故戈矛劍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遊畋每足以殞人之軀久矣夫順之爲禍也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盖斧刀鴆毒每在於袵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

趙德麟詩曰記得離家日尊親囑付言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船雨宿宜防夜鷄鳴更相天若能依此

語行路免迍邅此征途藥石也古語云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言勤力幹家則可免貧凡百持謹則可免禍德麟詩勝禍之一道也

新知錄云昔人謂人世爲塵海仕途爲宦海以喻險也嘗觀雲間顧公剩語爲之三復語曰天下之險有五而至險不存焉一曰塗險二曰山險三曰水險四曰物險五曰人險五者之險猶可測也惟天下有至險羊腸蜀棧不足以喻其艱太行秦嶺不足以喻其峻呂梁瞿塘不足以喻其深封狐雄虺不足以喻其毒快簇利刃不足以喻其害鬼蜮爾形魑魅爾心設機置穽變詐橫生蜜口劒腹貝錦聚蚊笑中有刀膾裹藏兵譖人若潤膚愬切身轉眼啓釁覆背無親嗟哉險乎惟人心之不平可柰何哉雖然嘗讀易而得之需言險在前也習坎言重險也聖人皆以有孚勉之至於中孚又以利涉與之然則吾儕涉世其安身立命之道固有在哉他非所宜計矣

蔡虛齋云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

程朱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計始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實一靜虛動直

灼艾集云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

毀譽章第三十六

齊丘子曰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己者斯能罪人者也不報怨者斯能報怨者也所謂神弓鬼矢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得以假人人得之以假天下

韓非子曰治亂之功制于近習精潔之行決于毀譽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

媒也絕罔去媒讒佞遠矣

抱朴子云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輔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

賈瓊問何以息謗文中子曰無辨問何以止怨曰無争

韓詩外傳云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于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于人也非繒帛五谷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

子華子云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于中虛則荊棘生矣父不疑于其子子必孝兄不疑于其弟弟必恭夫不疑于其婦婦必貞君不疑于其臣臣必忠是故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

劉子新語云媒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爲德身膚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爲惠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

爲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爲辱何者有情于譽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于傷辱雖獲毀而無恨故魚不畏網而畏鵜復讐者不怨鏌鎁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劍無情而人有心也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遣情以接物不爲名户不爲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戰國策云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

王子淵曰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

鄒陽上書云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鹿門隱書云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鹿門隱書云毀人者失其真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

原之人哉

柳子厚云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之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官箴集要云是非毀譽所不能無者是則歸人非則歸已聞譽則謙聞毀則受無尊無卑處之皆當如是前輩云恩欲已出怨將誰歸此真博大君子之言也

東谷贅言云嘗見極余錄中有曰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爲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寧免爲小人予謂此語可爲善善長惡惡短之註疏也

愚得云人之奉承我誇譽我不可遽喜必反而思之我果有好處猶退然讓之如無好處而以此加我必利我者也必畏我者也必假此以試我者也必柔媚小人不顧禮義而妄徇我者也吾方自愧之

不暇而況偃然當之哉人之侮慢我毀謗我我必有不是處或所行雖是而性氣偏執不能從容委曲不然或疑似之迹而人不相諒或傳聞之誤而人未加察故爾我惟自責自修日後自明彼自愧服若遽生忿心與人爭辯不已或詈罵繼之反起釁端戒之戒之

薛文清云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爲之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沮

胡敬齋云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

何大復云無惡而毀於汝何疚無善而譽於汝何有嗚呼汝乎毋以毀譽而喪厥守乎

王陽明云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得正以無入而非學也

陳白沙云人氣禀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爲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己之所執以爲是者非出於氣禀

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己而非人則其失均矣況自古不能無毀盛德者猶不免焉今區區以不完之行而冒過情之譽毀固其所也此宜篤於自修以求無毀之實不必以爲異而欲聞之也

薛文清云人譽己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善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卽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尤西川云毀譽皆是切磋之資譽者指我以前途毀者告我以險阻

王陽明云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終掩其實故有其事不可辯也無其事不必辯也無其事而辯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辯之是益增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惟安靜自處以聽其來順受之而已

羅一峯先生爲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耻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見一善人則愛之如祥麟彩鳳見一惡人則惡之如封豕長

蛇見一饑寒凍餒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以必爲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也

浮梁判簿華亭侯綸官邸設二屏各書數語足資警惕其左曰圓者被人譏方者被人忌不方與不圓何以成其器至圓莫如天至方莫如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議況我疎鄙流竊祿尸其位人或譏我圓我圓思以智人或忌我方我方思以義醒者彼自醒醉者彼自醉俯仰規矩中靈臺了無二其右曰物之香者莫如蘭物之清者莫如竹蘭香香于天下草竹清清于天下木彼棘果何物雜于蘭竹中小人之惡固可惡君子之德尚有容君不見仲尼尚遭陽虎怒孟軻曾被臧倉惡誰知造化本無私善惡難逃消長數

淑世談數卷之六終

淑世談藪　庚

七

淑世談藪卷之七

新安劉允景澤甫輯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居官章第三十七

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

陳選曰某居此官卽欲盡此職某行此事卽欲盡此心

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處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

3147640 v. 7

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語錄云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與顆粟皆民力乎爾供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浹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爲我師一范一韓

范文正公曰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

士翼編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論不在奇當物之真可也政不在赫去民之疾可也令不在數達己之信可也

張恭簡公西盤嘗曰學達于政則簿書非俗吏政成于學則章句非腐儒乃今學術日新政體日敝柰何能善其後也

呂氏曰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鬬大兵不寇

朱文公云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

呂氏童蒙訓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

東谷贅言曰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己禮賢下士不言忘勢庶於官箴無忝

明世學山云守令而招禮賢俊者賢俊守令也守令而股肱豪右者豪右守令也守令而爪牙胥皂者胥皂守令也茲有守令也其去也賢俊惡之豪右涕之胥皂懷之是尚得為之循良也乎

宋景濂在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新序云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王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

趙邦獻曰士大夫若止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為豢飡請以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筭則凜然如履冰炭然如臨淵有媿于方寸者多矣若于奉公治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為盜矣

仕學規範云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云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仕學規範云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僞自見不待嚴明也

仕學規範云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舉動大抵作官嗜利自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乃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吳芾嘗曰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

方孝孺深慮論云人有好名而强諫直諍者有好名而修廉潔敦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矣自有益于國言之取其有益于國斯可矣烏顧其出于好名哉

木石子云居官者每遇夜氣清明之際仰而思曰朝廷幞頭烏帽榮吾首也博帶禮服榮吾身也俸祿美食榮吾口也肩輿肥馬榮吾體也前後騶從便

我之使令也爪牙儀仗助我之威嚴也其榮我敬我安逸我者欲我何爲者耶吾旦晝之所爲果事事皆盡善耶或有一不善耶果上無負於朝廷耶下無負於所學耶果無忝於冠服食御耶果無愧於騶從儀仗耶果無取怨於百姓耶夜夜而思之不覺漸入於善矣

余肅敏公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卽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

王浚川云古之士大夫以公朝爲心故主於益國而不以勝其職爲務今之人各競其所職争之道也惟賢者能推心於國有裨大猷舍己從人自勝之私不留焉

薛文清曰當官不接異色之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疎絕至於工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

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踈遠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薛文清公曰正以立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寛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薛文清公曰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王臞軒曰厚嫺婭近小人尹氏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蝕之大道康莊偏見窒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生暗

張公悅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者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

方弘靜與江荊石曰宦成易怠名高難繼位日隆則望日厚矣得無惕然于此言乎

唐語林曰張延賞爲河南尹官吏有過未曾屈辱所犯既頻不可容者但謝遣之先自下拜立與之辭即令郡官祖送由是寮屬敬憚各修飭河南大治

史鉞云劉寛爲東海相歷典三郡温厚仁恕倉卒中

無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以蒲鞭笞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慰以農里之言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從化拜尚書令賢而有德者也

唐語林曰李相國祥爲翰林學士以階前日影爲入候公性懶每入必逾八磚後號爲八磚學士

唐語林曰姚元之牧荊州受代日民吏泣擁遮道不使去馬鞭鐙民皆截留之上聞賜詔褒之

徐琰字子方任浙西廉訪使嘗作戒石銘曰天有明鑑國有公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

韓琦鎮大名時事無大小身親視之雖在疾病亦許請命就決於卧內人或以勞事過多宜委屬佐少自便安琦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存焉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畧也況可以委人乎又曰己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其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居官恪慎守法以不欺爲主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遠矣

每事竭其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

范仲淹仁宗朝拜參知政事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張九成僉書鎮東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

周敦頤提點廣東刑獄不憚出入之勤雖荒崖絕島迹所不至處亦必周視詳按以洗寃澤民爲己任

宋曹彬拜樞密使彬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閑閤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

龍鐲字琢成乾德中任邠州守一日有群鶴翔于公庭自旦及夕徘徊不去州民繪來鶴圖以頌其德時學士竇儀以使過邠因留題曰多少樊籠不敢開強拘物性要相陪何時得似邠州守德政臨民

鶴自來

范鎮有子弟赴官乞書諸見朝貴鎮不許曰仕官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

西京雜記宣德間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群下曰汝聞滅門刺史破家縣令否乎父老對曰只聞得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縣令爲之默然

三原王端毅公爲巡撫時革年俸之煩苛復周文襄之舊政每御府縣小官少所黜罰嘗曰此輩去此輩來無益于事徒費迎送耳真得大臣之體

劉覆瓿曰杭有市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人爭鬻之余貿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恠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其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於子乎世之爲欺者多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皐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畧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

器也果能建伊周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糜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盛騶從醉醇醪而飫肥鮮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何也余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雪亭雜言云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皎厲筮仕得岩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荅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爾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劉忠宣與吳廷舉書云居官之道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吾友於利固素知其澹然矣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所爲而爲即程

子所謂今之仕者爲巳也持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以成佐理之功恐未可得事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誠則自然動物恕則能體上下之情體其情而感動之將無人不可馭無事不可爲豈徒可治郡而已哉

行政章第三十八

老子云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揚子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廈屋之爲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

說林云山之怪曰魑物之怪曰魅土之怪曰羵羊水之怪曰罔象木之怪曰畢方火之怪曰遊光金之怪曰清明人亦有之嬌奴侍婢讒間骨肉此一家之怪老胥猾吏弄法舞文此官府之怪受賄亂法變亂彜常此臺省之怪奸闌出入與虜爲市以敗

爲勝以功爲罪此邊鎮之恠倒持泰阿竊美威福陽施陰設忠佞易置此朝廷之恠天下有道則衆恠潛伏天下無道則衆恠繁興有家者不修其德有國者不修其政而欲恠之無作不可得也

戰國策云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

新序云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婬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王曰善哉

國語云晉文公問于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偃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荀子云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

史記趙世家云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于賤而行政先信于貴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

黃石公云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

鄧析子云夫水濁則無棹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

太平經國書云施不測之恩用不測之威我可以取必於人而人不可以取必於我使一世之人皆有以犇走而畏慕而不得以邀持而固必

王制曰六十不預服戎又曰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父子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癈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

楚檮杌云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

也莊王曰何故對曰陳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仕學規範云人有語及爲政者尹和靖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爲尉爲邑爲郡以至爲宰相皆可了若倦卽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明世學山云有縣大夫問政宋子曰民病久矣其視之如傷乎曰是聞命矣願言其他宋子曰勿爲盜乎曰何謂也曰私民一錢盜也官盜則民病矣曰若是其甚乎曰殆有甚焉不勝其任而虛冒餼廩者亦盜也

史記云伯禽初授封之國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平易近民民必

歸之

文中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

史鉞云班超仲升有大志勤苦而辨涉獵書傳在西域三十一年招降附五十餘國邊將功名無出其右及受代而歸告任尚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故徙邊也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辨和宜蕩佚簡易寬大過總大綱尚以爲無奇策所言平平而後果敗觀夫是超能於邊任而收功絕域者以此歟夫寬裕有容常得衆心褊急而察常犯衆怒得人心者保安全犯衆怒者及禍患才如關張且不免況任尚乎

唐語林曰姚崇引宋璟爲御史中丞頃之入相宋善守法故能持天下之政姚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二人執性不同同歸于道協心翼贊以致於治

史鉞云陳寵章帝時政尚嚴切寵拜尚書令厭事繁

重欲從寬厚上書求濟以寬言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宜蕩滌苛法以濟民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納其言事從寬厚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于宓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

龎參字仲達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往候之棠抱兒當戶以一盂水拔大本薤獻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在職果能抑弱鋤強以惠政得民

柳子厚云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

張忠定公曰爲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

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學古之士曰治斯治矣

張無垢曰當官臨事且戒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于己甚害矣

歐陽公云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病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

楊文襄公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羅整庵曰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之地規模大則大成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

歐陽文忠公政尚寬簡或問其尚寬簡而不廢弛者何也公曰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寬者不爲苛急所謂簡者不爲繁

碎耳議者以爲知言

魏文侯語西門豹曰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歐陽文忠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脉醫病口辨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爲人診脉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病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

潜夫論云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

方孝孺曰牧者之于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

薛文清曰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于嚴弛而

不張則流于廢一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

何大復云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御一則群疑生是故千人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趍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

李空同曰竊聞之政外無功故執則法立介則類分恕則愛擴厚則惇集忠則衆附遠則器洪大則量富量富則大事斷器洪則承荷堅衆附則易使惇集則易親愛擴則惠澤流類分則善惡別法立則紀惡修以是臨民無徃而非政以是爲政無徃而非功故曰政外無功

何大復云嚴治之民始急而其終也舒寬治之民始舒而其終也急急則民怨舒則民喜始而喜不若終之不怨也故民難與爲始而可與成終也

陳白沙與徐嶺南云大賢爲政務實而行庶幾能順復人情爲國家樹立長治久安之根本非如俗吏其所用心者惟簿書期會取辦於目前而已也自今而徃一令之下一政之行必求其有關於風俗

者三致意焉是誠聽訟理人之第一義也是誠經綸天下之實地也

讀書錄云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

何大復曰夫羊牽則卻驅則行馬控則行驅則逸剛柔之性異也故恩惠慈愛存良輔不及也刑罰法令過暴制太過也因而用之存乎其時

唐荊川云論治者先識體故按督之體異乎州縣風憲之職異乎拊循其民惟其平易愷悌大小畢輸其情使民之入公門者如入乎其家見守令者如見其父母是之爲貴耳使民見威而不見德敢怨而不敢言則雖一時或雖收整頓躁切之效而其所斲喪者多矣書言高明柔克可省也

呂涇野云爲國之患莫大乎四逆退賢進不肖一逆也罰功賞倖二逆也棄介尚和三逆也賤義貴利四逆也國有一逆則弱有二逆則眛有三逆則亂有四逆則亡

王浚川云儒者貴識義理貴識治要識義理則父子

君臣之道不虧識治要則興衰成敗之機不迷

王浚川云外戚侵政衰世之漸奄宦擅權亡國之本斯人也篾公道無遠識快情志喜勢利便於私家而不顧傷其國計利於私人而不顧戕其邦本禍亂之由莫大于此有天下者慎哉

何之子云十人之家寬則浹嚴則離百人之家嚴則整寬則亂信夫十人之長不可以理百人之家況帥三軍統四海者乎故大寬者實嚴嚴寬以無擾大嚴者實寬嚴以一人令令一則愈無擾愈無擾則愈

寬是善寬者寬之以嚴

劉文恭公在林下聞蘇郡守以民間多隱田欲爲丈量之其法最嚴公投以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閑洲渚寄與沙鷗莫浪眠守爲罷之

宋端修字平叔累官監察御史大理寺游彥哲嘗問爲政端修曰治氣養心而已心正則不私氣正則不暴爲政之術在是矣

韓禎洪武初任叅政時展築城池闔帥力欲亟成禎

曰郭所以保民也今築城而疲民是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甚非安邊保民意也朝廷聞之咎將誰歸帥始懼又欲令五更始工二更而止禎曰不可乃召衆定約以晨鍾從事夕鍾則已由是軍民赴工者莫不感悅

參政歐陽文忠公修二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熊克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克曰吾寧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煇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

張舜民謂歐陽文忠公是時公與司馬公王荆公爲學者所趨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惟公與談吏事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

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教人以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夷陵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今自觀諒是當時一言之報也

性理大全云趙德莊知建寧府問于晦庵爲政寬則是猛則是晦庵云若教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癸瘧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强暴以嚴此語如何曰若胸中着一寬字寬必有獘着一猛字猛必有獘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德教章第三十九

楊子云君子爲國張其紀綱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

下不相賊涖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

崔寔政論云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

薛登曰昔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好者

考索云良吏出爲德星則雖齊歲方艱而民懷子母之戀貪政肆爲碩鼠則雖魏歲可食而民興遊去之思

鹿門隱書云吏不與姧罔期而姧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姧罔之喪已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

陸士衡曰安上在于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

馬融忠經云王者無爲而天下自靖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私而天下自公賤珍則人去貪徹侈則人從儉用實則人不僞崇讓則人不爭

賈子曰壔薄亟壞繒薄亟裂器薄亟毀酒薄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日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竊以爲厚之而可耳

賈子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忿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成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白虎通曰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踈所以明有親也

程氏外書云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遜而爭自息

張忠定公詠誨李畋曰子異日爲政信及于民然後教之言及于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必有後言矣

文中子云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曰存乎其人

呂東萊曰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趨進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爲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爲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又人道之正也若于此數事少有舛異若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梅純纂言云世稱前元諸儒宗理學者必曰南吳北許此固非後學所輕議但今讀其書則見靜修劉公所見尤多自得如因歎責家廢樓而謂人之體道當隨氣機之成毀循環不可因廢而遂厭怠其論聲音之發則謂根于物情如來之聲必來去之聲必去皆天造地設人能知此則知唯諾坐立之類各有本然一定之理而自不得齟齬于其間是

皆先賢之所未言其他立論大率多類此誠有功于世教不淺也

楊一清與邢御史書云聞臺下初入鎮城接人有禮動循規度如行香坐列之類曰只求一箇是天地間惟禮可以服人不能畏禮而畏法者鮮矣推一求是之念其所存主所建立人豈可得而測量哉彼徒以爭大自居以聲色加人者人固勉而從之而心已潛窺其所見之無他矣

呂涇野曰里老之不選德小學之不選師鄉飲之不選賢欲以安民而善俗吾未見其有日也

王陽明云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

李空同曰人情莫不有義亦莫不有欲顧所道何如耳道之以絜尚慮其汙道之以汙則亦奚所不至耶

唐荊川云廣德之民以黠悍著聞久矣昔時治廣德者患其然也則必峻刑法以繩焉民見上刑法之峻也則益出以黠悍以求必避是以至于上下相

賊刑法以益峻而黠悍益不可勝曾不知君子長者雖無一時操切之效然每每使人囬面而率化乃知漢史馭惡馬者利其銜勒之說爲未然而蘇洵以齊魯待蜀人之說益可信也

胡頼紹定間進士爲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頼檄僧舁蛇至令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恠及期蠢然遂殺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西饑民多棄子於道彝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恩倉米二升每月一抱至官中視之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夭閼者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至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祿俸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得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争就使居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

韓元龍字子雲以高祖維恩澤補天台令縣久不治

元龍悉力區畫至忘家事有䟽豪猾姓名來諗謝不納曰此一入耳卽不以良民待之彼何以自新聞者感化邑遂大治

蔡公襄知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卽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敎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敎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敎諭之久之閩人大便

蘇瓊武強人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衆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証人莫不灑淚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姓

仁民愛物章第四十

愧吾錄云守令于民最親民被于守令者最切使存一念濟物之心則于民愛之而有餘存一念害物之心則于民害之而有餘

自警編云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餘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薛文清曰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未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薛文清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管子曰稱身之過者強也治身之節者惠也不以不

善歸人者仁也

省心銓要云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幾百人處耿軀以廣厦何如庇寒士于一席之地乎

樊氏語畧云人知夫兄弟乃吾一氣所生又知夫宗族乃祖宗一氣所生又推之天下之人乃上天一氣所生自無往而不愛矣此仁道所以爲大也

約言云不私其身而能愛物能愛物者物各得其所矣古之君子有克己之學故其仕也有及物之效夫人不能克己者居其室則病其同室之人惡能容民蓄衆施及天下乎夫萬物各得其所者天地之道也使萬物各得其所者君子之志也然非有無私之德雖有心莫能與也君子之先務要曰克己而已矣

劉東山愛百姓如己子百姓亦愛戴如父母吳廷舉嘗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惟公足以當之

尤西川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我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眞我也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爲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瘼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錄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盖祖述梅溪而敷衍之者

羅豫章先生曰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須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周石梁云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柰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則收養生女顧不舉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咿嚶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

毋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吾民勿爲殺其女荊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隨分而嫁娶男女俱得所此歌散民間萬民當記取

雜紀云遇夜則爝火之功爲優遇旱則桔槔之功爲優大明當天爝火自息人不知日月之功也沾濡侵潤桔槔不施人不知雨露之功也是故私恩小惠每每駭人目而入人心常薰灼流著于天下者何哉辟之千金之子生陶朱倚頓之里其不見富于人也宜哉一或居顏之巷閭之間即數十金而可以富名何者有之名起於無餘之名起於不足也故恩不施於堯舜禹湯之時而加于春秋戰國之日幾何而不薰灼流著於天下也

南華經云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

王臞軒云古者於民饑溺猶已饑溺心誠求之若保赤子嗚呼入室笑語飲醲啗肥出則敲朴曾痛痒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於斯

朱子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

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淫哇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予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呂新吾公曰朝廷張官置吏凡以安民故擇一守而付之郡則無憂於一郡擇一令而付之邑則無憂

於一邑誠調作養賢才選擇廉幹足以分吾憂而慰民望耳且環郡邑士民無貴賤小大婦人孺子皆稱之曰父母祖父母謂其子孫我也爲有司者果能有一腔不忍人真真實實底熱心腸視彼小民知癢知疼如兒如女刑民若加諸身貴民如出諸己見饑寒困苦者酸鼻痛心如自家子孫失所見昏愚兇悍者撫膺頓足如自家子孫顓蒙汲汲皇皇既有此美意晝思夜想何患無良法書云心誠求之不中不遠吾輩才卽有短不短於婦人民閭事卽難知不難於赤子特患無此心爾近日有司愛民者固多亦有見百姓困窮盲爾全不動色聞民間抑欝褎然了不關心所謂君民一體好惡同情者豈徒泰然尊於民上而已哉

明世學山云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棄民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

劉氏外紀云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人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

遂齋戒剪髮斷爪以身爲犠牲禱于桑林之野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教家要畧云凡子弟不可于山野放火燒延林木恐傷虫鳥有失仁心

太上感應篇曰貪生畏死人與物同愛戀親屬人與物同當殺戮而痛苦人與物同所以不同者人有

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人之力強物則力微弱物以其無智不能自蔽其身以其不能言而不能告訴以其力微弱而不能勝我因謂物之受生與我輕重不等遂殺而食之惟知愛身不知愛物亦非君子之所爲也

愚得云貪生畏死人與物同今人辨一食不止殺一物如食鳩鴿鶉雀殺十余命方得一羹食蚌蛤蝦蜆殺百餘命方得一羹甚至蓄養雞鵝犬彘擇肥而殺生蟹投糟欲其味入鞭魚造膾欲有經紋聚

炭烧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巧意烹煎惟求適口少不如意卽怒罵庖人以爲飲食合當如是而不知戕生害命所損多矣余謂腥羶不能斷絕惟量力戒除市買見物不加親殺亦培養善念之一助近時若冢宰嚴公寅所司寇陸公五臺戒殺放生意盖如此真足法也

虞允文知太平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小民貧而有子無錢輸官故生子多不舉允文惻然憐之爲措置蘆荻稅錢對補百姓添丁錢闔郡感激生子並舉丁口日增先是允文艱於嗣明年雙誕二字自茲子孫蕃行

曹侍中彬爲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固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晉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卽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于他人哉昔叔

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都御史黃紱巡撫延綏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公乃悲以慙曰嗟乎士之貧至此極廼驅之戰守耶于是令預支米三月人人大悅

周文襄公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嘆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唐語林曰韋丹少在洛陽嘗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魚者網得大黿縶之橋柱丹不忍問曰幾錢可贖曰五千丹曰吾驢直三千可乎於是與之放黿於水徒步而歸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即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

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

王子衡常曰志不存乎天下者不可以言用道不本之經術者不可以言治政不要之安民者不可以言仁

刑賞章第四十一

荀子云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

胥鑿齒云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夫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施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于不可不刑爵之而無私誅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乎

齊丘子曰佚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佚者不美衆人分王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猶爲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爲亂之基歷觀亂亡之史皆驕侈恩賞之所爲也

新序云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

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决是柰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鹿門隱書云古之决獄得民情也哀今之决獄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

劉向說苑云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于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

至而求麑荅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鹽鐵論云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饑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于未萌使之不爲非也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

文中子云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

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歛之國其財必削

柳子厚曰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

史記云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

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門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善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大夫及左右常譽者

史記云晉文公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汝偕隱至死不復見文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于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性理大全云人問朱文公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公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耳與其不遵以梗吾治孰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孰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

朱文公曰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

郁離子云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教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

薛文清云治獄有四要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王浚川云刑法者聖王甚不得已之政也故曰弼教修德靖民聖人豈不欲之而戾教者則毒良矣非刑法何以齊之不爲刑辟莊老矯世之謬談也

大學士李賢嘗言于　英宗曰軍官有增無減且天

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唐語林曰李日知初爲大理丞武后方肆戮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刑令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禮使人謂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謂使者曰日知在此人莫覓死竟免之

唐語林曰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不察每有公事胥吏未敢訊劾先稟於九齡召囚面訊曲直口占案牘無輕重皆引服

唐語林曰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褁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爲大耻皆相勸勵無敢犯賦稅常先諸縣既去官竟不捶一人

唐語林曰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

爭常與武后反復詞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回顧曰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憶之其子豫選有司旨曰徐公之子安可拘以常調乎

于定國累官至廷尉爲人謙恭其決疑平法務在哀憐鰥寡罪擬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初定國父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

史鉞云于定國其父于公爲獄吏東海有孝婦孀居守節而養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縊死姑女告婦迫姑死繫獄誣伏于公申不得婦死枯旱三年于公曰此孝婦之寃也當祭墓郡守祭婦墓遂雨

唐韋澳昔取進士周墀後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眙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袖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

辛公義爲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驗問決斷大小咸盡方還大廳聽受新訟間有未決而人應禁繫者卽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荅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在乎

王質判蘇州太守黃宗旦得銷鑄者百餘人以託質質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宗旦曰吾以術陰鈎之而得公愀然曰仁者可以術穽人於死地乎宗旦慙服悉出其獄稱公曰君子也

趙抃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抃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及知成都劒州民李孝忠聚衆二百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抃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易也召爲殿中侍御史京師號爲鐵面御史

周濂溪先生慶曆間以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南安獄有因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

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争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霍韜曰天下軍衛一體也錦衣等衛獨稱親君備禁近也復使之兼刑獄不亦甚乎夫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横撓之越介胄之職侵刀筆之權甚非所以養氣節也昔光武崇高節名義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恥刑法不加於衣冠忠義之徒争死没世今江西事變死者不過四人而已而猶不知所以養之可乎士夫有罪顧使官校當衆執之脱冠裳以就鎖梏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汚獄則氣由此折盡矣雖或察其情而恕之使之復披冠帶然武夫悍卒得以指之曰某也吾得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有志之士不耻自汚此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昔漢文帝以賈誼一言士夫遂不加刑戮曾謂主上盛德顧肯讓文帝乎自今乞令錦衣衛勿治刑獄東廠勿預朝儀士夫有罪宜謫

則謫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勿加笞箠勿加鎖梏以養廉恥以激勵節義此於世教甚非少補蓋救人心振士風之至切者也

何文肅曰民情狡詐百端而隱慝未易遽察問囚者止據原詞審錄者多拘成案至于人命強盜情尤難明人命或引鬭毆誤殺而檢勘者輒以爲謀故盜賊或係搶奪拒捕而巡捕者輒以爲強刦苟非的有証佐誰敢輕與辨明縱欲辨之衆口譁然或以爲受囑或以爲納賄以故好名畏謗者寧失入而不敢輕出誠以公道之難明而謗議之易騰此天下之通患也

菽園雜記云後生新進議論政事最宜慎重盖 祖宗舊章朝廷新例使或見之未真知之未悉萬一所言乖謬非但貽笑于人而已嘗記初登第後聞數同年談論都御史李俶禁約娼婦事或問何以使之改業同年李釗云必黥刺其面使無可欲則自不爲此矣衆皆稱服余亦竊識之近得皇明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時正守律與大誥並不用黥

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可見李之言乖謬殊甚此故議事以制之言聖人不能不爲學古入官者告也

法令章第四十二

楚檮杌曰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而上位危社稷不守

淮南子云治身者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者太上養化其次正法

荀子云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凌遲故也數仞之墻而民不能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遊焉何則凌遲故也今夫世之凌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

呂氏曰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

仲長統曰作有利于時制有便于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

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

鹿門隱書云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法

韓詩外傳云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殃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急轡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務聲于百里者衆安望其延四海哉

龍川子云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奸風林無寧翼湍水無縱鱗奸宄之熾皆緣禁網之嚴鏬漏之多每由防範之密故聖人寧受不足之名而推其所餘以遺後人不忍盡用其術以求多於天下

史記云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以爲將軍捍燕衛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未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于是景公使莊賈

徃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賈素驕貴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夕時乃至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于是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震慄

唐語林曰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逆入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爾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私害公也

楊龜山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于有犯則必刑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劉元城曰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咈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爲

方孝孺云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

尚書林公俊疏曰臣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懸命利刃罔知適從然而伏思法者祖宗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而詔旨者陛下一時之權宜也奉詔必緩罪止臣一身若守法必移則負祖宗負朝廷得罪于天下後世矣是故臣寧冒違詔之誅不敢廢祖宗之法以從陛下之命

霍韜曰令出而人從之速者莫若督學憲臣故督學者好謟諛則一省皆佞舌也好文藻則一省皆綺辭也好實學則人將反躬也好實行則人將易轍也何也朝廷使之懸其的以示人人之心有不歸往乎

賢識錄云有人畫一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一斷橋甲士與民俱待渡立橋左右揭於墻壁者朝廷見之勑教坊司叅究其意來說明白奏云僧頂冠

有官無法道士十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斷橋皆過不得後法網從寬亦滑稽而諫者

唐柳澤曰驕奢起于親貴紀綱亂于寵倖禁之于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于寵倖則天下法明矣

畜德錄云王忠肅公翺自兩廣召爲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叙過堰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公至吏部即調爲考功主事人兩賢之

菽園雜記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此雖譏切時事之言然律令一代典法學者知此未能律人亦可律己不可不讀也書言議事以制而必曰典常作師其不可偏廢明矣常見文人中有等迂腐者有等浮薄者往往指斥持法勤事之士以爲俗流而於時制漫不之省及其臨事誤犯吏議則無可釋而溺於親愛者顧以法司爲刻良可笑也

左都御史李賓曰在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

入已至有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昔唐臣陸贄有言建官立國所以養人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今舍法而重罰既非所以養人罰物以爲私又非所以資國使不通行禁革則貪風愈盛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

蘇章字孺文平陵人建八世孫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行部按其姦爲設酒肴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畏肅

俞天倪婺源人景定元年登第授蕪湖尉攝邑事有宗室以樵夫不讓路訴于官縣判按儀制賤避貴樵夫合避宗室輕避重宗室合避樵夫時人稱之

胡朝頴淳安人通判嘉興時鄭清之家奴暴橫執寘諸法移書謝云以天子之命官撻宰相之奴僕罪當避位清之得書以聞帝喜曰得一佳士矣除守岳州

王璋永樂中爲右都御史奉命往諭周府以三護衛爲獻王從之馳驛以聞　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

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而散嘗爲微行有司有貪酷者治以極刑人情震聾嘗歸省其母其母爲具坐中以本州知州爲託璋曰公法不可私也頃有丐者至母以饌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飯獻璋卽丐者也璋曰吾訪事亦當如此其母自是遂卧疾不復言亦不復食一日從者以告璋璋性至孝馳往跪問母終不言亦不食璋知之曰得非以知州之故乎當聞於上爲母救之其母始言飲食若初

剪勝野聞云　太祖嘗遊一廢寺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布袋僧墨痕猶新傍題一偈云太平世界號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盖　太祖法令尚嚴猛故以此諷之急命武士索其人不獲

喬三石曰今天下法多廢格擬議失倫非其智弗逮也大率是非違于利害事幾蔽于嫌疑執守奪于權勢出入乘于喜慍深文起于矜名厚誣失于偏聽有一于此法無弗敝矣

喬三石曰今天下民貧極矣竊觀民所由貧者五水

旱一也遇盜賊起者二也賦役日繁重三也吏貪暴四也風俗侈五也水旱者天也盜賊者不可預謀者也賦役亦有必不可已者救時急務惟懲貪禁侈而已俗侈起于京師吏貪始于上官今戚里倣大內大家倣戚里衆庶倣大家習以成風傳式海內故京師不禁而欲禁四方法未有能行者也自守令以上至于藩臬又至于卿寺皆遞相賄賂以求遷補故不禁上官而禁小臣法未有能行者也古諺曰得詔書但掛壁其此之謂哉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柰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規諫章第四十三

孔子家語云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

新序云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晉叔向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壅遏而不上通此患之大者

枚乘曰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

新序云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

新序云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不知所出其中

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之小澤則必有繳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則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楚檮杌云楚王將伐晉告于朝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鈇鉞之誅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不知黃雀在後舉頭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在其下迎而欲彈之童子

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惜不慮其後患也莊王從之乃不伐晉

新序云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匱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史記云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皐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郎之諤諤是以憂也

李忠定公云天地之變不足爲災人不盡言國之大

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嘗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爲陛下言之者乎此最今日之可憂者

謝艮齋進光宗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競競保之常恐失墜道甚閒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爲忌貪吏害民戒石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歛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讒說允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爲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扆箴

五代史云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唐澄上言時事其

言曰爲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蝗虫不足懼賢士隱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

漢桓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陳蕃上疏曰安平之時遊畋有節況今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甲不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農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省

唐李邕爲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解始允宋璟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福將不測乃造次如是邕曰不顛不狂其名不章

崔元亮爲諫議大夫鄭注搆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諫亙復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下曰孟軻有言天下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殺一凢庶尚稽典律況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不爲申錫言也帝悟衆亦服其不撓

韓魏國忠獻王琦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歛而焚之以効古人謹容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自序於其首大略曰諫主於理而以至誠將之

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韋敬遠至宅訪以政事敬遠仰視其堂徐語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弗亡護甚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

李惇爲淄青節度判官其使尚衡弟頗干政惇屢言之衡曰兄弟孤遺相長不忍失意惇曰君既愛之當訓以道何使其縱恣衡家又好禱車輿出入人吏苦之惇又進諫衡不能用他日衡對諸客有所問惇曰惇前後獻愚直大夫不用今復何問衡曰吾子好爲詆訐久居何益請從此辭遂趨出衡怒

不使追之

房玄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謂玄齡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等謝既任大臣卽陛下股肱耳目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爲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爲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齡等所問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臣實不喻太宗深納之

唐語林曰太宗將幸九成宮馬周上疏諫曰伏見明勑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輛俄經旬日非可朝發暮至脫上皇或思感欲卽見陛下者將何逮之且車駕今行本意避暑則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遂涼處溫清之道臣切不安太廟稱善

唐語林曰德宗既貶盧杞然常思之後欲稍遷朝臣

恐懼皆有諫疏上問李汧公曰盧杞何處奸邪對曰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奸邪也

唐語林曰岑文本謂人曰吾見馬周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删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正應爾耳

張玄素爲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極諫太宗善之賜綵三百疋魏徵嘆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唐語林曰太宗射猛獸於內有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唐語林曰太宗言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疋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誘人陷罪非道

德齊禮之義乃免

唐語林曰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憇圍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卽令按驗圍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賤隷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闕廷法式朝覲陛下問人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不可不謁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唐語林曰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世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世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獵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群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廢萬機事畋獵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

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之所作也何雕麗之若此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之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對曰臣實不知但見瓊宮玉宇鹿臺琉璃並非帝王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忌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弘益

寇準太宗廟爲員外郎奏事忤上旨上拂衣起欲入禁中公手引上衣令上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有魏鄭公也

李德裕貴盛時賓客無敢忤惟杜顗數諫正之及被謫李嘆曰門下愛我皆如顗吾無今日

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賀曰御筆親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謨裨帝右直須風采

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詩薦于上尋亦除諫官

史鉞云魯宗道性剛正疾惡遇事敢言不爲小謹上厭其數諫進曰臣職司諫議敢厭頻煩上悅書殿壁曰魯直入參政府太后問唐武后何如對曰唐之罪人太后幸慈恩寺欲前輦宗道曰婦有三從前行不可貴戚莫不畏憚目爲魚頭公言骨鯁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孫皓問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名弊惟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戒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巖所不取右軍甚愧

陳忠肅公瓘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嘗言人主託言

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況以訐爲忠無補于時反傷治體乎

劉忠肅公既被遇知無不言奸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

歐陽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間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修之辭也乃悉取宮中諸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嘆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崔文貞公祐甫廣平中朱泚獻猫鼠同乳爲瑞常袞率百官稱賀公獨不賀曰物反常爲殃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賀爲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將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

趙普欲除某人爲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寤用之後果稱職

鄒志完浩爲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友田

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然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又曰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助人百尺竿頭更進之力

皇甫德參上書言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厚歛也俗尚高髻是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上書曰可痛哭者三可長歎者五自古上書率乃激切不激切則不能動人主之心激切則似謗訕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可否怒責之則於後誰敢言乃賜絹二十疋命歸

温公家範云唐相李義甫專横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决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也

李沆爲宰相佐真宗日以四方水旱虫蝗盜賊等事

奏之同僚以爲細事不然其奏沉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警懼不然則留意于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矣

晏公敦復凡有論奏上未嘗不嘉獎聽納嘗諭公曰卿鯁峭敢言無所間避可謂無忝爾祖矣公再拜謝曰臣世受國恩無以報朝廷萬一若不吐露肺腑知無不言是負陛下也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以遷謫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争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明道先生爲御史裹行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賛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爲得體

史鉞云江公望爲左司諫與王縉並以風節著嘗曰榻前一磚地乃臣子對君父極言天下事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庶可免矣

張靄爲侍御史太祖方彈雀於後苑靄亟請入奏事

及見所奏乃常事帝怒其非急靄曰臣以爲尚急於彈雀帝色愈厲以斧柄橦其口墮兩齒靄徐拾之帝曰欲訟朕邪靄曰不能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

齊魯洪武初授監察御史性鯁介敢言嘗因事進諫擊落二齒魯拾之謂　上曰臣此二齒當送史館
上默然自是益重之歷遷都御史

張芝歙縣人弘治中授評事嘗嘆曰一職所効有限言而見聽所及者廣禍福非所計也因屢疏上陳皆見施行

解學士縉應　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仁宗感此詩甚思之

林公璁爲大中丞綰院章時道中多彈劾當事者厭之謂璁不能鈐其屬璁曰己既不言而又遏人使不言誠非璁所能也

進賢舒梓溪中狀元後即以言事謫福建提學吟詩云金榜題名墨未乾寸心耿耿向長安九重殿闕

金門鎖萬里江山赤子寒午夜人爭握狗尾一封誰肯犯龍顏鳳凰臺上歸宜早不作盲聾喑啞官

自警編云諫議大夫崔公孺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通衢以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青溪暇筆云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絶云雪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兎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自註云是日上御奉天門外西廡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堪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嗚呼我　太祖聖明天縱固非唐太宗所能肖然宋公之直誠不在鄭公之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於規諷也此雖一事可以見當時君臣相得之際如此其盛也

淑世談藪卷之七終

淑坐談藪 辛

淑世談藪卷之八

新安劉允昱澤甫輯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任用章第四十四

老子曰勇者可令進鬬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

劉子新語云昔野人棄子貢之辯而悅馬圉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圉

314.2 6421 v.8

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谷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脛者使之蹋鍾強春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傴僂者使之塗地因事異用仍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

劉子新語云萬碩之陂不可滿以盂水一勺之杯不可容于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柱不可負于廣廈何者小非大之量大非小之器重非輕之任輕非重之制也故奔蜂不能化藿蠋而能螟蛉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能伏之藿與螟蛉俱虫也魯雞與越雞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藿大越小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仲尼發割雞之嘆尹何爲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譏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德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自無負秉之累折足之憂也

新語云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

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劒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匵而深藏故懷道者湏世抱樸者待工道爲智者說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

新序云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但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糠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幭錦繡隨風飄飄而敝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

新序云夫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新序云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調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新序云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騄驥天下之駿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能過貍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雀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雀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槀决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槀也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鍾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

新序云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

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嚳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况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說林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萬石之鍾不可以合舞桂之良也折之而司爨則不如赤棘矣蘭之香也刈之而飼牛則不如生芻矣

說林云御龍之智不能馴猿以禮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性有所不可變也合抱之松無庸於竫人

之國如甕之藺見棄於躶體之邦用有所不可通也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蝟牽羊之綆不可御九犍物各有所制也大明普照鼷鼠惡其眯目毒霧揚氛騰蛇喜其得時物各有利有不利也驊騮騄耳以之運磨不若蹇驢之能干將莫邪以之刈草不若鉤鐮之利物各有宜有不宜也千金之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物各有害有不害也惟人亦然是故先王之爲政也以人治人不以已治人以物制物不以已制物

說林云人情貴鵠而賤鷄鷄近也貴犀象而賤馬牛馬牛近也惟人亦然寺憐之人不重僧而野人重僧非僧之教行於野人而不行於隣人也野人遠而憐人近也廟宿之丐不畏鬼而社祇畏鬼非鬼之靈能威於社祇而不威於宿丐也社祇遠而宿丐近也惟賢亦然秦始皇重韓非恐其不得見也非既至則聽讒而誅之漢武帝重相如恨不與同時也相如既至則疎而遠之惟文亦然蔡邕得王充論衡而寶之秘不以示人世遠故也張竦得楊

子雲太玄法言不屑一覯與其人比肩故也

說林云或謂河汾子曰吾子明天人之紀修帝王之道自以爲侔伊吕而薄管晏矣今三光不明四極不立烝庶皇皇弗克朝夕柰何不建只尺之勲而徒事於簡編之論述乎河汾子黙而不應久之對曰夫人有所能亦有所不能此其罪不在我矣今夫千鈞之石置之峻坂之上一繩可以下九仞而頓之於平陸則百人亦不能舉矣萬斛之舟遡於滄溟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而蕩之於汙池則只尺亦不能旋矣故烏號之弓不能無弦而射萬石之鍾不能無梃而鳴勢使然也管仲可以霸齊而季友不能以強魯傳說可以昌殷而孔子不能以興周亦各有所遇耳何獨至於予而疑之

說林云騏驥天下之疾走也一日而千里若伏櫪而不馳則遊蟻過之矣鵾鵬天下之捷飛也瞬息而千里若戢翼而不奮則鷦鷯過之矣

說林云醯不與蚋期而蚋自集腥不與蠅期而蠅自集權倖之門不與奸佞期而奸佞集方其挾薰天

之勢張震主之威欣喜則白骨生肉叱咤則陸地成淵奴顔獻諛駔儈可以乘軒狐媚售奸金玉可以丘纍是以險壬之徒肩比踵接以求其所欲而權倖亦利之猶之蛩蛩距虛相依以爲命而不可解者也昔秦檜之當國也柄持泰阿以奔走天下時曹冠以教授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運以讒譖爲逐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劇辯爲俠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庄客夏禊以出入房闥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財爲說客此九客者縉紳切齒道路側目而檜方視爲心腹爪牙此高宗所以失政而宋室終於不競也

說林云漢宣帝綜覈名實厲精圖治群臣往往有得罪者一日謂魏相曰朕方宵衣旰食與公卿共圖治理而績効不宣罪辟踵至則臣下負寡人也相稽首而對曰臣聞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簡拔賢俊而委任責成未聞人主自以其身絫之者也制命在上動輒掣肘其何績効之能圖故拘烏獲之臂

銖兩不能勝矣掩離婁之目崇岱不能覩矣絆緑耳之足尋丈不能發矣斷鴻鵠之翮藩籬不能奮矣是非凡衆之所共知者乎臣又聞舟之浮水也欲其木之厚也車之行陸也欲其輪之堅也不堅不厚工之罪也堅矣厚矣而石擊敗輪水戾破舟此非工之罪也陛下用人亦察其用心而已矣柰何以水石罪人哉

説林云楚懐王使屈原求令尹之材三年而未有舉者乃以讓原原曰楚國天下之雄也令尹高位也封土百里車徒百乘至厚富也戟指垂涎而欲一染王之鼎者豈直一人哉然而未有至者其故可知也鳥之麗毛棘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刀鬛者魚畏之人之辯言利口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武士之兵端一避也文人之筆端一避也讒夫之舌端一避也今王之庭其爲棘喙刀鬛也多矣呼吸之間鐲鏤行焉孰肯一頸甞之乎

班孟堅曰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貞也

呂氏春秋曰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情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

呂氏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于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畏乎離明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

司馬遷曰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

荀子云下臣事君以貨忠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孔叢子云駑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糅和氏爲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眞僞相錯則正士結舌

抱朴子云藏器者珍于變通隨時英逸者貴于吐奇撥亂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

亢倉子云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

海樵子云古之臨大事決大議主之以忠濟之以智而又終之以用人執斯道也以往鮮不克矣

管子云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塞矣

管子曰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

仲長統曰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

雜紀云論人于燕趙不當取其慷慨而當取其深沉論人于鄒魯不當取其浮華而當取其忠朴太抵

湍水無縱鱗風林無寧翼三家之市無千金之子其居使之然也習俗移人雖賢者陷于中而不覺是故齊人多詐以公孫弘猶爲之楚人深怨雖屈原亦不免焉况其他乎

雜紀云戰國之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決平生之憤酬夙昔之寃往往皆因所激而致之是故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范雎談笑而合秦其類激之毛遂之約趙其君激之故善用人者于其凌辱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發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于尺寸

賈誼新書云刑罰不可以慈民簡褻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褻得士辟猶以狐怵烏也雖久弗得矣故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

楮記室云齊景公出獵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

不祥乃若此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王子淵曰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

王子淵曰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怢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

王子淵曰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抱鼓鏗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

太平經國書云有屬則官有所統而不亂有職則人有所守而不紊有聯則精神心術有以相通而不相扞格有官成則施設注措有依據而無私意

孫楚云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耀于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絶影終朝千里物尚

有之士亦宜然

戰國策云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

秦漢文云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秦漢文云鳳凰上擊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鷃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其所爲哉

韓詩外傳云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鼓以爲世無復知音者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申鑒論云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于手應于鉤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者焉和于手調于銜則可以使馬

史記云昭王于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趍燕

楚檮杌云莊子好獵大夫諫曰晉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躭於樂乎王曰吾獵以求士也其榛叢刺虎豹者吾以是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以是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以是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楚檮杌云莊王欲伐晉使尹豚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尹豚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

黃仲昭嘗曰國家用人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

年乃所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所以濟事

王子衡常曰迂儒強勢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不顧國家之計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幾皆不堪委任

鹿門隱書云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爲進也難

鶴林玉露云蘇東坡曰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養犬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無助非吠主乎

李德裕曰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不可以繁禮飾貌浮詞在洞開胸懷令見肺肝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爲薄矣

時見錄云君之疑臣則易而爲臣者不可使其君之有疑也君之信臣則難而爲臣者不可恃其君之必信也不使其有疑則常弗疑不恃其必信則常

見信

胡端敏有曰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于豢養狃于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諉避事爲老成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群猜百計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后已至于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屬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實由于此

龎士元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企慕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時人服其言

謝玄暉好獎人材會稽孔闓粗有文筆未爲時人所

知孔稚圭嘗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嘆良久自折簡寫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呂文穆公蒙正夾帶中有冊子每四方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各稱職者以此

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爲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時范文正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爲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人皆服其言

唐語林曰正觀中蜀人李義甫八歲以神童至京師太宗在上林苑便對有得鳥者上賜義甫義甫登時進詩曰日裏揚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上笑曰朕今以全樹借汝後相高宗

唐語林曰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爲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文辭聲振京邑師旦考其策

爲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恠問無昌齡等名師旦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擢之恐後生傚傚有變階下風俗上深然之後昌齡爲長安尉坐贓觧而公瑾亦無所成

韓忠獻公億在中書日見諸路憲司摭拾官吏小過輙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況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則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以下亦望京朝幕職枩何錮之於聖世乎

薛文清公曰好正道則正人至好邪道則邪人至氣類相感也

鄒守益云太平不能重武急而用之而注之不亦晚乎多事未嘗用文安而寵之而注之不亦偏乎盖天下雖安不可忘武而多事之世不可廢文漢高帝嘗逐鹿之秋嘗鄙豎儒矣而其相與謀謨帷幄者非子房乎唐太宗當貞觀之世崇奬文學矣而其相與問荅韜畧者非衛公乎

王虎谷上楊邃菴書云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奬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頽

王浚川云論衡曰才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逬竄驅馳日以巧逬竄日以拂非才智不及狎習異也由是言之艱難險阻備嘗其味民情物理諳練無遺者其能經世之士乎巖居野處未達於時勢不閑於治機者宜乎芒然無所下手矣

王浚川云古者四十始仕經歷多涵養深識見精義理純天下之事可以數計而運之掌以若人而御國其於治也何有今之士類以文辭舉之少年德性未成涵養未至利害可以怵疑似可以惑雖才質有爲取敗多矣此謂之罔材

呂涇野曰人材論于太平之時則貴文論于禦侮之際則貴武論于獄訟錢穀則貴廉論于危國亡世則貴節

喬三石曰近時上官鮮綜覈之法下吏多苟簡之政議者謂官不久任是矣然未究其本也何也久任

之法在上不在下在近不在遠今自卿寺以上閣官如傳舍闕一官必補一官循其資品以遞相遷補若是則久任法安可行乎故曰在上不在下在近不在遠

喬三石曰內六卿分職守令則六卿之責皆萃焉外三司分職守令則三司之責皆萃焉故非才識不可以漫授非久任不可以責成今既不擇人又不久任故日益貪肆無忌百姓日嗷嗷難堪矣

何大復云好劍之門多刺客善醫之門多病人物聚于所致也故明聖之世則人飾義而服節汙濁之時則人毀行而喪守何也致之者則然矣

何大復云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縶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貴于賁育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縶騏驥之足而縛賁育之手也故縶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賁育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

薛文清曰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往日之過并棄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呂正獻公最寬恕人嘗議其除惡不盡恐爲後日患公曰爲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宋濂侍太祖嘗問廷臣臧否濂第其善者復問否者爲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丘文莊論銓選之法曰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于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持者不能脫穎而出遂至邅迍夫群千百人之才品而决于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人人掄選之吾恐其力有所不逮而况夫僞妄詐冒請託干求那移蒙蔽奸計百出者哉

桂文襄上疏謂內閣乃輔導之臣用非其人則機務不免叢剉吏部乃銓選之地用非其人則臧否不免混淆

劉忠肅公摯爲御史上疏曰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論定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霍韜曰考之漢朝凡爲賢相俱由郡守考之宋制凡爲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閭閻之困苦與人情之練達也我朝若薛瑄入閣則由御史李賢入閣則由主事皆爲一時名臣今大學士楊一清亦由巡撫而轉吏部已選入閣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變通者也乞議爲定制永世遵行可焉

何之子云人有所短亦有所長修己者貴補其所短用人者貴取其所長

何之子云計步則良馬不如猫計里則良馬不如犬

計百里而千里而良馬見矣君子可小知哉

何之子云內外之情不通則將輕將輕將賢亦無以行其容內外之權不一則相輕相輕相賢亦無以任其難將相不得其人則君勞賢君勞亦無以成其大

薦舉章第四十五

劉子新語云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之榭非一木所構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毛宇宙為宅非一賢之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聘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唐昇二八流睦睦之風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干木處魏秦人罷兵宮奇未亡獻公不侵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濟難者舉賢之效不可誣也

劉子新語云昔有賣馬于市者已三日矣而市人不顧乃謂伯樂曰吾賣良馬而市人莫賞願子一顧請獻半馬之價于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去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貯為駑駘今成駃騠也有所以為之崇獎也夫樟木盤根鉤枝

癭節嚞皮輪箘擁腫則衆眼不顧匠者揉焉製爲殿堂塗以丹漆畫爲黼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眄仰視木性猶是也而昔賤今貴者有爲之容也荊谿之珠夜光之璧薦之侯王必藏之以玉匣緘之以金縢若闇以投人則莫不相眄以愕按劍而怒何者爲無因而至也然則人之居世未有爲之聲譽先之吹引欲身之光名之顯得乎

史記云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于是延入爲上客

史記云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取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

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虎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

宋弘薦桓譚君山爲議郎世祖令君山鼓琴好其繁聲弘聞召譚責之譚後於帝前鼓琴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本舉譚望以忠直道主而令朝廷欣悅鄭聲臣之罪也帝乃改容謝弘

唐語林曰隋吏部侍郎高孝基主選見梁公房玄齡蔡公杜汝晦愕然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食甚恭曰二賢當爲王霸佐命位極人臣然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相託正觀初杜卒於左僕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二十餘年

元行冲狄仁傑器之謂狄曰下之事上譬富家積儲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謂曰此正吾藥籠中物也

程伊川云頤與韓持國大資泛舟潁昌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乃是求知己頤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倒來求己持國曰求薦章常事也頤曰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至論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擢一人希文秉間輙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沂公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己出怨將誰歸希文憫然嘆曰眞宰相也

程明道先生有監司欲薦用乃問其所欲先生荅以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呂正獻公公著嘗薦處士常秩秩後稍變節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公矍然謝之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藏否人物凡所薦舉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兢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毘陵白司寇昂爲進士時往候鄉先達胡忠安公問處世之要胡曰多栽桃李少種荊棘白公服膺斯

言終身享之不盡

尚論編云司馬温公薦劉元城充舘職因謂元城曰知所以相薦否元城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宋濂對　太祖曰取士莫善于選舉用人莫善于器使命官莫善于久任

緑雪亭云宣德中魯穆爲福建僉事獨持風采不畏彊禦楊文敏公家人有犯亦不必貸文敏薦之爲僉都御史正統初范理爲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恭理獨不爲禮文定薦之知德安府乃知二公以國家爲念而不計其私有古大臣風視世之得志乘時而借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者何如也

霍韜曰國初用薦舉爲重貢舉次之科舉爲輕今則科舉爲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盗跖心孚商賈者能染翰爲文俱隷仕籍此士風所以益偷也

王陽明荅方叔賢書云凡薦賢于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于朝則評品已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于參苓耆朮之間而進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

謇齋瑣綴云富平張公紞爲吏書時楊文貞以明經徵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　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張公讀文貞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也薦爲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文貞由是著名後果大用知人之鑑張公有焉

天順日錄云吏部尚書郭公璡天資高敏不遑學問然亦能知人時李文達公賢觀政時公試以嘉禾詩甚器重之曰此臺閣器也時驗封主事缺公薦李補之人雖疑之而公竟不爲異後李果爲名宰相至天順時人方服公有藻鑑焉

唐荊川云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閱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必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于上怨毒不結于下天下可以卧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無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于任怨也歟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

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慾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鑚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強與爲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鑚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

天順日錄云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盖以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位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

爲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恥于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爲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

李文達公曰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註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爲一帖御史爲一帖給事中爲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命下令人傳報彼方驚喜正謂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守不求知於人恥爲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况其素行奔競者乎官舉方退

其所舉之人已預知之不俟命下而戢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以此輿論不平及吏部自行擢取較短量長多愜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于公道故也

喬三石曰今進士科太重矣欲矯其弊卽不得行三途並用法則莫若減進士名數至于極少或增而至于極多少則一科不過三四十人或百人而止夫進士少則內外諸官不免用科貢之士卽使撫按所舉與部院所陟盡進士也而科貢之舉而陟者亦叅半焉何也科貢人多故也况進士者又未必盡舉盡陟乎多則一科五六百人或至七八百人夫進士多則內外諸官大率皆進士之科得之者易而視之者輕矣用之者多而不才者亦不少矣卽使撫按所舉與部院所陟亦盡進士也而進士之劾而黜者亦叅半焉何也進士人多故也况

科貢者又未必盡劾盡黜乎如是則雖不行三途法亦自無偏重之患資格之弊而舉劾黜陟無不公士風吏治無不興矣

忠義章第四十六

莊子曰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韓詩外傳云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數子者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耻之故殺身以遂其行耳

文膾云冊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質非可以強變者也士有忠義之性懷正直之操亦如斯已

史記云李兑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子任衆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于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

義曰不可昔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于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已言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

史記云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耕于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于樹自奮絕脰而死

史記云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有殺人者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乃使人言

之上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不當伏罪子其治事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自刎死

史鉞云趙藺相如秦以城與趙易璧無意償城相如索之曰臣頭與璧俱碎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缶豪氣凌雲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史鉞云齊魯仲連高節士也田單攻狄三月不克仲連曰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也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故不勝單厲氣巡城遂克狄燕將保聊城單攻之歲餘不下仲連射矢書說之聊城乃下齊王欲爵之仲連逃海上秦攻趙魏魏王恐欲尊秦爲帝仲連曰若欲帝秦連有蹈東海而死矣其高節遠謀真天下士也李白詩云獨立千載間清風洒蘭雪可謂善知仲連矣

史鉞云豫讓智伯之臣也趙襄子殺智伯讓爲報讐伏橋下塗廁襄子殺之或責讓讓曰以愧後世爲人臣懷二心者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争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于嗟嘿嘿兮誰知吾之廉貞

史記云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滅其族趙朔妻有遺腹走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索之不得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子爲其難吾爲其易二人謀取他人

嬰兒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殺杵臼與孤兒趙氏真孤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景公問韓厥厥知具以實告于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復回邑如故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

唐介貶英州別駕時挈家渡淮至中流值風濤險惡

舟人咸恐介有詩曰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

唐介既南遷朝中士夫以詩送者甚衆獨李師中一篇頗爲傳誦其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特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介至神宗朝果大用時人以爲詩讖

唐温彥博自掌知機務即杜絶賔客國之利害知無

不言大宗嘉之及薨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勞精竭神致夭生靈

唐語林曰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臨薨欲還進使記室作表皆不愜乃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珍藏先朝特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顏魯公在汝南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于魯公公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唯諸侯朝覲之儀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讐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耶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避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蘇易簡字太簡太宗時進士第一以文章知名一日上賜酒上曰君臣千載會對曰忠孝一生心上喜盡以席上金器賜之

安金藏武后時或有誣睿宗反者金藏大呼曰請剖

心以明皇嗣不反引刃劃腹腸出被地而仆詔停獄

韓魏公云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于古人

憬然錄云言官感激大義奮不顧身譏邪害之多指爲沽名嗚呼愛名何如愛生在人主加察耳

教家要畧云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孝莫大焉以保富貴之策奉君忠莫大焉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橫浦語錄云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羅豫章云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流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顯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呂文靖公夷簡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于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

羅豫章曰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

胡端敏嘗曰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弗避二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於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行某事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於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呂獻可辭疾溫公往問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

勉之

趙康靖公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諍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座右以時省閱

韓魏公琦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

近峯聞畧載弘治間安南使過吉水弔文丞相詩云吉水江頭繫客州緬懷丞相舊風流堂堂大義勤王日耿耿孤忠就死時北伐自期終復漢東征誰謂竟亡周一身獨任綱常責肯戴南冠學楚囚

朱子曰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輕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

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必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㓕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爲伏節死義之舉哉

都御史茅大芳時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

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師入金川門被執不屈死之

呂涇野先生曰罪莫大於妨賢惡莫極於非聖陳詔曰不有不忠之罪大乎不有不孝之惡極乎曰惟其妨賢而後天下之爲不忠者衆惟其非聖而後天下之爲不孝者廣故罪惡止于身者小及于天下者大

尚書郭公璡新安人正統閒蝗旱言官言大臣尸位妨賢令自陳諸大臣遂皆請乞休謝天譴公獨不可曰　主上冲年吾輩皆　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公言

鄒公智以言事謫石城吏目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知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言溢于言表

陳尚書廸靖難時抗節處死既死人于衣帶中得詩

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
論明於日照徽區區不二心

霍恩正德時爲上蔡令流賊攻城恩誓以死守適賊一騎先馳至恩執而戮之徇于衆曰吾不盡磔緒奴狗決不共戴此天賊聞之乃大怒悉衆圍恩力竭被執瞋瞪詬罵群酋以刃脅其口恩叫罵愈厲遂遇害其妻劉氏聞而自縊不死以簪而拳入其心乃死人以爲夫死君妻死夫云

王浚川云田蚡寵盛賓嬰之客盡轉而事蚡惟灌夫獨不去霍去病貴甚而衛青之客去而事霍獨任安不肯去義哉豪矣乎

容城楊忠愍公疏論嚴嵩十罪五奸中有引二王語詔下刑部議部長貳皆嵩黨擬公假傳親王令旨絞臨刑作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時留與後人補其忠義之氣不以死生動念有如此

天順日錄云古之豪傑之事所見未嘗不同諸葛武侯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

之明所能逆覩也范文正公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韓魏公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李忠定公曰吾知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由是觀之則四公之心合而爲一者也柰何今之事君者惟顧利害事有當爲者稍涉于害卽止而不爲自以爲得計或有不宜爲者有利存焉則勇於必爲由無四公之見故也嗟夫若四公者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蓬軒類記云岳武穆以恢復中原爲志困於高宗之不明秦檜之姦惡天下後世寃之然往古來今人孰無死岳雖處死於獄在宋已有卹典矣而本朝洪武中京師建歷代帝王廟定以武穆配享宋太祖神位景泰初因翰林侍講徐珵疏請立廟於其故里湯陰縣賜額精忠春秋致祭天順初杭州府同知馬偉以武穆墓在杭州每歲止有忌辰一祭且廟無賜額又疏請得賜忠烈廟額有司春秋致

祭載在祀典檜墓在今南京近地聞方少參用周云近年已被發掘嘗有見而訟于官者知其爲檜墓反挾之不窮治也檜嘗祠於永嘉學朱文公移文除之檜嘗作聖賢像賛記刻石本朝吳文恪公斥其非而磨去之撫州志載南海鄧林吊岳墳詩有云欲斬當姦秦檜首南柯樹下祭忠魂馬偉又嘗取檜一本自根至稍鋸分爲二植岳墳下示磔殉以爲岳報百世之後人心好惡之公如是哉

清廉章第四十七

說林云石漬子曰貪也者其殺身之阱乎貪色死色貪酒死酒貪盜死盜貪鬬死鬬貪獵死獵貪漁死漁此人情之所共明也貪祿死祿貪位死位貪權死權貪賄死賄貪名死名貪計死計此人情之所易䁙也是故商鞅之車裂也黄歇之刺死也主父偃之夷僇也石季倫之滅亡也崔浩之族誅也大夫種之賜劍也此豈其智之弗明哉情有所䁙而弗能忍耳

文中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龍舒子曰廉儉而病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奢則愈促矣貪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憬然錄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語可爲貪官之戒

臞軒箴云惟士之廉猶女之絜苟一毫之點汚爲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乎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爲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木石子云居官而多領家屬厚餽鄉里雖欲不貪不可得也居官而飲食若流服飾過侈雖欲不貪不可得也居官而善事上官廣通賄賂雖欲不貪不可得也居官而多置田宅高廣室宇雖欲不貪不可得也無是四者則不求廉而自廉矣

宋潛溪臨財廉嘗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索文者非其人雖置金滿橐一字不與縱與之亦不受餽日本使奉

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公却不受　上以問公公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于心可也

漢祭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光武以是重焉

楊震道經昌邑邑令王密其所舉茂才也夜懷金以遺之曰暮夜無知者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官至三公數世不絕

諸葛武侯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

楊伯起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蔬食故舊長者或勸開產業公不肯曰使後世爲清白吏子孫以此

遺之不亦厚乎

王浚川云顏回食埃謂之貪汙可乎盜蹠分少謂之清廉可乎事有疑似不可不辯

薛文清公曰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爲次也

鶴林玉露云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

笑儉約者傲誕成風互相與非笑謙默者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乃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以清操自勵

鶴林玉露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先生嘗爲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

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公冢嗣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歩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忘來休蓋昔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

省心錄云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爲

素餐請以驅役之卒承奉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筭則凜然如履氷炭然如臨淵有媿於方寸者多矣若使奉公治民之道不加之意其與竊人之財而爲盜者何異哉

婁漢洪武間爲御史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塗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爲固拒不受上得其事陞右都御史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群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薳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洪璞子叔玉淳安人仕爲鎮東節度推官陳備邊八策楊慈湖薦之曰守官數十年而無屋可居舉家三百指而無田可養其廉介如此

滎陽呂公希哲爲文靖公孫正獻公子更歷中外嘗至絶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其清白傳家有如此

俞易直字平叔尉彭澤嘗有病縣令盧知原往視之問以後事曰棺已具衣已浣附葬先塋他無所須也盧退遺以錢五萬易直曰吾素貧豈以五萬錢變吾志哉

孔顗爲司徒長史二弟東還顗迎之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顗命置岸側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耶命焼盡而去

余靖安撫廣西官滿不帶南州一物

胡公富嘗語諸子曰予官居四十年無他長但清白二字平生守之勿失爾曹他日有守務全名節金玉易動人遠而勿親自然氣壯而政事理

房彥謙務儉素雖至屢空恒怡然自得嘗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惟在清白耳

魯公儀休爲相奉法循理百官自正使受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使受魚而免誰不給我魚者故不受

也

羊續守南陽府丞獻生魚續受而懸之丞再獻續出前魚以示之

褚瑾爲邑宰任滿單舟歸廉子楊衡索土宜瑾抽竹與之曰東南之美唯竹貞而有節且耐歲寒

趙仁軌貳守齊州隣有桑椹落其家拾還之去官父老曰公居官水火不交不敢以酒餞請酌以水仁軌飲之

江湛爲吏部尚書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鮮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爲宰相　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復言聞者嘆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盖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邵文莊公寶平生操履端飭自登第至侍養家居一

切餽遺例不苟受篋無長物惟圖書金石遺文蓄之甚富大司馬辛菴彭公緘附節孝堂三字遺之嘗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絶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前輩舊德則敬之弗衰公於家稱孝子於國稱名臣於世稱純儒傑然爲天地間完德君子

山襄毅公雲沉毅有謀用兵如神廉正自持淡然儒素出鎮廣西時帥府有鄭牢者老隷也性鯁敢言公呼而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西素饒珍貨

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正如一新潔白袍有一點污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公又曰人言土夷餽遺苟不納彼疑且忿柰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耶公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

范遷爲司徒有宅數畆田不過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俸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畜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儋石焉

雷義初爲郡功曹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不受金主伺義不在密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乃以附縣曹

華歆爲豫章太守爲政清靜吏民信愛後因赴召賓客贈遺累數百金初無所拒臨去单車遠行悉還之衆服其德入朝拜尚書令陳登曰歆淵清玉絜

何叔敬爲長城令清廉不受禮遺忽出榜受餉數目米至二千斛悉代貧人輸租

揚綰大歷中爲平章事儉薄自守未嘗口問生計累任清要無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或有造之者清談終日不及聲利

陸贄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鑑奇之請爲忘年交贄既行餉錢百萬鑑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

沈倫爲隨軍水陸轉運使從王全斌伐蜀清廉無欲僞蜀群臣以珍異奇巧爲獻倫皆拒之蜀平東歸之日篋中所有惟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擢爲

樞密副使

趙抃仁宗時改益州轉運使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相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後再知成都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卒謚清獻

熊恭簡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京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柰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爾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

珠錦繡攎目之物盡其性彼必欺吾而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都督王公信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恤無所顧吝出鎮三十年笥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歌玩一無所好被命總理漕運即日就道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爾

廖恭敏公莊爲人易直表裏坦然不孑孑以爲異接對士類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篤於鄉里故舊賓至卮酒豆肉輒與爲懽既爲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以遠嫌疑公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沒之日無以爲歛足以見公之平生焉

吳文恪公初巡按貴州時復命三司以黃金百兩追送至夔州公不啓封就題詩于上還之詩曰蕭蕭

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併土物

任教沉在碧波間其廉而不激有如此

劉東山公自入仕以來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澤忤瑾被逮故人贈遺皆謝絕不受至肅州貧無所資藩臬諸司畏瑾不敢館穀三學生徒相繼食之其清約如此

劉西皐公愷爲河道都御史時治黃陵岡功成有同知某者欲求公薦暮夜送七百金公曰我受命治河仰藉朝廷威靈不數時而河復故道得淤田數千頃省民運十數萬此中我無纖塵取而子顧令我受暮夜之金何其不諒我甚耶乃作却金啓謝絕之多爲人傳誦其事

秦襄毅公紘巡撫陜西時秦府旗校肆横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宗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

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畧不爲屈汪亦知重公不爲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　上以公疏示汪汪叩頭伏罪稱公賢不置

上釋之

胡威字伯武質子父子俱以清慎聞威歷安豐太守後入朝武帝問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矣

辛玄馭武后時爲屯田郎中嘗云兒子從官者有人

來云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如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

唐盧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驚其言

菽園雜記云揚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府州縣餽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時爲淮揚藍運使餽雞四翼麵一盤揚公受之且携手而行其激揚之意態

寫于交際如此

方正章第四十八

轅固云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

薛文清公曰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賡筆疇云古人云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盖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色能取媚於一時不能不受譴於日後衛靈公彌子瑕是矣

呻吟語畧云小屈以求大伸聖賢不爲吾道非大行之日然後見便是抱關擊柝自有不可枉之道松栢生來便直士君子窮居便正若曰在下位遇難事姑韜光忍恥以圖他日貴達之時然後直躬行道此不但出處爲兩截人即既仕之後又爲兩截人矣又安知大任到手不放過耶

呻吟語畧云君子之所持循只有兩條路非先聖之成規則時王之定制此外悉邪也俗也君子不由

呻吟語畧云正直者必不忠厚忠厚者必不正直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之禍者正直之過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也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人

呻吟語畧云萬姓之頌聲不能達天子而一二飛語乃能漸漬權樞而制人之死命可爲傷心矣然則守正之士圓軟依違要譽弭謗惟利害是圖而不恤萬姓之生死者謂萬姓無能爲也嗚呼古道可慨思矣

馬伏波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牀下伏波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降意大人柰何獨不爲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

桓典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戴安道少有高名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侯伶人

張翥仲舉官至翰林承旨孛羅帖木兒犯闕命翥草

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者翕曰臂可斷筆不能操以潞國公河南平章致仕長於詩文亦工號蛻菴

柳渾天寶初守正不阿張延賞在中書甚嫉之或云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

李敬文爲高陽內史河間守崔恃其弟暹權勢從敬文乞麋角翖羽敬文荅曰翖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疎嬾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唐語林曰李相國忠公貞元十九年爲饒州刺史先是郡城已連失四牧故府廢者七稔公涖任後命啓籥而居之郡吏以有怪堅請公曰神好正直守直則神避妖不勝德失德則妖興居之在人

唐語林曰李忠公之爲相也政事堂有會食之床吏人相傳移之則宰臣當罷不遷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物穢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以此獲免余之願焉敢徹而焚之其下鏟去聚壤十四畚議者稱焉

韋相貫之爲右丞僧廣宣問曰竊知閣下不久拜相貫之叱安得此言命草奏僧惶恐而出

裴先德垍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而至垍給卹甚厚從容款狎乘間求京府判司垍曰公誠佳士也但在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黷朝廷綱紀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却得其執守如此

韋澳爲京兆尹豪右歛手鄭光宣宗舅庄租不納澳繫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爲言之上延英問澳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澳曰尚在限內來日卽不得矣澳既出上連召之曰國舅庄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白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却頃刻而租足

唐語林曰懿宗迎佛骨自鳳翔至內禮儀盛於郊祀中出一道夾以連索不得輙有犯者車馬相接繚以組繡緣路迎拜數十里不絕天子親幸安福樓以錦綵成橋骨至卽降樓禮訖然後迎入禁中置於安國寺宰相已下施財不可勝計百姓竟爲浮

圖以至失業明年懿宗崩京兆尹薛途毀之無遺

唐語林曰太宗得鷂子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魏公乃藏于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話自古帝王逸豫微以爲諷上惜鷂子恐死而又素嚴憚徵欲盡其言徵語愈久鷂竟死懷中

唐語林曰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中選卒之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卿傅弈弈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呪弈弈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物所擊者更不復蘇

唐語林曰肅宗以王璵爲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銖求金帛積載於後與惡少十數輩横行州縣至黄州左震爲刺史晨至驛門扃户不啓震命懷鑠而入曳巫斬階下惡少皆死籍其緡鉅萬金寶堆積悉列上曰臣已斬巫請以所籍錢代臣貧民輸税其中使送上臣請死朝廷慰奬之

唐語林曰昆明池者漢武帝所置蒲魚之利京師賴之中宗朝安樂公主請之帝曰前代已來不已與人此則不可主不悅因役人徒別鑿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黄門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即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是尋遷侍中

相里造爲禮部郎時宦官魚朝恩用事稱詔集百寮有所評議夌鑠在位宰相元載已下唯唯而已造抗言酬對無降屈之色朝廷壯之

狄梁公仁傑爲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奉使脩供頓并州長史李玄冲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者必致雷風欲別開路仁傑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敢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果無他變上聞之歎曰可謂真丈夫也後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撫使楚風俗歲時尚淫祀祠廟凡一千七百餘所仁傑並令焚之有項羽廟吳人所憚仁傑先檄書責其

喪失江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後焚之

石介爲舉子時寓學于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因會客以盤飧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此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益重之

唐語林曰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託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鞠之義府懼洩下正義於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奸臣當路懷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云云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户秩滿子昌樂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復仕進

唐語林曰常仁約彈石僕射許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

僕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然不能碌碌爲保妻子也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任禕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歷階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當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仁約在憲司於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荅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柰何設拜以卑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後爲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無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唐語林曰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爲政州境亢陽涉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有監軍携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歸遂號天師天既久不雨境內莫知所爲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曰災厲流行甿庻焦

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爲請巫者許之惟謙具幡蓋迎自私室躬爲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飲饌自旦及夕立於庭下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爲爾飛符于上帝請雨三日雨當足矣觀者雲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灾沴亦由縣令無德爲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有罪於己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宅惟謙曰天師已爲百姓此來更乞祈禱勃然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復奚爲惟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將歸肴醴一無所設坐於堂上大怒惟謙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歸叱左右曳於神堂前杖背三十投於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於其上闔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惟謙遂巡四合雷震數聲甘澤大澍數尺於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巫者既而嘉其精誠有感與監軍表言其事制書褒曰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

覩此天厲將殫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祓巫於鄴縣曝山極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施流昊天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賜章服并錢五十萬後歷絳溫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裴皐河東人仕唐爲禮部侍郎有宰相桑維翰爲皐所收進士維翰過皐皐不迎送人問之曰桑公於中書廳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迎送之有

唐語林曰廣德二年春三月勑工部侍郎李栖筠京兆少尹崔沔拆公主水磑碾十所通白渠支渠溉公私田歲收稻二百萬斛京城賴之常年命官皆不果敢二人不避強禦故用之

陳摶字圖南唐僖宗封爲清虛處士仍賜宮女三人先生作詩曰雪爲肌躰玉爲腮深謝君王送別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

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盖其心主于車可行而已不爲己也

楊龜山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薛簡肅公天禧初爲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張士遜出爲江西轉運使辭王文正公於政事堂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以爲得體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爲也

韓魏公爲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卽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章溢拜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

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爲能哉

冦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范文正公當道遇不才有司一筆勾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胡林卿華亭淳熙中進士與史彌遠同年史既柄國勢燄熏灼終身不登其門後卒有挽詩云有名登相甲無跡到權門

趙鼎潮州安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于廬州但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尚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其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慙沮而退

王武恭公德用故人爲人干進于公公問約所遺幾何乃出金厚謝之曰故人吾不忘公恩其敢私市耶上嘗賜飛白精忠二字藏于家

龎莊敏公爲相專以公忠便國家爲事不以官爵養私交取聲譽端明殿學士程公戡知益州將行上俾公謝之曰戡還當處以兩府公曰茲事出于上恩臣不敢與聞卒不與言

呂許公夷簡值上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公聞命移刻方赴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體

周濂溪先生慶曆中以部使者薦調南安司理叅軍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力爭之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胡敬齋先生嘗夜行山曲後有鬼呼胡先生數聲公若不聞鬼復曰我有一對請先生對風急有舟人

莫渡公亦不荅復笑曰我替先生對之月明無伴路休行公前不顧鬼亦不見蓋鬼知公爲正學君子而爲是警公也

王端毅公謝政後有一通家子在官寄茶一簍公受之後復寄二簍公亦受之但荅書云令尊爲時名臣吾子宜清白律已勿替家聲何勞爲老身之故數數寄贈吾受之心甚不安此後勿再寄寄亦不受矣

尚書王直值正統時王振弄權雖大臣猶加禮獨直遇振未嘗少降詞色同坐時掾欲尊振席公曰太監職四品吾尚書二品岸然凝坐振無如之何

于肅愍公初監修京城見石灰因而口占一絕云千捶萬鑿出深山烈火坑中煉爾顏粉骨碎身皆不顧要留清白在人間後公慘致禍人皆以爲詩讖云

劉忠宣忤逆瑾矯旨逮詔獄同繫者請行賄以求生大夏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則累子孫且喪此一生矣法司附瑾意竟戍肅州

彭公時值太監劉永成沒或言其有軍功宜追封爲伯彭公力争之或曰自古有封王侯者公曰此豈盛世事耶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

王忠肅爲吏部尚書其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第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

楊文貞有鄉人貢入胄監候選久不授官懇公開仕路公不允遂還作詩以寄公云三十年前做秀才秀才起送秀才回不如歸去生兒子保作賢良方正來刺公緣賢良科致顯云公亦不較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每入京議事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蘇姑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孫原貞舉進士以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硯時于肅愍在列言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爲用耶抑供事書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

何編修塘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枉見約相見長

揖不得屈諸司畏其勢不覺屈跪公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爲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也

吾學編云武宗北狩南巡人心危疑黃公鞏時方爲兵部郎中以其事出江彬誘惑心竊惡之顧彬方席寵擅權無敢指及之者鞏獨抗疏論之彬大怒必欲寘之死遂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鞏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及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鄰村日中未舉火亦不以屑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

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

近代名臣錄曰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卧不帖席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

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吐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

薛文清公瑄擢爲大理左少卿時中貴王振當權後遇諸途公違衆不下禮振滋不悅會有民病死三年其妾欲出嫁妻不聽遂誣妻魘魅夫死獄具公辨其寃都御史王文希振意誣公出入人罪繫獄處以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寃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覆奏將決家人祈代死得免放歸田里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岳正字季方爲翰林修撰　英廟甚重之嘗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後謫戍召還自題其像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

或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舡乎公曰順撐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倖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吊公衰經于墦所直趨至墦拜起手捋公鬚云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賦陋乃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持重章第四十九

老子曰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文中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

玄谷先生曰名之與身將孰親乎身之與貨將孰多乎如枉已以殉名亡身以殖貨是以隋侯之珠而彈千仞之雀也取之者輕而棄之者重能不爲世人之所嗤乎

雜紀云疾雷破山亦震矣而至人不驚胡爲而不驚也其神全則視疾雷猶噫息也白刃交前亦危矣

而烈士不懼胡爲而不懼也其志果則視白刃若蜂蠆也孰謂大丈夫之守其以威武屈耶

陸賈新語云長于變者不可窮以詐通于道者不可驚以恠審于辭者不可惑以言深于義者不可動以利

管子曰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

王子衡曰大識者外僞不能累大氣者外侮不能動大德者外物不能遷

李文正公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爲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龍川子云才用而不已則有遺才智用而不已則有遺智故善用才智者如刃觧牛當用則時而出之既用則收而藏之苟用之不已其不缺且折者幾希

蘇黃門曰衣冠珮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

景行錄云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

憬然錄云幹天下事非有操守有氣節者不能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省躬長語云量隘者福不廣氣輕者祿不厚志卑者功不崇行短者年不長此性與命相通事與理相應振古及今莫之或違也戒之哉

齊丘子云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溺萬物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矢之技蓋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明世學山云防身當若禦虜一跌則全軍敗没愛身當若處子一失則萬事瓦裂涉世甚艱蓄德宜豫布人以恩而外揚之則棄教人以善而外揚之則讐

憬然錄云聖賢處世出有出的道理處有處的道理盡得道理出也好處也好今人專志于富貴功名所以見得處不如出也

薛文清云輕言輕諾之人不可以語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薛文清云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咲不可輕假人

薛文清云外物至輕己德至重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不知類也外物爲養生之具固不可缺但君子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小人則取不以道用不以節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也

陳白沙云僕嘗讀程子之書有曰學者當審己何如不可恤浮議僕服膺斯言有年矣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詘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

何大復云龍蛇之伸于霄漢者以其屈也杞柳之屈爲巵匜者以其伸也故君子寧屈以求伸毋伸以致曲

內篇云寡詞者可以杜忌寡行者可以藏拙寡智者可以習靜寡能者可以節勞

薛文清云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愈收歛愈充

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自警編云丙吉深厚而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爲人臣之法

呻吟語畧云丈夫立身要上觸天下觸地四不傍隣亭亭崢崢纔是真男子若隨風順流倚山靠壁婦人孺子耳

呻吟語畧云身要嚴重意要閑定色要温雅氣要和平語要簡徐心要光明量要濶大志要果毅機要縝密事要妥當

呻吟語畧云心術以光明篤實爲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爲第一言語以簡重真切爲第一

呻吟語畧云熱閙中空老了多少豪傑閑淡滋味惟聖賢甞得出及當熱閙時也只以這閑淡心應之天下萬事萬物之理都是閑淡中求來熱閙處使用是故靜者動之母

趙普甞謂人曰吾甞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甞喜遇抑挫未甞懼亦不形于言真台輔之器

史鐵云王存爲吏部尚書不爲詭激而遇事有守司馬光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王存

李德裕會昌爲宰相於長安私第别搆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得預焉

豐稷哲宗徽宗時三任言責每草疏必於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稿未嘗以時政語人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襟宇靜淵闊廓不見涯涘嘗有隷人汚公織金賜衣懼欲逃公曰汚可浣何懼爲又有吏壞公寶石硯匿不敢見公召諭之曰物固有壞時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公自幼端謹好學出入鄉閭其長老皆忘年賓禮之喜怒不形於色有被酒侮慢公者里人共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邪

韓魏公琦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一日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

之有

狄武襄青爲副帥一日與孫沔宴有劉易者亦與坐易見優人以儒爲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甚至詬罵不絶口俄擲樽俎而起時孫沔觀武襄公氣色自若不少動言笑愈温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矣

韓魏公琦帥武定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拂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鶴林玉露云慶曆中大盗張海過高郵晁仲約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海悦徑去不爲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柰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爲然其後富公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顧尚書東橋公璘嘗著二警詞以自勵其左警詞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其右警詞曰好辯以招尤不若訒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噫二司真藥石之語也

東谷贅言云杭州有太守某初下車僚佐醵飲請遊西湖且言湖中三竺六橋山水之奇畫船笙簫清歌妙舞爲南國遊覽之甲太守曰某往時銜命秦川曾登西華絕頂俯瞰層巒疊嶂如列蟻垤計西湖之山不過如是又嘗勾當荊南公事泛樓船浮洞庭忽怒風驅濤撼地刮天魚龍踴躍檣欹柁折計西湖之水不過如是至於歌舞之事素心厭之况職務填委莫知頭緒不能從諸公游敢謝不敏僚佐皆汗顏而退自是太守在任三年而西湖樂事殊不藹藹

王文正公旦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

默默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户部尚書黃公福持正不阿卓然自立　宣廟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碁曰臣不會着碁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上默然

王虎谷平生坐立言動皆不苟處私室如在公門自少至老如一日暇日未嘗不對聖賢語爲性嚴察吏不能肆奸與人交偲偲不脂韋臨生死禍福之際不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

彭文憲公閒居無惰容飲食不聞匕箸聲尤不喜紛華先後蒙賞賚白金綵幣冠帶衣服書籍器玩鞍馬飲食之類有加而公處之泊然終歲不一二宴會會未嘗有音樂於物有愛憎雖片紙寸墨未嘗輕擲

陳忠肅公瓘雖閒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衣冠未嘗不正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退而自責者累日曰豈吾嘗有欺於人

耶何爲有此問也

正統間南直隸提督學校御史廬陵孫先生鼎篤信力行之士言行政事足以表儀士類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若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亦未可知小子豈敢不敬

灼艾集云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一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韓魏公與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後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

世說新語云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

時同諸從事見公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嘉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蔌園雜紀云巡撫周文襄公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諭周冕叱皂隷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至寓府入見後公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係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

自警編云陳忠肅瓘在言路知無不言然彈擊未嘗及人陰私蘇丞相頌在杭州日有士人以私事囑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乃懷忿極口詆公或勸公上其槀曰請託書劄公笑曰訐人之私吾豈爲之胡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未幾罷去群小肆謗皆以滕公用錢不明同僚皆不肯書其簿公于坐中折之曰諸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有不臧何不早告俟其去乃爾訐之豈美事乎一坐大慚噫若數君子者非甚盛德何以有

此彼奸人之私形人之短者可以戒矣

天順日錄云法司奏石亨等冐報陞官者俱各查究上召李賢問曰此事可否賢對曰若查究恐驚動人心但此等冐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冐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户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大安

謇齋瑣綴云正統中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拏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爲逐捕之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拏何人乃叱之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寬緩爲勸即置一木簡書戒暴怒三字

謇齋瑣綴云宋呂正惠公端當真宗初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于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陞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後呂文靖公夷簡因大內災後仁宗御拱宸門樓有司賛謁百官盡拜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意對曰宮庭有變願一望天

顏遂命舉簾俯檻見之乃拜此二事頗同

畜德錄云朱尚書希周初舉狀元畧無喜色後歸里惟途行人甚器之後爲禮部侍郎家載貨一車爲公買宅進都城爲官者阻之且云必得一刺以別真僞公弗許家人云必入必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傷乎竟止于外

畜德錄云魏文靖公驥爲尚書北還駕一小舟嘗阻于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即命撤去曰豈借重于是耶

祝允明野記云陳祭酒公敬宗持己方嚴飲量甚洪而未嘗失色于人豐城侯李公貞居守留都禮公甚恭公過豐城豐城留飲豐城夫人即公主也聞公飲量欲覷之內治饋甚豐而廣爲筵座崇堂從屋幽軒曲舘以達于內凡經行處輒陳席駐飲逮夜觴酬已無算而公亦醉矣始設正席公主坐屏後潛窺之且命家妓奏樂公目不迕視猶恐失儀默屈指掐掌中以持儆杯行輒罄殆不可勝乃散公翼日醒起視之掌血凝矣其律檢如是

薛西原公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居常如貧士雖村翁野豎接之盡禮人以非義干者即婉言却之人亦無怨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爲人囑託縱能救人於患難而自損廉恥多矣己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於心不可忘也誓之於死不可改也其介如此

淑世談藪卷之八終

淑世談藪

壬

淑世談藪卷之九

新安劉允景澤甫輯

興利除害章第五十

春秋繁露曰興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害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南北

春秋繁露云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木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於海也各因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均德其趣於興利除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34>64>> v.9

害一也

馮用之曰利萬而害一害之何傷害百而利十利之必亡

厲臯錄云人有恒言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以解懸民心卽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生怨故二者當有先後然非真知利弊之詳確則是非混淆吾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胡五峯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性理大全云人問朱子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墻面朱子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

去量度事務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何患政治之不舉

朱子曰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也

明世學山云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已

程子曰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劉福州懷安人官終都水丞

楊一清云朝廷視馬政甚重諸邊鎮歲有論奏亦汲汲於此夷考其政則或不然畜馬之無法稽覈之弗嚴是故斃于公者恒少斃于私者恒多求之甚難而棄之甚易月徵歲補士卒告困奸人固從而

利之至于簽公家帑藏之財且不蒙實用嗚呼法而至此尚忍言哉獘出既往雖有所見不敢輕舉以取多事之譏惟擇卿寺之人重卿寺之權修祖宗之舊典以補獘責效于方來先儒有言能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竊謂今日之獘政能救一分公家有一分之益

憲章類編云治河之議始自漢迄今紛載史集可謂周悉但河决不常亦無定處治之寔無上策唯宋濂謂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伾而下北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河之全欲其不潰溢而汎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跡尚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既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之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興修水利之說獨聞於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講何也

崔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

遂教人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磑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

程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言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則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果大熟

余子俊正不詭俗廉下近名嘗語人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

賈讓言多穿漕渠使人得以溉田分散水患雖非聖人法亦救敗之術

北窓瑣言曰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高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然在水中因奏以開鑿海道之利有詔聽之乃召工者啗以厚利竟去其石民至今賴之

劉西臯公愷爲都御史時黃陵岡河决爲三省害奉詔修治會風雨久作人力莫施公乃齋禱于河伯其文有曰神之禍黃陵者實所以禍吾民也推召

災之由當禍于官不當禍于民其願伏神誅以蘇民命已而雨霽越三日河復故道得腴田數千頃旋爲三省大利人以爲誠意感云

寓圃雜記云吳松江由嘉定以入于海江口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水龍遵叙以御史左遷知嘉定縣事方到任即嘆曰事孰有大于此即日親莅其所召父老講求水利且多設施踰月盡疏通之復開支河五百餘里利及旁縣民號曰御史河先是有人掘地得石碑長尺餘上有刻曰得一龍江水通然則龍君之開河亦有數耶

菽園雜記云陝西城中舊無水道井亦不多居民日汲水西門外參政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以爲關中險要之地使城閉數日民何以生始鑿渠城中引潼灞水從東入西出環甃其下以通水其上仍爲平地迤邐作井口使民得以就汲此永世之利也

陳公襄生平講求萬民利害必錄于篇凡于朝廷治體州縣養民之事如鰥寡孤獨災傷水旱凶札疾

瘝恤窮安富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邊積穀生財差役漕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曲盡之術而又以詢于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遜廣諮博訪既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存心四十年匪懈其以天下爲己憂如此

張魏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爲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議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輙書之策至一介之賤亦曲加詢訪當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他人方畏避退縮公則挺然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念

理財章第五十一

太平經國書云天下之事非財則不立天下之人非財則不聚財用足然後百志成食貨通然後民安居

太平經國書云夫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鉤攷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事不至於欺僞用不至於乾沒數不至於虧耗國計不匱而功化無不舉

太平經國書云恣人以財而人無不貪猶飲人以酒

而人無不狂也與人以利而人無不取猶飼馬以芻粟而馬無不食也

李西崖上理財疏云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人稱其引喻親切

喬三石曰司馬光曰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上不在官下不在民蓋盡歸權臣之家矣此韓非所謂中飽者必病痞塞謂上下不通也

喬三石曰世之論財費濫者必曰冗官冗兵冗費夫今兵費不可已也而九邊不時有客兵京師歲有入衛兵其費又在正額之外矣文官則冗然猶有限極日增歲益不可限極者惟軍職爲然永樂中平交趾也夏原吉曰多陞不若重賞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是時惟陞元功餘皆頒賞有差正統時麓川之役陞至萬餘人天順時有一衛至二千餘人者正德中已踰十萬矣今且二十萬不止也李文達亦曰譬如人有生無死天地間不能容矣夏李之論非萬世之良法乎

憲章類編曰盬法復舊令商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佃種邊地不敢荒蕪盬課有資屯種自辦苟不復盬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仍無從出適擾貧軍以釀亂也

大學士楊一清曰附郭屯地每歸於勢要之家屯田軍餘有終歲陪糧而不知屯地之所在者又有貧難壯丁雖有良田無牛可耕無種可佈未免將身佃户一年雇錢不充一歲之草糧管屯官員或將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三兩朋合謂之撞糧則斯弊也方今正熾盛也夫弊極則害深天下始有不能堪之情不堪則勢沮天下始有不可爲之事何怪於荒蕪之不闢士卒之不勤又何望於貯積之豐贍哉今之當是責者宜惻然思所以振之矣

尚書劉定之有曰以管屯爲職者率優游于城市何嘗有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亦憑信于簿書何能校倉庫之實則斯弊也至今猶未息也

城塞説云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懇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牛畜舉爲其有矣塞下丁不

塞下人有也爲息虜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懇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慕且愈增其類矣

楮記室云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寓設險守國之意故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澮許多阡陌使車不得方其軌騎不得騁其足故也豈非寓至險於大順之中者乎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戎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於此可以驗之也

周忱户口論曰或投倚于勢豪之門而自幼至長無復糧差或招誘于僧道之途而化緣財物徧遊四方冒名爲匠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挈家于舟則四水汪洋莫知蹤跡冒引買賣闔然無憂

霍韜曰天下一大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今夫千金之家一人享之其百費饒給也固宜再世有五

人焉則爲二百金之家矣以二百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日就窮促已乎雖然二百金之家儉以圖存其不墜先業也亦宜再世再有五人焉則爲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立墜先業已乎雖然四十金之家猶可擴之爲二百金之家也二百金之家猶可擴之爲千金之家也存乎人者也天下一大家也不再世焉者也限於勢者也我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室之分封猶夫子孫也百官猶夫工作也內臣猶夫臧獲也軍士猶夫守家之犬也內府供億猶夫家之調度也率是則者皆如祖宗之舊猶勢窮弊生尚宜思所以救夫末流之患柰之何年積月冗於是數者不知幾倍于祖宗之舊浮費百出日益日甚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是猶承千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百金之家矣復妄意夫千金之費也若之何其不窮乎思而及此幸早圖之

憲章類編云國初召商中盐量納糧料實邊不煩轉運而食自足謂之飛輓後因積納數多價值亦賤

興利之臣遂改議上納折色行之既久習以爲常彼時改折糧料有餘而價亦賤計似所入爲有贏利未爲不可近來糧料不足價亦騰貴徒煩轉糴邊用索矣大率鹽一引納銀五錢先時可糴米一石今多不過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納數倍於前而國初之所資以餉軍者實則無增於舊彼此虧費其弊益滋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也杜侵尅之弊也慰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殷富也一舉而四善具焉說者又謂聞曾開納本色召商不至蓋何者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爲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強虜出沒勢不安居商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斗頭利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大利

霍韜曰甘肅延綏軍士月糧一石折銀四錢成化米一石價銀二錢軍士得銀四錢買粟二石食烏得

不足也今則銀一錢僅買粟二升銀四錢僅買粟八升矣軍士數口之家月食八升之粟如之何可足也空復守邊寒苦交迫無怪其然矣然粟價所以先廉而後厚者何也成化以前邊防嚴固猛將林列故邊地盡耕邊粟自多今則將庸卒弱不堪支持地之出粟者寡人之食粟者衆成化以前鹽引皆輸邊粟故富商自招流民自墾邊地其米價自平而食自足弘治以後鹽引輸銀故富商大賈得輸銀之便而不復開墾邊地粟之所以貴而食之所以不足者殆爲此也又曰邊軍每糧一石價銀一兩二錢收受之際惟折八錢餘四錢則官吏漁獵之矣及其給軍又止與四錢存留四錢謂之奉行撙節之例薊之守臣極力苛刻凡軍糧上納盡攘而歸於其家虛出通關以蔽覆其攫奪之罪軍士實糧升勺不沾惟耳凍饑而已夫盜邊糧者服上刑典法具在邇年禁令寬弛貪墨如市若不深切懲創則人心何由反正風俗何由挽回乎

户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瀕行周經謂曰

北邊糧草半屬中貴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凡境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塲蓄積有餘盖往時糴買法糧千百石草千萬束者方准告報以故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處可得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收糴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來僅見此耳

于肅愍公謙爲兵部尚書當己巳之變議者請焼通州倉以絕虜望公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惜耶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

呂新吾公曰國家牧養百姓守令實其專官及考先王養政不出田里樹畜四字而已自巡行勸課之法廢而貧窮凍餒之民多山峪溝畔曠土逃墟得無可耕之地乎道邊墻下隴上岡頭得無宜樹之

木乎大者豚羊小者鷄鶩得無可養之牲乎糠粃可積藜藋可採得無饑歲之防乎絲綿可織麻藍可用得無未試之法乎耕種失時耘耔不精得無鹵莽之業乎勤苦不甘游逸是好得無偷惰之民乎地各有宜民各有能得無未通之利乎百工技藝皆足自活得無可教之術乎諸如此類或上下山原或詢謀父老或嚴行稽察或時其督課或水利可興以備旱或預防蝗蝝以捄災或立官庄或鑿窐窠以招流或禁殺牛或賞積糞以廣耕養民之政不盡於此而此其大都也夫爲守令者聽民勤惰任其饑寒生死吾不知而惟繭絲是亟恐古循良必不爾矣

處士高巍上時事云臣聞地不愛寶夫寶者何魚鹽金銀銅錫銕是也今我國家魚鹽之利既興不可復有議也惟金銀銅錫黑銕所謂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曰金銀錐寶不過富貴之家爲婦女之首飾銅錫爲器皿粧點耳惟黑銕一物軍民利器不可一日而無者也天下山澤之利臣不知其餘且以

臣鄰境所有言之今在河南之北北平之南山西之東山東之西舊有八冶曰臨水曰彭城曰固鎮曰崔爐曰祁陽曰山嵎兒曰沙窩曰渡口詢之故老言說在胡元時設立總司提督掘取禁民間不敢私販今三布政司地面農民多缺利器欲自掘取許納課程猶且不敢以臣愚見以產鐵去處行移文榜如有丁力之家或二户或三户相合起爐一座礦炭隨便所取國家月計課鈔許民興販如此上濟國用下便農器庶不棄山澤自然之利也

青溪暇筆云胡深字仲淵縉雲人洪武初歿於王事元末見天下亂喟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徭橫斂悉不復以病民止令民有田者蓄米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軍之費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矣

菽園雜記云有中官怙寵市恩以結人心于騰驤左右等四衛奏乞悉給以胖襖袴鞾事不下該部議

上即可之時固安王公復爲工書不允有兵書余公曰府庫衣袴之富如此先生何議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王公曰　祖宗之制邊方有警應調京軍出征則以此給之使其不勞縫製得赴日起行京衛軍士則每歲給散冬衣布花即此物耳蓋以京軍守衛守城者無調遣之急故給與布疋綿花使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費此良法美意之所在也四衛軍士既給以布花而又有此加厚非惟失預備非常之意且使恩出內監其于國體胥失之矣余公服其言

菽園雜記云延安綏德之境有黃河一曲俗名河套其地約廣七八百里胡虜時竊入其中久之乃去葉文莊公爲禮侍時嘗言欲築立爲城堡耕守其地奉命往勘大意謂其地沙深水少難以駐牧又春遲霜早不可耕種其議遂寢然嘗聞之張仁愿城昔在此地前時胡虜巢穴其中春深纔去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回復業則是非不可以駐牧耕種也

梅純纂言云濱水田地嘗互有消長其稅糧尚循舊額徵收而無所增損故消者往往苦于陪償而長者反利出望外可謂誤矣純謂宜于新淤之地補還被衝之家庶盈歉適均而人無妄訟今江淮間州縣苟以時舉行亦非甚難且于法制無所拘礙顧在任者何如耳

祭酒宋公訥邊策云備邊在乎足兵足兵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漢本始中匈奴率十餘萬計南寇趙充國將四萬計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

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畧豈無如充國者哉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

大學士王公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用之費莫如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轉輸一石可當二十石　國家二百年來邊民安養年

久生齒日煩屯田之外更有墾納科糧者尤爲接餉不貲

給事中戴弁奏曰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謹取勘營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

鹽鐵論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巵山海不能贍溪壑

呻吟語畧云今之用人只怕無去處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只怕無來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

呻吟語畧云自井田廢而天下富人一貧人百盖天地之財自有分數不在此則在彼井田之法家家人人皆財之所在也故非公卿大夫無厚積噫欲天下各得其所而不復井田尭舜復生無他術也

王鑑川公曰國家屯田塞下以資軍餉寓兵於農以省內供制本盡善國初虜勢既衰軍民饒裕開墾

日廣額賦歲增士飽馬騰五十年來虜勢日驕邊備漸弛沿邊虜患憑陵耕牧坐廢內地山水河流衝沒太多既失農利益以清查二次槩增開墾虛額故拖欠愈廣兄支無實軍餘逃移重爲邊累若非大示寬恤何能責實供輸臣於莅任之初通行三鎮及刋發條約查清分行委官丈勘分别田地肥磽等第定徵糧額多寡務求坐落的據無容軍民田地混淆影射適遇今歲春初北虜議請　封貢邊烽暫熄臣復行各鎮撫臣督同各道司衛等官秉暇撫衆開墾荒田又經出示曉諭軍民招撫逃移務將境內節年抛荒田土或係地畝民田或係養廉牛具不拘名色勸令廣爲墾闢姑免起科如有煢孑之民缺乏牛具子種官爲借貸收穫之日照數還官以濟困苦待候三二年間地果成熟堪耕民果安心耒耜虜果守盟不擾方行呈請酌量地之肥墝邊腹衝緩定擬起科等差恢復民業永興屯利庶幾國計邊儲大有裨益

王鑑川公曰召中鹽引飛輓邊儲夙有成議邇年各

司塩法阻滯邊商無利坐致召納無商邊餉匱之雖塩銀數萬計所納糧草不及銀昜之半間多停積無售在運司者難即疏通在各鎮者須宜調停庶可稍濟本色之用臣於移鎮之初歴查三鎮塩糧主兵專責戶部客兵分責各道每遇開派酌城堡之衝緩爲塩糧之多寡審年歲之豐歉定時估之高下行有定規若使時估適平召納以時倉場禁常例塡勘無淹滯商衆雖無大利猶可免陪本之害但事干貨利往往上下避嫌不查塩引時價止拘開派定額不恤脚運轉費槩依民間時估遠商鮮至市戶徧拘舊報未完新塩復坐或聽商衆指攀累及小販農家無益　國儲勞擾軍民甚非撫安邊氓導利濟餉之宜

救荒章第五十二

劉元城曰聖人爲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若歲一不登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爲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

朱子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汲汲于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譬如大病之人方其始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不可以不深畏也

朱子曰爲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于凶荒之餘縱饒能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

丘文莊曰守令所救郡縣之民也君相所救天下之民也守令所救者小且狹君相所救者大且遠守令所救者但能使荒不爲之害君相所救者則能使荒至于無夫救荒而至于無者非曰救荒也銷荒也銷荒之化神救荒之澤淺

丘文莊曰荒旱之民桂薪玉粒吸水飡霞牂羊羵首水靜星光業藝者技無所施營運者貸無所售典質則富室無財舉貸則上户乏力魚蝦螺蚌索取已竭草根木子掘取又空面皆菜色身似鬼形棄男鬻女忍割心腸乞之不足又顧而他展轉號呼

曳裹匍匐氣息奄奄須臾不保或垂亡于茅舍或積屍于道途哀哀生民何辜罹此

羅大經曰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宋太宗置常平倉於京師穀價太賤則增糴以貯之俟歲饑減價糶與貧民皆常平法也

方遜志曰貧國有四而荒凶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伏湛當更始時倉卒兵起謂妻子曰今民皆饑柰何獨飽乃共食麄糲悉分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後官至司徒數世貴顯

汲黯字長孺事武帝爲謁者河內失火帝使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內見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發河南粟賑之請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范仲淹舉進士知陳州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奏言帝卽命仲淹安撫江淮開倉賑之奏蠲其稅

富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流民死者爲擇地葬之謂之義塚自作文以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則弼所全活有五十萬餘人仁宗聞之遣使召弼

卽拜禮部侍郎

韓忠定叅贊留都值歲饑米價騰踴死者枕籍乃咨户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度支以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

文潞公在城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八十處减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减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抑市井價值適足以增其焰氣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官須有術也

范文正公領浙西時吳中大饑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司工作鼎新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

朱子文公乾道中知崇安縣大饑公請于郡得粟六百石以賑給之至冬民償粟于官乞留里中乃以所償米立社倉盛貯春貸冬收以爲常規公自作記請頒其法于天下

劉凝之隱居荊州時適歲儉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饑死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門見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

王竑景泰間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相枕藉竑至畫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官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鬻子女者贖還之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以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療之死者給以棺爲叢塚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君子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云

天順日錄云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饑窘已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以爲不敷乞增

之　上召徐有禎李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禎怫然曰不可不知其弊者以爲可臣嘗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霑惠俱爲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猶勝于無銀　上曰增銀是也

張純字志忠永樂間爲監察御史當親喪守制在家比時大旱禾麥俱死民皆流移乞食純將已腰間所束銀帶并內女銀簪首飾貨米百斛爲粥以供饑民其中老幼來就食者千有餘人純見已資難以供贍於是作勸勉之詞通諸郡僚府衛戶侯之家皆出粟米以共濟遠近饑民得活其生者三千餘

呂新吾公曰積貯係民間生死當務之急有急於是者乎今預備等倉無郡邑不設矣蓋凶年以備賑貸兵年以佐軍興何者師行無餉則刼城守無食則變故米粟之積府五萬州三萬縣一萬五千歲歲出息而不貸凶歲出貸而不賑可當孤城三月之圍可支三軍十日之穀蓋常變者不可必之事餱糧者難多備之物倉廩之設不獨爲歲也今計

不能圖目前奚問異日獨念萬曆甲申以來五年饑饉萬姓流亡聽其生死而莫之哀恕其刦掠而繩之法喪亂稍平恬不爲計爲民父母當如是否乎忍如是否乎昔人云救荒無奇策貴無備也無備之凶雖十堯舜不能生一人何者仁義不能爲菽粟空手不能活枵腹勢也孟子云使有菽粟如水水此備荒七字訣也今欲備荒莫如貴粟欲貴粟莫如一切之政皆以粟然而事權有在守令有不得專者惟是廣豐年之糴酌隨年之散凡官銀

除正項起存外其餘新舊貯寄在庫各色銀錢但遇穀賤之年盡數糴買每年春散分爲三等極貧平借至秋抵斗還倉次貧息借至秋加二還倉稍貧賒借以春放之直收秋成之穀其三借多寡之數悉令鄉甲長保催以防逋負其倉分立於鄉村遠近之間以便出納不五年而粟倍倍則以額粟還官倉以倍粟爲社本凶則當年緩三借之征大凶則極貧免還寡婦孤兒之貧者免還流移者免還息借賒借者待豐而還名曰兩利倉此兼義倉

常平二法

弦齋集云值年荒耆老乞詩上鳳山尚書求救詩曰春雪消時水尚枯一編持上大司徒漢文皇帝龍飛日不是荒年也賜租

楊文懿公銀豆謠云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匀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洒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歊夗尫中宮跪拾多盈袖金璫半墮羅衣瘦羸得君王一咲歡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煙中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嚬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骨百萬人

籌邊章第五十三

鼂錯云用兵臨戰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故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予

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徃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義者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此萬全之術

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

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間者匈奴未有犯于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不知此兵何名者也

李文達公曰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因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

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處畫

戴仲衡曰陝西用兵事宜大畧謂兩軍交戰生死定于呼吸披甲擢堅執銳之士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者又以首級生擒驗功行賞而當先破敵不爲上功是以士無闘志惟圖俾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洪武永樂間舊例以當先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

馬端肅公曰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陽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氷結則人馬可行易于應援或遇氷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舡不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舡十數横列河中下聯鉄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兩岸竪大木爲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若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至誤事

鄭範溪公曰朝廷以貢市羈縻驕虜大都用恩而所以保此貢市本之在武不則軍威不張虜且乘之譬之犬羊搖尾則宜飼之以食噬人則須驅之以杖第飼之當中肯綮存節制而杖之宜審彼已防反噬不防必褻威肯綮不中節制不存必褻恩所以審酌用中隨機運化全在督撫便宜區畫耳

虜情説曰國初以至于今虜勢強弱之不同其爲中國害亦屢遷變易而不一矣知虜之所以爲害而

我之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盖其初爲寇也有乘驏馬持木兵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走矣過堡砦戒備遇大鄉落欵畏不敢入矣而繼也則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摽掠此一變易也然尚未攻堡也邉人曰堡斯免矣又其繼也則分道直前蔑視我衆殿數百以覊全營紛千萬以震零堡此又一變易也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邉人曰堡稍嚴整斯免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騎外馳輳軼營壘步兵內集肉薄陴堄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掠騎畜得粟不知炊而食也繼則入鄉必劚窖則粟必囊徃今乃入秋揉禾既揉舂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褫其衣縱之繼則嬰稚必掠丁壯必戮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始掠布帛繼則取刄器取釜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輪是漸知貴鐵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則妻之妻遺之

畜今乃援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炮聲奔見燃鎗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俟乏乃進今乃有門闖抗木牌突來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墩卒求緩烽繼則有交餽今乃易買擄具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人戰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皆大有變易也夫虜勢始弱而今强備之自宜有加爲害變易而不　則夫相機酬應以爲勝畧者固不可膠于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無不破之堡矣而新堡敵臺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舉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顧日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人顧日困虜知貴鐵矣而我不求濟于短兵薄刃之外虜知集衆矣而我不求逞于離交間好之策虜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用步而衆我用騎而寡虜驅我攻我而逸我絕彼通貢

而勞彼志多以搔動我而我勒燕然擣賀蘭曾不一置諸口奚可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思患預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之事備于未兆者爲力易已兆者爲力難圖于始作者其禍淺已成者其禍深虜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一者大率中國人爲之謀也大同之捕戮尚存思憶鄉貨掠口之恩養日厚絶念首丘是故餡虜以肥其衣虜以輕便而虜一一中之嗜慕愛悅以從其言而逞其慾曰數舉則數舉曰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陣可陷則陷陣於戲其亦幸而志擄掠也幸而思鄉貨貴布帛子女也不幸而他有志焉則將如之何哉備其未兆圖其始作是在體國者矣

出塞說云磧北苦寒水草所鮮虜資畜擾駐幕恒南又其冬不積草馬皆野宿一遇雪深死瘠過半降人曰凡冬有雪則所掠中國之馬盡死中國馬不耐寒又開鼻不能以鼻入雪齕草根也虜馬亦甚瘠雖齕草根僅活而已然則春二三月之間新草未生舊草已沒之際馬齕雪瘠甚僅活之時分數

驍將十道並出每道不三千騎人持五日之糧約出不二百里豫諳自歸之路而後以步卒數萬結車營者三以繼之騎兵不五日必返步營步營不數里即倚塞下慮我馬之不壯也則初春以備寇爲名調集邉邑而食之粟慮虜營之或遠也則平日以通貢爲名分遣閒諜而視其起止靈旗所指各有定方凱歌將旋不求重載虜婦子嘻遨畜牧逸散一聞變作四竄無術求兵不得覔馬馬之束手就殲可以立盡且十道並發虜捄援不能爲謀

車營在後虜追擊不能爲患此所謂養之于百年而殲之于一旦寢之于累歲而磬之于中宵也大憸之後虜勢斯虧數警之餘王庭遂遠或謂結怨于虜則讐我愈深噫此懦夫不識虜情之言也虜犬羊耳震之以威則懼而奔示之以怯則驕而至昔呼韓之朝不在于金繒和親之日而在于衛霍分道之餘瓊崖之追不在于韓岳恢復之時而在于史貫南竄之後是有明証也

城塞說云塞城矣其他卑而圯不便而受敵者宜更

也更矣而無堡在近者宜增也城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棊錯之而不雜修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舂列櫪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則入受一壘統之以一校則校爲一廨步卒勤嘹望晝夜爲二番馬卒遞邏徼彼此爲信驗無事則番上者倚戈于城而番下者休邏徼者遞哨于途而堡居者習技藝有警則番上者爲遊邏者先登堡居者繼登而番下者亦登則役有番而不疲事有經而可守矣

尚書楊虞坡公論夜擊云夜擊賊營兵家奇事但近來刼營有同兒戲或先放砲或先舉火使賊知而爲備又來攻我雖曰撓賊寔自撓耳合無今次遇賊入境聽宣大山西三鎮總兵官各募敢死之士相度天時人事如果可爲當夜下令令其銜枚𤛓號直撞賊營勢如風雨惟在破敵不貴首功當內舉火放砲之時外面亦舉火放砲勢若馳擊是爲裏應外合暮夜倉卒之間賊未有不駭愕驚遁者但兵事尚密此事尤當縝密全在臨期斟量以圖

萬全

喬三石曰大寧者膏沃阨塞要地也故設一都司守之自都司移于保定也而大寧故地盡棄之朶顏朶顏雖內屬而陰持兩端往歲虜自喜峯口潮河川諸處直犯京師其經由皆從朶顏三衛地實朶顏人導之也此真肘腋之患也而真保定又有散處達官達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皆不可不深慮而預防也

喬三石曰漢開河西五郡號曰斷匈奴右肩國家河西五郡如漢時而京東又有朶顏三衛則虜之左右肩俱斷矣此以形勢制禦之策也自俺荅之橫也西併海西諸虜又西破洮岷諸蕃而虜全一右肩矣東收山後諸賊又東結朶顏則又全一左肩矣故虜益盛邊陲日益多事蓋其勢然也

喬三石曰謀國者皆曰倭冦東南虜患西北然此外虞易計也今導倭者漳人也導虜者邊人也吾不能自有其民使其叛而導倭導虜焉

王槐野云往制北虜固有舊算而效卒罕睹何者庸

將先失之懦將後失之也何謂先失之虜將大入其兵非一日能集也又其性儇黠結營在此所向在彼倏東倏西疾於鳥舉此彼醜恒態也覘者至苟得虜情能卽發符徵兵分地據守又於要害之口必從之路多張旗幟盛振金鼓示形以必不可犯示閒以必不可乘虜衆望見憚不敢逼守之無何且移去矣而將不早圖遂令穿塞而入肆螫我土故曰先失之也此智不能照謀不能先故曰庸也何謂後失之虜既入塞或合十萬之衆結爲一營而我軍數分爲數處勢不相當安可進取惟得利歸也則所得有多寡彼醜有喜怒及既出塞輒各分散不相顧藉苟候之歸路谿谷之間阨塞之處伏兵邀擊奪獲畜產卽以其半與之宣大之人習勇好利將奮九死應矣而將不此圖遂令十來十歸窮來富歸虜無遺失鈌戕之勞而安取漢財如索諸寄故曰後失之也此其保爵愛身懾禍求全故曰懦也

楊虞坡公曰惟十指之各彈不如合拳之一擊故備

東則西寡備西則東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比年以來率以兵馬預分邊境晝夜食宿俱在墻上不惟人力疲勞誠爲守株待免今歲防秋必須擇其總括之地各屯重兵使有常山蛇勢首動尾應之義方爲得策

鄭範溪公曰制虜籌邊如舟子撑上水之船上水之船一篙不着力則船即下流制虜籌邊一事不得宜則虜即漸肆是故邊臣之心誠不可一時怠弛一事忽略也

申瑤泉公曰北虜鷙悍飄忽自其性然款貢則利歸酋長入掠則利歸部落故諸部散夷聞當决戰未有不踴躍思奮者而我款貢日久將吏偷安武備單弱士馬無飽騰之實器甲有朽鈍之形以久不習戰之兵當致死方奮之虜則不待接戰而勝負已分矣自非大修戰具士勇邊實立於不敗之地則安能必勝此彼己之當較者一自宣大至甘肅諸虜雖稱一家然自俺答物故以來勢亦漸渙外有相與之跡而內有不相下之心頃扯酋西牧傳

調諸部有應有不應其威令可知矣故必酋犯順則當聲罪以致討扯酋助逆則當革賞以示懲而其他奉約不渝逆節未著者律以　中國治盗之法不行不得財尤當未臧而况虜乎今宜勿輕拒絶姑與羈縻我乃得一意西征無牽此顧彼此順逆之當別者二西虜遠在河湟尚有重關百二之隔鳥舉獸散未有長驅深入之圖而以訛言自驚相顧失色言如沸鼎急在燃眉况宣大屏蔽　陵京譬若肩背地既密邇虜復衆強若隙端驟開羽書紛至虜起如蝟我兵如刺蜚此時洶洶之情嘵嘵之口當百倍於今日卽使盡誅邊吏盡易大臣何益於事徒足以遺　君上之憂而已故與其驟而激之也毋寧徐圖之此緩急之當酌者三凡言戰者非能以虛聲喝虜以空拳驅士士又非能枵腹而往也語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灾沴頻仍公私耗竭大司農之見儲不能支一鎮之年例所恃者獨兵部馬價耳而近徵發已數十萬邊郡糧草費又不貲設一舉而能殲虜暫費永寧猶可言

也如一鎮擊虜他鎮復然今年索馬價明年復然大倉之積既虛太僕之儲且盡是可不爲之寒心乎固非惜小費而忽大計也嘗熟計各邊撫賞之費歲不過四十餘萬不能當薊鎮之什三而可以羈制諸虜令其毋動我乃厚集芻餉精選士馬聲火鎮二酋之罪擣莽捏二川之庭使番族復完虜益遠塞兵費有限 國威亦伸計無便於此者若使兵連禍結財匱力殫時無桑孔之籌國有熙河之釁臣不能爲計也此蠡詘之當議者四凡臣之所以深思詳計不欲孟浪言戰而必欲次第圖戰者大致如此至於兵機貴密不可以先傳邊事當嚴不容於少懈則又有不在多言而在力行者

王荆石公曰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山濤謝安迄安晋室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不然自虜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甲敝戈朽晏然無復守戰之備及一旦封豕生心鳴鏑內嚮則當事者亡羊補牢亦猶未晚而舉

朝震怖惶擾上辯呶呶追尤首事一反也古策虜之臣縉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雖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量其膽力　廟堂自可折衷用之今則不然武官在轂下求安專藉款闗之利文吏在隙中觀鬬爭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趨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玩愒爲良謀轉相慕效翕然同風而獨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如扯酋一人在宣大則力保其無犯在甘肅則以之爲誅首犯邊一事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逊責于己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今經畧大臣業有專遣台諫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瑣視聽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決當以經營鎮定相兼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偬調兵易將在知己知彼知擒知縱毋示人以拙而已所謂鎮定者不矯倉

卒睹墅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悉毋示人以怯而已臣竊觀目前跳梁之虜惟火酋一枝顯然逆天自棄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逆陽順之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雖良平復生於今日察彼已之勢審擒縱之宜其策不出于此而臣之所憂者獨恐將吏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招撫使驕虜反持 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漢儒之論其患有不可言者故必 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搖動于流議毋怵惕于近憂逆命之誅先首惡而後脅從馳詞之使先約戰而後議撫懸設重賞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後使文吏策其便宜嚴責推諉使諸邊之血脉先通而後使本兵課其功實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有事使四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掩二十歲保境安民之功盡更將吏盡絕諸夷盡掃 先朝大臣馬文昇王瓊等老成持重必然之畫則非病臣所敢持空喙而保借前

箸而籌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敢戰之將有幾安攘之計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一面策勵舊將又一面調集客兵又一面招募鄉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況轉餉詘于歲儉發帑困于空虛萬一諸酋瓦觧各邊四面大征則我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持故臣以為不如且從容寓戰于謀藏拙于巧威以先聲示之以不怯莫遽為倉皇自擾之狀其經畧大臣既奉有特旨全付之以儲邊重擔則　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大指如虜入則我之指麾當愈暇虜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悉至於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事權適足以為邊臣藉口逃責之資耳今之議者動引宋人和愚之說殊不知彼出關奉虜此開關款虜彼稱南北兄弟為敵國此稱臣納貢為屬國古今強弱之勢原自絕然不同況彼以積衰而致敗而養威有如自今日

攺弦之後士馬誠練糗糒誠充修守誠設斥堠誠謹則　國家之全力固在持尺一以受降幡豈亦可與北庭歲幣南庭偷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爲三反之論而酌以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指手而不欲盡廢責成使避事者可以藉手欲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可效死而不欲遂墮軍實使文武相戾人可迯死惟
皇上留意裁擇臣不勝幸甚

選練章第五十四

太公論選將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

孫武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孫武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知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吳子曰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

懷生戒者雖克而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尉繚子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

亢倉子云夫有以用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用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猶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罰不可偃于國征伐不可偃于天下

武經云兵可練將可擇而賞賚之典不可靳藉可增額可廣而戰陣之法不可踈

武經云凡用兵之道教習貴預是故言不相聞故爲鼓鐸以通其耳視不相及故爲旌麾以别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不聽鼓鐸之音目不辨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踈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震懼馬未馳而沐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故也吳王宮

人教之戰陣約之法令操縱張弛盡中規矩鞸蹈水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闔閭習武試其民于五湖劍皆加肩流血不肯止勾踐習戰試其民于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遷擊金而退之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故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倕善斷不能運不利之刃孫吳善將不能用不習之卒貔貅戾獸而黄帝教之能戰鷹隼鷙鳥而羅氏教之能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况國之士民而不知習武乎

楊誠齋云臨碁而誨奕不若旁觀者之長其智執弓而教射不若側視者之得其妙盖遇事者未必知事而知事者每出于不事將兵者未必知兵而知兵者每出于不兵

練習說云將授一兵則其練習之政宜任其將期之曰耳目心一焉巳耳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焉巳耳賞罰一焉巳耳不必日暴之日中饑疲之也不

必群集之武塲觀視之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巳而至未而罷也火器千人馬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馬必千人精也勇力挺手千人馬亦千人精也將一日而與其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火器者遍矣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遍矣由是某也勇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疾拙將無不心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也兵是以爲式是之謂教兵將以是爲殿最是之教將

黃石公云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軍讖曰軍井未通將不言渴軍募未辨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

謂將禮

沈青霞鍊曰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敵愾以錢而買死守臣非通財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己愛民以私而爲公

鶴林玉露云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時䏔䏔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王浚川云正統己巳之變兵部徵各省兵入禦虜時天下承平日久軍政弛緩逃故不清徒具尺籍應者無幾當時大臣建議設立民壯以備倉卒法古兵出於農之義三時在野力田一時入城講武若

有征調即同正軍此舉獨出漢唐宋發募刺配之上又陰蓄重兵於天下一時卒用旬日可集但歲月積久其法浸壞人不揀選委弱備數者有之籍無定名户人輪役者有之人無定户均徭流編者有之甚至徭銀在官顧覔游手者有之此皆有司之失政也提撕整頓使復舊貫可也而後生未學不達前人至計遠慮睹目前役占之苦便欲從而罷之爲休息民隱是以國家大計等爲兒戲喜怒吁何其淺哉

崔公銑上李西涯書有云本强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俾可憑籍今議者曰土兵劣于邊兵不知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 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 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之係也

李勣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

故勳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唐初蕭銑據荊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八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鬭一呼即集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閬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户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爲一隊長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荊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荊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畧甚於賊寇獨義勇隨

其帥進退不敢秋毫犯顧其室家門户故也

畜德錄云威寧伯王公越都御史總制北伐時嘗親視諸軍食飲數賜酒肉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每狎命出獵計矢中禽之多寡於敵陣爲先後有告將官授金者置之許出死力不問于是將士感泣無不用命者

大學士劉定之曰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于倉受布于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爲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盖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奸究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鋭者汰其

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

大學士劉定之曰將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于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至于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于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于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于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

狄青因尹洙薦于經畧使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即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遂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戰守章第五十五

太公六韜云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憂我之愚而不憂敵之智弱者強之對也我苟不弱則天下無強兵智者愚之對也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

兵

孫子云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長短月有死生

白虎通云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夫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

呂氏春秋云趙襄子攻翟勝之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所無所于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其難也賢主以此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常

勝矣而卒取敗亡不達乎持勝之理也

王子淵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裘之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諸葛武侯曰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漢境勢失則北遁陰山饑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爲務未可以道德勝兵戎服漢云不可以戰其畧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鬭也此不可戰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虜長於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齎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趨之形不等此不可戰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將爭奪地形之勢則騎疾於步遲疾勢懸此不可戰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訓銳士廣營田設烽堠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則所謂資不費而寇自除人不疲而虜自遁矣

蘇洵曰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乎必敗尺箠當猛

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

性理云或問蠻狄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宜程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辨

楮記室云治夷狄之法只當謹守疆場勿便侵軼而已窮治不已必爲中國患如秦皇漢武是也

鶴林玉露云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惟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

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于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䰟而哭曰汝昔從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䰟魄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爲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然要斬高郵守攘臂廿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鄭公子突因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伏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伏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伏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後與將士約曰匈奴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盗輒入收保不與戰如是數歲無所亡失終以爲怯邊上日得賞賜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一千三百乘選騎得一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控弦者十萬人悉勒兵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來佯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以擊之大破殺匈奴十萬餘騎滅襜襤破東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犯趙邊

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皆漢名將也漢帝因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與諸將議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青與去病各將五萬騎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五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

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冐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斬萬九千級

漢將李廣廉得賞賜輙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濶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廣之將兵乏絶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刻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

漢趙充國守金城領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夜遣三校啣枚先渡營陳畢乃盡渡虜數百計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所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社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

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

漢太守廉范守雲中北匈奴大入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漢虞詡有將帥之畧爲武都太守羗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

司馬督馬隆因梁州刺史楊欣失羗戎之和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

爲我通涼州討此虜者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秉陛下威德醜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隆募限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揀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於是率其衆西渡温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用鹿角車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大康初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

隋行軍總管達溪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可汗十餘萬衆遇於周槃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

行轉鬬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歐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

通鑑綱目云突厥頡利可汗將十五萬騎入鴈門寇并州命太子建成秦王世民禦之唐主謂群臣曰和戰孰利鄭元璹曰戰則禍深不如和利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爲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唐王從之襄邑王神符汾州刺史蕭顗連破突厥斬首五千餘級乃遣鄭元璹詣頡利責以負約頡利頗慙元璹因說之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中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還師修好坐受金幣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

沈林子爲建武將軍統軍前鋒伐姚泓敗其僞將姚紹時諸將破賊者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勇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

此亦後來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

柴紹時有吐谷渾寇洮岷二州遣紹往救爲虜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恠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

通鑑綱目云吐蕃復寇渭源薛訥王晙帥兵禦之吐蕃十萬屯大來谷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虜大潰追至洮水又敗之殺獲數萬人

唐郭子儀因懷恩與回紇土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通鑑綱目云契丹發兵救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趙州刺史朱建豐晏球至曲陽王都悉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戰晏球集諸將校令之

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君報國之時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撾揮劒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

通鑑綱目云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結陣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饑乏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塞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闘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决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

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彥澤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鬭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倉皇不能復上委棄馬伏蔽地契丹主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

通鑑綱目云遼主遣南京留守燕王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伐宋報圍燕之役軍於遂城西方陣宋師請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宋將劉廷翰崔彥進李漢瓊等分道前後合擊遼師大潰死者萬計

匡嗣棄旗鼓遁去

張齊賢因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卻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

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敗之

百將傳云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而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啣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

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

通鑑綱目云三年正月宗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郤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郤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趍滑劉達趍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

宋韓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河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

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

通鑑綱目云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吳玠戰輙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鬄其鬚髯而遁

百將傳云劉錡赴東京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

與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涉潁河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王大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彊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鉄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

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器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

岳飛從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智勇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岳飛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

岳飛因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不可充不聽

馬端肅公曰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忽十數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上安神鎗銃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于人此車之造軍被虜圍以爲自守之具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況邊

方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矢之亂發禦虜急務莫先于此昔吳璘拒金人于雞頭關實藉此具

余肅敏公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横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賫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後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横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

何之子云執名而降其心者爲道戰攻瑕而握其衆

者爲謀戰賈勇而褫其魄者爲氣戰扼險而制其命者爲勢戰聯群而摧其寡者爲衆戰登先而當其鋒者爲力戰利器而伺者爲技戰左遇而偶其中者爲詭戰逐塵而應其陣者爲浪戰道謀備者敵上將氣勢俱者敵中將衆力全者敵下將戰技戰詭百敗而一勝如浪戰則無一可矣

狄仁傑曰當今所要者莫若守邊城謹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淸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患淺入必無虜獲之益

史鉞云王霸之討周建建與蘇茂合兵攻馬武奔呼求救霸閉營固守示不相援已而將士斷髮請戰因以精騎夾攻而茂建敗走乃王剪伐燕田單守即墨之法夫兵無常強亦無常弱兵無皆勇亦無皆怯強弱勇怯之權制命在將以恩威賞罰而使人必開以利害諭以禍福鼓以號令感以誠意使見聞者扼腕頓足以前生爲榮退生爲辱如此則弱可強怯可勇鋭鋒所向孰能當

建功立業章第五十六

抱朴子云合輕艘而涉無涯者未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美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技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黄鐘大吕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䟽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鶡冠子云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海樵子云人之精力以寡慾而完識見以窮理而博功業以盡性而弘

荀子曰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煇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

國家則功名不白

黃石公云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于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

劉向說苑云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曹子建曰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

愧吾錄云古人不以一身之康濟爲己安必思匹夫匹婦不被其澤爲己任不以一時之事業爲己功必思萬世不受其賜爲己責

于令升曰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捍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

樊氏語畧云修己曰德及人曰功古人專用力于德

功則隨所遇而見耳不可必也

陳子云人心上容著一物不得才着一物卽有礙且如要做功業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業上此心便不廣大便是有累之心是以聖賢之心廓然太公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

朱子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詐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

胡五峯曰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爲也務其宜然後有功也

李燔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

鶴林玉露云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噫世降俗末乃

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

劉玄德在荊州數年嘗與劉表坐起至厠慨然流涕表怪問之玄德曰平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韓魏公范文正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談賓云宋王嘉祐禹偁子也爲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魁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是所不逮也元之禹偁字

丘文莊云軍久蒞而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

戴公珊初中時謂今朝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爲極選而競進者率規計恐後惟戴公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爲國家建勳業甚幸沒沒老文字竊所恥也後兩公咸爲名臣

齊家要約云凡人之生貴積陰功非必廣施厚賚如今人之脩橋舍路者始謂之功也卽念慮之間常存利物這便是心地好了天地神明必共鑒之將來福澤近則及于身遠則及于子孫譬之樹木然枝葉雖未蕃衍而本根已培則暢茂條達自莫能遏矣

吾學編云李文達公每以盈滿爲懼取毛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意雖位極三孤不治田宅不蓄女侍其容粹然見者如坐春風中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僥倖却戎狄皆公之功

呻吟語畧云古之士民各安其業策勵精神點檢心事晝之所爲夜而思之又思明日之所爲君子汲汲其德小人汲汲其業日累月進旦興晏息不敢有一息惰慢之氣夫是以士無慆德民無怠行夫是以家給人足道明德積身用康強不卽于禍今也不然百畝之家不親力作一命之士不治常業浪談邪議聚笑覓懽耽心耳目之玩騁情游戲之樂身衣綺縠口厭芻豢志溺驕佚懵然不知日用之所爲而其室家土田百物往來之費又足以荒志而養其淫消耗年華妄費日月噫是亦名爲人也夫無惑乎後艱之踵至也

呻吟語畧云古之居民上者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則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則任天下之重朝夕思慮其事日夜經紀其務一物失所不遑安席一事失理不遑安食限于才者求盡吾心限于勢者求滿吾分不愧君之付托民之仰望然後食君之祿享民之奉泰然無所歉反焉無所愧否則是食浮于功也君子恥之

呻吟語畧云業刻木如鋸齒古無文字用以紀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修業更事則再刻如前謂之崇業大事則大刻謂之大業多事則多刻謂之廣業士農工商所業不同謂之常業農爲士則改刻謂之易業古人未有一生無所業者未有一日不修業者故古人身修事理而無怠惰荒寧之時常有憂勤惕勵之意一日無事則一日不安懼業之不修而曠日之不可也今人昏昏蕩蕩四肢不可收拾窮年終日無一猷爲放逸而入于禽獸者無業之故也人生兩間無一事可見無一善可稱資衣藉食於人而偷安惰行以死可羞也已

呻吟語畧云熟思審處此四字德業之首務銳意極力此四字德業之要務有漸無已此四字德業之成務深憂過計此四字德業之終務

呻吟語畧云尭舜事功孔孟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班馬文鍾王字李杜詩若有餘工不妨造極卽僅可觀而止亦不害或問尭舜事功孔孟學

術以何爲要曰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總來是一箇念頭

呻吟語畧云先難後獲此是立德立功第一個張主若認得先難是了只一向持循去任千毀萬謗也莫動心年如是月如是更無效驗也莫動心久則自無不獲之理故工夫循序以進之效驗從容以俟之若欲速便是揠苗者自是欲速不來

呻吟語畧云進一步做事業退一步居功名

省心銓要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爲耳皮毛齒角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于禽獸草木之不若也哀哉

淑世談藪卷之九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淑世談藪

癸

淑世談藪卷之十

新安劉允景澤甫輯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退隱章第五十七

南華經云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不厭深眇而已矣

盐鐵論曰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避害而後求祿故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

31264-3 v.10

高逝者知其害身也
宋玉云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
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
賈誼曰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
繫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
東谷所見云造物之與人不靳于功名富貴而獨靳
于閑高爵厚祿清貴顯轍班于朝廷列于州縣不
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屈指不一二其有安意家食
者特迫于勢窮力屈而然非其本心也對賓客方
有築室反耕高潔自足之清談及入私室又作捷
尾乞憐干時求進之尺牘囊篋鎖鑰惴惴于手收
支簿書介介于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而好
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風景縱或見之又未
嘗識此旨趣名曰享富貴其實一俗子孰若安分
清閑之野叟哉故曰身閑則爲富心閑則爲貴又
曰不是閑人閑不得閑人不是等閑人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濵楚襄王時
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

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歠其釃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老萊子楚人也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墻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棰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

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詣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踈廣踈受爲太子太傅少傅廣年老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不去有後悔乞骸骨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與族人賓客相娛樂或勸廣爲子孫立產業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其知止足者矣

張景陽詠史詩云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群公祖二踈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爲隕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

顧爲四座賓多財爲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鐸晃客君紳宜見書

郭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精通經義善屬文谷隱鑿石而居張天錫聞其賢遣使者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使至瑀指翔鴻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

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知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李日知拜侍中先天中迄骸骨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于心無日而足也

李疆父爲昭文相題六合塔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疆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謚文清

漢逢萌見王氏專權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及掛冠東門去

裘萬頃不樂仕進聞有薦者賦詩曰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

高翊致仕語子弟曰昔居諫省日久如履氷戰兢今遂飄零幸免此亦佳事也

詩話云陳圖南偶題送其歸隱趣味最明切其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容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劒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蕭嵩爲相與林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庯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宋王荊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喚老僧化成爲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

决嗟乎人臣之欲去位者味蕭嵩化成之語庶可以免後時之殆矣

唐人有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盖嘆世人希進躐榮守資待次沉酣於名利中而莫知止者也吉水羅念菴洪先建言忤旨歸田之日當道交章屢薦堅志不起嘗有詩曰獨坐空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團蒲而今始解閑非偶到得能閑幾丈夫永豊羅峯倫以抗章忤權貴謫官而歸作詩曰五柳先生歸去來芰荷衣上露漼漼不

由天地不由我無盡烟花無盡杯別樣家風幽澗竹一般春意隔墻梅老來只怕風濤險懶下瞿塘灔澦堆沿山費健齋宏以總角狀元及第爲黑頭宰相請告家居年尚未五十日居小樓名曰至樂大學士王守溪鏊寄以詩曰横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日與聖賢相對語身於天地復何求三峯有意當窻見一水無聲繞檻流試問主人何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吁若三公者可謂超然遠覽知進而知退者哉

練御史綱歸吳絶意功名葺舊業於尹山之陽爲終焉計建思菴於先塋之側塑先賢范文正公文信公像於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於時當學范公否則爲文公死爾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吾志

謝文肅終制親友勸起復文肅曰初心縻祿爲親爾今復何爲乃閉門讀書以養道求志時侍叔逸老登眺方山石鴈蕩之上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

清溪暇筆云薛文清有詩曰卽非有道身能退自是無才老可休真君子之言也

章文懿僉事一考至吏部年四十一乞解官吏書尹旻慰留之辭益力遂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輭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蚤白亦可謂老疾矣請一退之足矣尹撫然喜歎特爲具奏得從所請既歸閉門却掃不入城府力耕以自給四方子弟執業雲從名卿隱士接軫於門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

雍公泰致仕歸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日焚香讀書與鄉人論稿事凡陝士大夫守令苟非所合不與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爲雍某屈法年八十卒所著奏議藁五卷正誼菴語六卷皆其志焉

王抑菴還政歸太湖日有嘆落花詩一首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去嘆嗟又春雷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與栢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與

百可漫志載陸太宰水村先生在位日有士人投詩曰子規聲裏夕陽微何事先生不見幾雲夢已成韓信去蓴鱸空待季膺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冊誰能辨是非回首畫堂春去也黃鸝紫燕自爭飛可謂有魏野之風矣

宋姚鏞爲守時郡人趙東野題跨牛圖詩贈之曰騎牛無笠又無蓑斷壠橫岡到處過暖日香風不常有前村雨暗欲如何覩之也後姚卒貶衡陽近蘇

州劉完菴爲僉事將致政有憲臣索題牧牛圖詩云牧子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濕簑衣回頭笑指桃林外多少牧牛人未歸憲臣亦感泣掛冠去

趙東山蚕髯有詩名里中有二執友其一因投荒過家其一以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楡猶戀雞肋者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有鋸匠觧木因以命題東山口占絕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鬓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度時光二執友知詩意風己也相與感嘆而去

呻吟語畧云隱逸之士只優於貪榮戀勢人畢竟在行道濟時者之下君子重之所以羞富貴利達之流也若高自標榜塵視朝紳而自謂清流傲然獨得則聖世之罪人也夫不仕無義宇宙內皆儒者事柰之何潔身娛己棄天下理亂於不聞而又非咲堯舜稷契之儔哉使天下而皆我也我且不得有其身況有此樂乎賴聖君賢相以遂吾志又賴賢人君子以高吾名所竊多矣奚可嘵嘵然自是非人哉予無用世具行將老桑麻間故敢云

呻吟語畧云古者招隱逸今也獎恬退吾黨可以媿矣古者隱逸養道不得已而後出今也恬退養望邀虛名以干進吾黨可以戒矣

義命章第五十八

莊子云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節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列子曰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新序云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耶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

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迯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

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心不惑也故君子積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說林云兕虎在於後隋侯之珠在於前而弗及掇非不愛珠也先避患而後就利也逐鹿者不顧兔非不欲兔也以鹿之爲利大也决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利非輕捐銖兩也以千金之貨重也小人之欲殺君子其常也然有幸而不死有不幸而死則天也故公孫弘擠董仲舒相膠西盧杞使顏真卿諭李希烈李逢吉遣韓愈如叛藩呂夷簡誘富弼往契丹蓋皆欲殺之也其後三子皆免而真卿獨死天也若漢末諸賢死於黨錮之禍唐末諸賢死於甘露之變皆天也秦檜將終猶起大獄惡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異己謀欲殺之會檜死而諸賢不及於禍亦天也然則君子之處小人何如得去則爲否之君子儉德避難不得去則爲遯之君子不惡而嚴此明哲保身之道也故古之人臣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若主昏政亂權姦

虎噬而欲以以口舌救之無益於君而駢首就戮

是非智者之所爲也

劉氏外紀云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而嘆曰吾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于龍焉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俛首低尾而逝

修相錄云子路勇於義嘗言曰人不能丼勤若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也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余觀其爲親負米百里之外非其能丼勤苦乎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非其能恬貧窮乎仕衛赴孔悝之難結纓而死非其能輕死亡乎嗚呼此所以爲仲由也

鄧析子云死生有命富貴有時怨天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懾達時序也凶饑之歲父死于室子死于户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責疲者

以舉千鈞責跛者以追走兔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

宋吳處厚逍遥齋記其詞云夫性有定分理有至極力不能與命鬬才不能與天爭而貪羨之流躁進之士乃謂富貴可以力掇功名可以智取神仙可以學致長生可以術得抱恨老死而終不悟悲夫使天下之富必盡如陶朱猗頓耶則原憲黔婁不復爲賢人矣使天下之壽必盡如王喬彭祖耶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不復爲善人矣使天下之仕必盡如稷契伊管耶則乘田委吏不復爲孔子矣使天下之色必盡如毛嬙西施耶則嫫母孔光不復嫁于人矣蓋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壽者自壽夭者自夭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者自妍醜者自醜天地不能盈縮其分寸神鬼不能損益其錙銖是以達觀君子立性樂分含真抱朴心無城府行無町畦天下有道則皦皦與世相清天下無道則混混與世相濁壓之太山不以爲重付之秋毫不以爲輕升之青雲不以爲榮墜之深淵不以爲辱震

之雷霆不以爲恐刼之白刃不以爲懼踰死生爲旦暮以盈虛爲消息仰觀宇宙之廓落俯視身世之卑陋如一浮萍之泛大海一稊米之寄太倉又何足議輕重於其間哉故所至皆樂所處皆適出與天爲民入與道爲隣若是則何往而不逍遥哉

廣筆嚋云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局脊不自安又何異于妾婦之道耶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于我也議議然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夫

感應篇云人一官一職各有義命當有則今日拜樞密明日作宰相不足爲難義命若無只做一日亦不可得李繼疑有才幹爲樞密直學士因詔對太宗許以大用歸與兄言之大喜醉後忽感風眩而卒李巨源權中丞太宗器之嘗面加奬諭一日堂帖召之巨源啓封大喜一笑而絶豈非義命所無只做一日亦不可得耶

危言云天不可知也可知知者理命不可必也可必者義明于理則合天安于義則盡命

省身集要云人之貧富貴賤壽夭皆有一定之命攺換不得加減不得只當隨處安之然人不安命只由心不知足爾若能就人不如我處比量一番如此心欲富便思世人有終歲勤苦衣不蔽體食不充腹者今我既得衣食雖是粗惡然可免饑寒何必求美即此推之凡事皆然便知止足便能安命不復過求矣

謝上蔡云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

餘冬粹言云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豊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揠苗而助之長者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歟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

理歟

玉華子曰天地生物必有欠缺處乃爲妙理若一一全具則其害尤甚如有角者去齒有翼者兩足使相制相避之幾渾然天成人能于此焉日加念慮則求盈取足之心亦灰矣

青箱雜記云馮瀛王詩雖淺近而多諳理世亦盛傳但罕見其全篇如云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氷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云莫爲危持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嗟乎此不知安義命者所宜三復也

草堂詩餘載朱希真警悟詞二首辭淺意深可以警世之役役于非望之福者其一曰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原來有命幸遇三杯酒美况逢一朶花新片時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其二曰日日深盃酒滿朝朝小圃

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見在

尚論篇云李倕字舜工知絳州還朝閤門祇候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倕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群逐隊趨炎赴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蘇平仲曰吾嘗自安東浮海至於崑山三遇颶風再遇淺一遇寇自分必死視吾身如無焉颶也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吾起居飲食言笑與平時無異舟中之人皆戰慄如立冰雪間齒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慰之曰四靣皆水矣無所往矣葬於魚腹血於兵刃命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畢竟舟泊平沙俱無恙愚謂吾輩當窺透此關庶幾平日有定見定力不幸而遇逆境自能順受而方寸不亂也

雪亭雜言曰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携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化苞苴既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决疑仙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氷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僞行険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章文懿立朝决大疑臨大事凜不可奪自號戇夫或勸公少貶以狥曰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我不知也故悅公者寡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嗤世以爲名言

晉顏含爲光祿勳以老遜位郭璞常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九十三歲而卒

翰府名談云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叙功賞曰侍從

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領之後事李嗣源亦言勞莊宗曰知慶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予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主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命也

廣筆疇云理者坦途也人人可行世之人好於奸譎而巧詐百出欲求富貴而反貧賤欲求進步而反退步其故何哉曲折崎嶇徒費其力卒有天爲之主也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争

王浚川云能知富貴功業非吾身之常憎愛哀樂皆外感之跡則泰宇靜定隨處皆足自修而聽於天者在其中矣

雜記云士窮于窮亦通于窮達于達亦病于達

晝永編云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爲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而多爲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

廣筆疇云世人所以不達道者正以浮幻相纏投無了時故也苟能勘破世故則虛名薄利皆足爲吾身之害古之人所以適其適而不適人之所適者爲已重也

朱子云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都是天命禀得精英之氣便爲聖爲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貴禀得豐厚者便富禀得久長者便壽禀得衰頹薄濁者便爲愚不肖爲貧爲賤爲夭

定命錄云魏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大臣然命多蹇剝時有憂懼不足爲虞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元忠累遭譴責憶相者之言未嘗少屈其志

羅整菴父粟齋先生家居日三子已鼎貴公禮部尚書欽德按察副使欽忠通政使其初輙迎養復乃更疊在告依依親庭不忍舍去滿門孝義海內賢之公官兩都時留冢子視家事訓飭相繼如曰勢

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窮貪爵不爛人以爲確論仲子謂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卮酒而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省問乞公一達相知公復之曰數字本不惜但似于信命欠確爾竟不與

梅純纂言云天之生人厚薄不齊君子亦行法以俟命而已若必據所行之得失善惡而責效于貧富壽夭是揣其本而惟末之齊也且如松栢之生或日遭戕伐亦未遽至枯朽而槐柳桑柘雖極天時之養人事之培終亦未能同其永年也顧今之世乃有挾一事之得一行之善而報或不稱者往往怨天而尤人其亦不知命也夫

薛文清公曰君子之出處當修之身而聽之天彼卑汙苟賤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薛文清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于此往往于仕宦中冐昧禮法取不義之財以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置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

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

何之子云技子趣則氣揚技子塞則氣沮君子察于此可以處成敗得失之際

薛文清公曰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夕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秖見其不知命也

啟棠川云人生通塞利鈍禀于厥初義命自安無爲所苦乃稱達觀日月鬱憤無益也

呻吟語畧云廣所依不如擇所依擇所依不如無所依無所依者依天也依天者有獨知之契雖獨立宇宙之內而不謂孤衆傾之衆毀之而不爲動此之謂男子

魏人東門吳其子死而不憂其相識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

褚彥回當宋末時家貧殊甚人有饋鰒魚三十枚者門人請賣之可得十萬錢彥回曰我謂此是食物

聊爾受之雖值倹乏寧可賣餉取錢卽與親游遨之少日都盡

節操章第五十九

孔叢子云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故明于死生之分通于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其志矣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適情知足則富矣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腸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曹子建曰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

說林云玄冥子退耕於野韜光歛跡影響不聞於今或嘲之曰吾以子爲賢者也而今則知子非賢者也夫珠藏而川媚玉韞而山輝善之不可揜也蘭蕙不以易地改臭金石不以積載渝堅性之不可

變也今子誦說先王之道自負希世之珍而乃托處山林混跡樵牧公卿無推轂之踈朋舊無問訊之書當道不以取事見訪俗士得以氣勢相凌意者猶有遺行乎玄寘子曰此非子所得知也倉庚鳴春蜩螗鳴夏蟋蟀吟秋蟻子戰陰物各有時也登高而建旗則所示者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非旗益明而鐸益響也所托則然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吾子以炎涼之跡而爲賢不肖之斷案則夷齊慚於盜跖而尼父不賢於商君矣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楚王聞其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徃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老豈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

服黃菁子隱蜀蛾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云

莊周少學老子爲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顏叔子晉人獨處夜風雨鄰嫠婦屋壞投叔子不納婦曰子非柳下惠乎坐女懷中不稱亂叔子曰在柳下惠則可吾固則不可吾將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婦哀告叔令執燭讀書燭盡破屋以續至明不二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鐮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賈文元公云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

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爲名言

張翰曰人生貴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

蘇軾曰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

憬然錄云幹天下事非有操守有氣節者不能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有詩曰莫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李齊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爲晚節之規

東谷贅言云古之君子其立身行己苟一節孤高足以洗濯汚習其他嘉言善行雖不盡傳可以無遺憾焉其立言也苟一篇撰述得罪名教即平生著作充棟將焉用之是故稱揚伯起者以其辭暮夜之金也薄揚子雲者以其獻美新之文也

官箴集要云名節之於人不金幣而富不軒冕而貴士無名節猶女不貞雖有他美亦不足贖故前輩謂爵祿易得名節難保爵祿或失有時再來名節

一翻終身不復矣士君子能以此言銘諸心庶不易所守而趨勢附人也哉

徐師因元豐中知南康軍性耿直設施有條暇建堂植八杉號曰直節曰吾欲守節如此杉之直又建亭於明月泉上曰吾欲守廉如此水之清

續自警編云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携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艶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襄以金陵一倅唾罵兀朮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爲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雪亭雜言云林艾軒曰予五十之年只合僻處袖手自稱老夫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從來懶見人懶作書合此二懶便應出人前不得愚考艾軒平生不求人知不求苟合真是脚根立得定所謂懶者盖恥爲奔競云爾豈真懶於人事者哉

侯鯖錄云張乖厓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摶詩云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

笑天眞喪盡得浮名

韓苑洛云古今學者顧惜名節亦害事一有顧惜名節之心所爲便有曲意畏忌之心安得光明俊偉必并其名節而忘之惟義是從天下非之而不顧可也

方遜志曰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于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一日不可無氣節之臣

蔡虛齋云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矻砥柱於中流

陳白沙云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薛文清云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爲何物也

愚得云此身立脚處當超然流俗之表而亦不必過爲高峻絕人已甚惟以道義自處而已如權勢在

人便即阿附權勢在已便即雄逞一遇困乏則又齷齪卑汚不能自振皆由中無所主而立脚未定故也大丈夫顧如此哉

畜德錄云劉少傅陳留公忠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司屬王主事常之父致政家居素奢而漸貧乏乃遺白金二十兩與常奉親曰恐汝父奉養不悅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樂志章第六十

列子云原憲窶于魯子貢殖于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仲長統樂志論云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凉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

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弾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人帝王之門哉

說林云夫人志不在大但願寒不失衣饑不廢食入山而樵入水而漁以泉石爲圖畫以巖穴爲軒楹以清流爲芉醴以風月爲良朋出無追呼之擾入無慫咨之聲逍遙容與以終吾之身不亦樂乎

洞天清錄云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之二其間得閑者十纔一耳況知而能享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樂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明窻净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暎時取古人妙迹以觀鳥篆蝸書奇峯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

稽叔夜曰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楊子云人之一心自有天下之至樂與生俱生初未嘗倚於富貴利達之中人惟反身而誠則仰不愧俯不怍無入而不自得焉齊富貴於夢蝶等榮辱於蝸角寄一身於富貴榮辱之場一逆旅也起一心於富貴榮辱之外一虛舟也外物於我何有哉噫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猶不改其樂顏子之樂其真樂乎

徐孺子家貧常自耕種非己之力不食放情泉石笑傲烟霞哦詩綴文以自適屢舉不就後爲豫章守陳蕃辟爲功曹稱名士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陶淵明云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陶淵明曰少學琴書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懽然常言五六月中北窓下卧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陳仲子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携妻子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夫子之喪厥軀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松江漁翁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遇而異焉揖之曰先生氣貌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閙曠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

嬉裕曰先生澡身浴德若此盍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請其舍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使裕反其鼓枻而去

耕鋤雜志云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煮茶泛舟觀山寓意棋奕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澄懷錄云每遇勝日有好懷袖手哦古人詩足矣青山秀水到眼即可野嘯何必居籬落下然後爲己物

趙清獻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濶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荅清夜安眠白晝閒

吳草廬云惟願樽不乏酒厨不斷煙茅屋不漏布衣常穿樵林畔釣魚河邊無榮無辱其樂陶然平生足矣更不望焉

邵雍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曰安樂先生旦則焚

香蘇坐聽時酌酒三西盃微醺即已常不及醉也興至輙哦詩自咏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則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群居蘇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荅之不倦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卒謚康節先生

司馬温公曰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袵採藥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髙縱目逍遥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尼耳目肺腸悉爲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

李樂庵因人問如何斯可以安心乃云樂則安若早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爲慮雖一日亦不能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者也

醉翁退休頴上號六一居士曰吾家藏書萬卷集錄金石遺文一千卷琹一張有碁一局常置酒一壺

曰以吾一翁老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

東谷贅言云古者士大夫閒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杖屨徜徉於水聲林影之間尋幽弔古以暢冲襟如杜少陵之於錦里先生青蓮居士之於范野人是也或有禪客與之爐薰隱几散慮忘情如坡公之於佛印涪翁之於黃龍參寥是也幸而生於多賢之邦又有天壽平格之老爲衣冠真率之會如睢陽香山洛社耆英諸會是也

東谷贅言云予往謁麻城毛鳳崖先生於山中留宿因問請曰先生婆娑丘樊以何事爲樂鳳崖曰某平居恒以禮義灌溉此心以廉耻潤澤此身以勤儉訓飭子孫此外奚所事哉

東谷贅言云予行役關西嘗由漢陰入子午谷山行崖壁巉嶪林木蓊欝見水濫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遥者迺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問何以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秫爲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閑雲世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濬池養魚灌園藝蔬教子讀書

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予乃作而謝曰真太古之民哉

江南李建勳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沉香節按柄扣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磬數聲曰聊代清耳一竹軒榜曰四友以琴爲嶧陽友磬爲泗濱友南華經爲心友湘竹榻爲夢友

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赤壁賦云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化之無盡藏也東坡之意蓋自太白詩句中來夫風月不用錢買而取之無禁太白東坡之言信矣然而能知清風明月之可樂者世無幾人清風明月一歲之間亦無幾日就使人知此樂或爲俗務牽奪或爲病苦妨障雖欲享之有不能者然則居閒無事遇此清風明月既不用錢買又取之無禁而不知爲樂是自生障礙也

蘇轍曰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生將何適而非快

邵堯夫曰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懽喜酒韓持國許昌私第凉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爲不可居常頴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居凉乎曰凉持國詰其故曰野人無修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胷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床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凉矣

張横渠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有味哉其言之也盖君子學求爲己者也故憂樂超於所遇之外如此

青溪暇筆云趙子昂絶句云槐庭風靜緑陰多睡起茶餘日影過自笑老來無復夢閑看行蟻上南柯雖用淳于棼事然詞旨婉有深意

羅大經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陶淵明赴鎮軍詩曰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胷襟豈爲外榮所點染哉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也

柳子厚囚山賦晁無咎曰仁者樂山自昔達人有以朝市為樊籠者矣未聞以山林為樊籠也宗元謫南海久厭山林不可得而出朝市不可得而復丘壑草木之可愛者皆陷穽也故賦囚山

近峯聞畧載天全翁遊靈岩山寺調水龍吟詞云佳麗地是吾鄉看西山更比東山好有罨樓臺金碧岩扉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貞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對雲影天光上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裡翠娥粧媚且登臨且談笑眼前事幾多堪弔香徑踪消屧廊聲杳麋鹿還游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為他煩惱是非顛倒古與今一般難料嘆宦海風波幾人歸早得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儘開懷抱又何須較短量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更進餘杯便拚得到三更秉月回仙棹

黄山谷作重陽鷓鴣天一闋情景悉有風致其詞云黄菊枝頭破曉寒人生莫放酒盃乾風前橫笛斜

吹雨醉裏簪花倒着冠身健在且加飡舞裙歌板盡清歡黃花白髮相牽挽付與時人冷眼看

吳彥高作警悟青玉案云人生南北如岐路世事悠悠等風絮造化小兒無定據翻來覆去倒橫直竪眼見都如許伊周功業何須慕不學淵明便歸去坎止流行隨所寓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無心處

雪浪齋日記云荊公有漁家傲詞畧無塵土思黃玉林詞選云此詞極能道閑居之趣其詞云平岸小橋千嶂抱揉藍一水縈花草茅屋數間總窈窕塵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午枕覺來聞語鳥欹眠似聽朝鷄早忽憶故人今總老貪夢好茫茫忘了邯鄲道

秦少游感舊作蝶戀花一闋亦最警悟其詞曰鐘報黃昏鷄報曉昏曉相催世事何時了萬古千愁人自老春來依舊生芳草忙處人多閑處少閑處光陰幾箇人知道獨上小樓雲杳杳天涯一點青山小

詩僧晦菴有一詞名滿江紅可與坡翁詞相對其詞曰擾擾勞生待足時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防世事多翻覆枉教人白了少年頭空碌碌誰不願黃金屋誰不愛千鍾粟筭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使心機閑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又何須採藥訪蓬萊但寡慾

蘇東坡有警悟滿庭芳一闋其詞曰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筭來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趂閑身未老儘教我些子踈狂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雪幙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中丞湘川羅公鑒退居柳坪之上鑿池架亭名曰願樂日處其間爲詩云亭中樂事與誰傳朱紫身閑更六年明月泛遊蘇軾後北窓高卧伏羲前林泉茹飲貧無辱花木栽培靜有權一室蕭然無俗慮却疑身世是壺天又自爲記曰雨暘時若五穀登而百室寧可樂也一有水旱之災饑饉相仍民不

聊生雖欲優游于此亭得乎民康而四境晏然可樂也一有盜賊之發則軍旅興焉供億頻焉財力耗而禍亂生雖欲優游于此亭得乎白髮頹顏步履康健眠食無恙可樂也一有災疢之侵精力衰而登陟難求一室之安不可得雖欲優游于此亭得乎昔温公以獨樂名其園康節以安樂名其窩予非不知所嚮慕以名吾亭而必爲此者意誠有在也

孫尚書尺牘云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户流水在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

玉壺冰云嘗登高山下視城市始如蟻垤不知其間幾許人從高望之真可一笑山之高於城市能幾何已自如此況真僊在太空中下視塵世又何翅蟻垤乎

玉壺冰云目所不見彼自華靡於我何干耳所不聞彼自喧轟於我何與是以修道者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也

韓昌黎云窮居而隱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

廖子晦言山居頗適臨水登山甚得其樂文公曰只恁閑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閑民大意似謂閑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白居易曰余自幼迨老凡所止雖一二日聊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沼今廬山以靈勝待我卒獲所好待余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

東坡云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范公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嘗乘藍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

嗚呼向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曲辱任憂患豈有今日樂耶景仁所得殊多矣

唐子西曰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煑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小大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與徵士戴顒等共爲人外之遊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

謂曰既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部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

楊誠齋先生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嘗自賛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謝承祐海陽人少游京師見勢利烜赫怏怏不樂歸過寶雲山中見野鳧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其友曰人生斯世如輕塵依弱草而乃以儒冠拘縶良可耻也於是結齋郡南有長溪曠野可以游適買驢一頭舟一隻興至幅巾野服任意所之既倦而休休而復作謂唐虞事業盡在是矣

王冕諸暨人幼依僧寺讀書及長屢應舉不第棄去

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李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

唐白居易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車具體而微先生安焉性嗜酒耽琴淫詩往往乘興肩輿適野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自吟咏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瞰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發醅又飲數盃兀然而醉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醉吟先生云

鶴林玉露述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爾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羶鰁餌之念洗滌未净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偃泉石而意縈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寘其看除目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爾豈道心哉

陳琛寄黄子孟偉書云金陵舊稱佳麗登龍盤虎踞足以發豪見朱雀烏衣亦能生感江風進清淮月與明倏然寵辱忘而繫吝去然則可以養心而陰益其能于政者豈必專在書哉謀野而獲理固然也

啟棠川云李中麓自罷歸稍益充拓舊學與唐荊川羅念庵約爲天台鴈蕩之遊值喪其內子不果行既而嘆曰會心處不必在遠吾直巖居而川觀耳

葆養章第六十一

老子曰喜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慾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廢音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積乃成疾人能除此五者卽五臟寧思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剛䟽達而不博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

莊子云形勞而不休則敝精用而不已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不動則平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莊子云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

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于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非通道者也

洞古經云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全真相濟可以長久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

太乙真人曰一者少言語養內氣二者戒色慾養精氣三者薄滋味養血氣四者嚥津液養臟氣五者莫嗔怒養肝氣六者淡飲食養胃氣七者少思慮養心氣人由氣生氣由神住養氣全神可得真道

太乙真人云年老養生之道不貴求奇先當以前賢破幻之詩洗滌胷中憂鬱而名利不苟求喜怒不妄發聲色不因循滋味不躭嗜神慮不邪思三綱五常見成規模貧富安危且據見定是亦養壽之大道也白樂天詩云莫嫌地窄林塘小休厭家貧活計微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語云仕宦之間暗觸禍機袵席之上密涉畏途古人云心死形方活心強命卽亡天師云靈臺皎潔似氷

壺只許元神裹面居若向此中留一物平生便是不清虛老子云虛其心實其腹是皆融智慧黜聰明而宅天和以卻百邪者也比於以金石草木剛烈之劑喪津枯液以求補益者其功遠矣

説林云養生者未必得生而君子之於養也兢兢焉不敢輕父母之遺體也修德者未必得福而君子之於德也兢兢焉不敢褻天地之降衷也然無伐天和則疾疢不作無反天常則裁害不逢此其常也有不然者則定命之不移者也故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其善醫也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其善筮也先人事而後説卦

説林云良農不以水旱廢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是故積學修行能爲可貴而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我矣勤生嗇施能爲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節性葆和能爲可壽而不能必壽也然而壽常在我矣

抱朴子曰水之有源其流必遠木之有根其葉必茂屋之有基其柱必正人之有精其命必長

玉華子曰身猶國也氣猶民也身之有疾則不自安矣然其致疾之由欲之所使也飲食攻于口腹情慾撓于精血而疾始作焉知疾之由于欲也謹之可也絕之可也方以爲藥之弗効愈攻愈困亦猶用刑法以安乎民也及其元氣既衰百病交集然後以峻劑治之是猶以兵治亂矣命之不絕如縷矣嗚呼危矣哉

玉華子曰治身者嗇治國者儉所謂嗇者嗇神也嗇神者嗇氣也所謂儉者儉財也儉財者儉民也氣嗇則壯民儉則富未有氣壯而身弗強也欲國之強不使民之貧民貧則兵弱矣外侮之至何禦哉故曰身之壯在氣國之強在民

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

齊丘子云磵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夜錄神芝覺所不覺思所不思可以冬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氣者可以遠鬼神伏奸佞

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壽

內經曰多食鹹則脉凝澁而變色多食苦則皮槁毛拔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則肉胝皺而唇揭多食甘則骨肉痛而髮落故曰鹹多傷心甘多傷腎辛多傷肝苦多傷肺酸多傷脾

子家子曰省事可以養心寡言可以養氣

司馬遷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

攝生錄云善養生者養內不善養生者養外養內者安恬五臟調順血脉使一身之氣流行冲和百疴不作養外者恣口腹之欲極滋味之美窮飲食之樂雖肌體充腴容色悅澤而酷烈之氣內蝕臟腑形神虛矣

攝生錄云目愛彩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薰喉之烟身安輿駟命曰召蹷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

攝生錄云食欲戒麄並欲速寧可少飡相接續莫教

一飽頓充腸損氣傷心非爾福

攝生錄云把從來私情眷戀圖謀計較前思後筭一刀兩段又把酒色財氣是非人我攀緣愛念一一擺盡外無所累則身輕快內無染着則心輕快久久純熟自無妄念

攝生錄云夜卧勿得覆頭當耳處勿令有隙凡牆下勿得順卧風峻利令人發顛大漢勿遽脫衣極醉勿令人揮扇

攝生錄云切忌空心茶飯後酒黃昏飯又云夜深不可醉不可飽不可遠行

攝生錄云凡養生者以不傷為本此要言也且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度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攬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卽卧傷也跳走喘急傷也歡呼哭泣傷也是以養性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可過飽

不欲極渴而飲飲不可過多凡食多則結積聚飲多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漢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走車馬不欲極目望遠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遠願廣志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温夏不欲窮涼露卧星下眠中揮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

本草衍義曰未聞道者以精神狥知巧以憂畏狥得失以勞苦狥禮節以身世狥財利四狥不置心爲之病矣極力勞形躁暴氣逆當風縱酒食嗜辛鹹肝爲之病矣飲食生冷温涼失度久坐久卧大飽大饑脾爲之病矣呼叫過常辯争陪咨冒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爲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慾勞形三田漏溢腎爲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經曰不治已病治未病正爲此夫

養生訓云道不在煩但能不思衣食不思聲色不思勝負不思得失不思榮辱心不勞神不極自爾可得百歲

景行錄云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以景公千駟不及顏子之一瓢

谷永云善將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

養生類纂云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飜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智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伐人之生甚於斧斤蝕人之性猛於豺狼也

養生類纂云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年何名六害一曰薄名位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疾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爾未見其有益也

內經云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立傷骨久坐傷肉久行傷筋

慎養語錄云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愼養語錄云夏之一季是人脫精神之時心旺腎衰液化爲水至秋而凝冬始堅不問老少皆宜食煖物獨宿養隂尤勝服藥冬月天寒陽氣在內已自欝熱若更加多衣重裘近火醉酒則陽氣太盛春夏之交恐發時行熱疾

石林燕語云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卽止上以爲名言

朱子語錄云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也

晁文公嘗語諸子曰予年八十而有十勝利謂神爽氣清耳聰目明腰直脚輕身康心喜寢甘食美也

孫眞人云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勻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

蘇東坡曰軟蒸飯爛煮肉溫羮湯厚氈褥少飲酒惺

惺宿緩緩行雙拳曲虛其心實其腹夾其耳忘其日久久行金丹熟

詩話云花竹幽窓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說不過爲息魂離神不動耳遺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季通特引此說晦菴偶未之記耳

唐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有求其術者公度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令氣海常溫耳

伊川曰人待老而求養生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山家清事云苦臟疾偶遇人語曰但不食豚足以試之一歲果爾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召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吳茱萸白花菜蕎麪皆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他病

亦鮮且覺氣爽而讀書日益悟始信不食豚之大功

方遜志云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慾之際而愼察於喜怒哀樂之閒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爲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爲可免於死此死者所以接踵於世而不悟也

康齋日記云力除閑氣固守清貧勿以妄想戕真心勿以客氣傷元氣

吳文正公曰嘗觀天下之人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予嘗以此說驗之里中黃耈之老良然閒有不然者蓋稟賦氣數之或差也

尤西川曰人苟知父母之生成此身甚難則所以愛其身者不容不至

許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歸

陽明先生曰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

或竟日偃卧如此是擾氣昏神長惰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絶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睡眠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謂之致力於學問者

林英年七十致仕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適然不留胸中

羅大經曰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耳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吹烓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豈可不知饑寒之味哉

濟寧王士能者先元至正甲辰入成化癸卯已百二十歲矣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巷敗屋數間室中卧榻外無長物對客多靜坐寡欲之説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楊南峰公嘗微服訪之叩其所以致壽曰無他術但平生不好色不識數不争氣爾

菽園雜記云回回教門善保養者無他法惟煖外腎

使不着寒見南人着夏布袴者甚以爲非恐凉傷外腎也云夜卧當以手握之令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

菽園雜記云魏將軍某年七十餘披甲上殿及隨鑾輿出入不減少年人問其平生事曰年四十五時已絶男女之欲周和尚廬陵人流落京師年九十餘遠路能步行鬚髮不白予嘗問其得何修養曰無他術只是自壯年能節欲耳且云人之精液度與女子能生人君能保守存留豈不能資生自身

太倉畫士張翬年九十餘耳聰目明猶能作畫嘗問其何修而致曰平生惟欲心頗淡欲事能節或者賴此耳

了生死章第六十二

南華經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

南華經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

沖虛經云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列子云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者一矣孰知其意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于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

春秋繁露云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若死以榮正是之謂也

楮記室云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去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疾病死者不可去也魯

哀公問于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使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

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林類魏人年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

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龍門子云海中有寶山焉衆寶錯落其間白光燁如也海夫有得徑寸珠者舟載一還行未百里風濤洶簸蛟龍出沒可怖舟子告曰龍欲得珠也急沉之否則連我矣海夫欲棄不可不棄又勢迫因剜股藏之海波遂平至家出珠股肉潰而卒越西有山氓鑿井得裹蹄金者在法民間發土藏必聞之官否則且有罪人有發其事者官捕氓索金氓隱金斷其陰而亡嗟夫天下之至貴者身爾人乃貴外物而喪其身身死雖寶奚用焉何其惑之甚也

雖然世人死利者太半豈特二豎哉

孔子家語云季平子卒將以璵璠歛贈孔子聞之曰送死以寶玉是猶暴尸于中原示人以奸利之端

漢張衡賦云死爲休息生爲役勞冬氷之凝何如春水之消榮位在身不以輕於塵毛巢許所耻伯成所逃况我已化與道逍遥離朱不能見子野不能聽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劒戟不能傷以陰陽同其流以元氣合其朴以造化爲父母以天地爲牀褥以雷電爲鼓扇以日月爲燈燭以雲漢爲川池以星辰爲珠玉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逐

漢書文帝遺詔云朕聞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下之定理物之自然奚足甚哀

司空表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置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耶

劉靜修先生說云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于其間其爲形至微也自天地未至之初極天地

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愼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爲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之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者或有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

柳子厚書曰悠悠人世越不過三十年客耳前過三

十七年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

鶴林玉露云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達是智舍是勇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三朝國史云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至己卯歲死有人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昔宋褚淵身事二姓弟炤歎曰使淵作中書而死不當是一名士令德不昌令有期頤之壽哀哉

野記云正統間土木之敗一卒伏亂屍中至中夜月

明忽見冠袍者檢閱死屍至卒則提出之曰爾非此中人荳腐鬧兒人也卒得逃歸後也先犯土城復差對敵此卒竟死於荳腐鬧斯事甚異然古亦有如此者南唐代吳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卧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遍閱死者至宣力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置道左明日兵退乃得歸此與前事正相類也

畜德錄云儲侍郎巏易簀時夫人以公落髮與鬚指爪甲及頭垢各囊盛爲殮其愛親敬身可謂全歸矣

蔌園雜記云陝人有召詩僊者箕動問爲某僊書一鬼字又問既是鬼如何不求託生乃書一詩曰一夢悠悠四十秋也無煩惱也無愁人皆勸我歸塵世只恐爲人不到頭書畢請留名復書一鬼字而去

淑世談藪卷之十終